

國聞周報

第十二卷 第二十三期

民國廿四年六月十七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波蘭國殤

波蘭獨裁者比爾蘇斯基元帥逝世，闔[illegible]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圖）喪事筵席上之法德兩國代表，座中有法外長拉佛爾，法貝當元帥與德空軍司令高林將軍等要人，（下右）舉殯盛況一瞬，（下左）為盛比氏心臟，歸葬維爾那母墳之銀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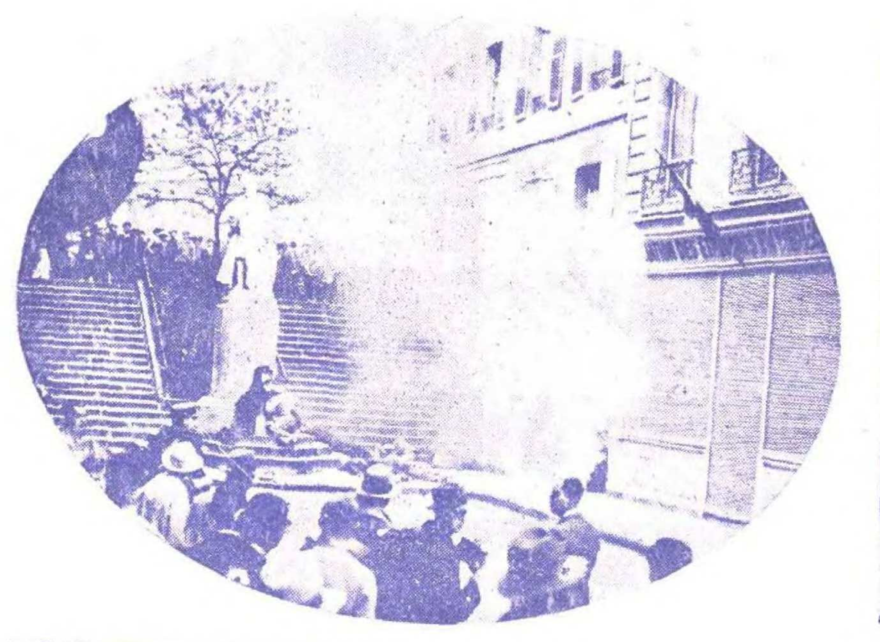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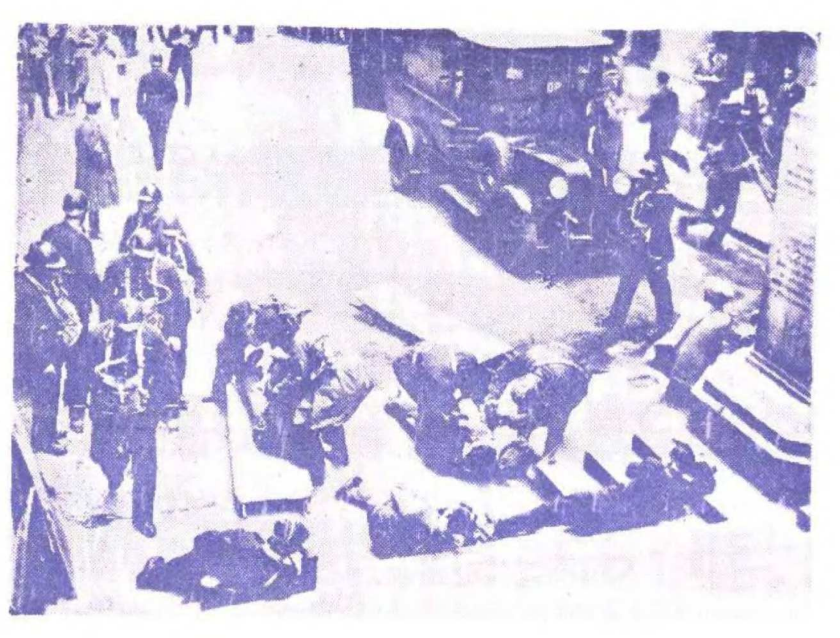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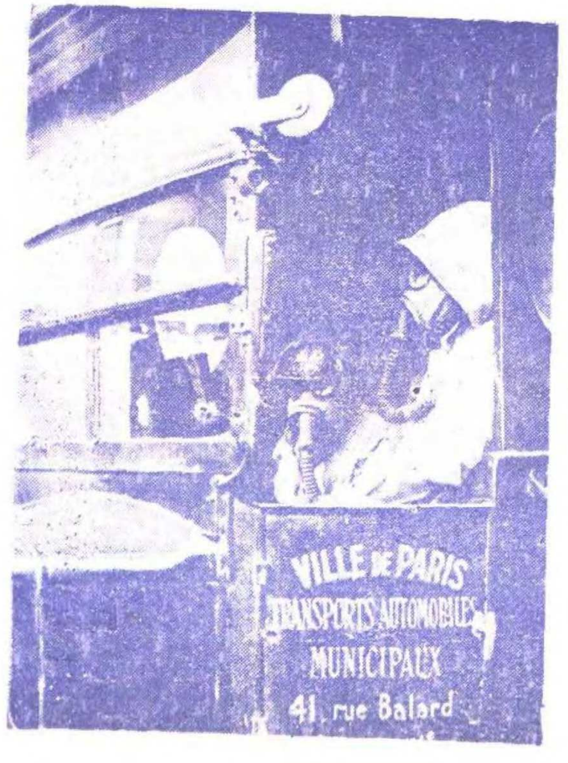


巴黎空防演習

五月十四日巴黎舉行空防演習，圖中（上左）為行人中彈扮演，（上右）救護隊，（下左）救火車之出發，（下中）地窖中之流通空氣機，（下右）消防隊救火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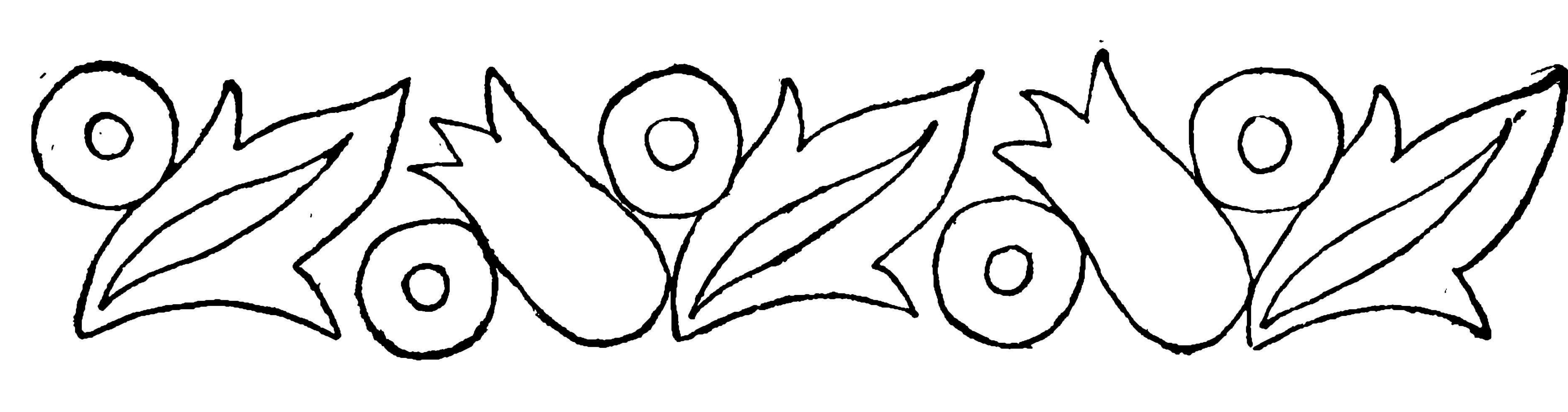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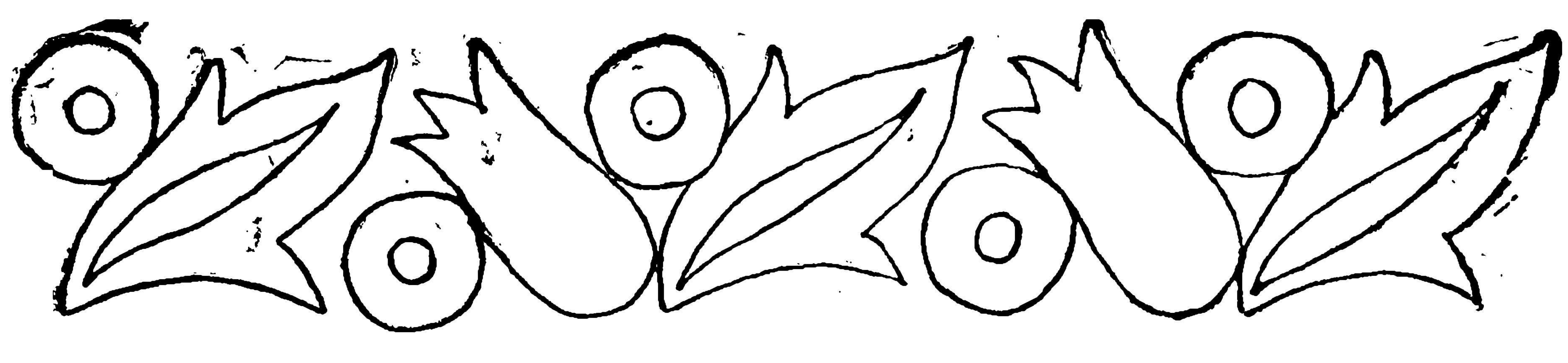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 第二十三期 目錄
民國廿四年六月十七日出版



一周簡評

河北問題

此一星期，中日問題，有重大的演進，就是初十日我方已完全承認日軍之要求。

從上月二十九日酒井高橋兩軍官提出條件起，政府當局就決定平和處理。官吏更換，政訓撤銷，憲兵開走，取締反日，事事照辦，最後河北黨部停止，關黃兩師調開。

要求悉遂，當然算無事了，不過日方說法，還要監視實行。並且仍然常常說要中國政府澈底變更態度，同時察哈爾又有一事件。日方說：有兩日人六號在張北被扣一夜，華方說：爲無護照，留住一宵，絕非扣人。但是在本欄齊稿時，此問題的趨勢，甚爲嚴重。

何部長十三未明，由平漢路啓行入京，是爲請示，預定還要回來。十二日北平謠言甚多，同時南京亦傳聞日軍又有新要求，但十三日日方發言人，對此否認。平津保此時，俱無正式負責者。

日本大使有吉氏，十三日到京，十四日呈遞國書；但十三夜消息，十四日將有日軍飛機一大隊來平偵察。

此數日內，最爲重要，日本現在第一步的企圖，是河北一帶要出現，所謂「澈底親日」的局面，還有政治經濟上一些更大的問題，大概還沒有提到。（一記者）

金融問題

本週關於金融問題，有兩件事可注意。一是英法等國將派代表來華調查，有於九月間開會之說。一是上海銀錢業合作，鞏固金融。

中國金融問題因爲美國白銀政策的實施，和對外貿易之入超，形成現在嚴重局勢，國內一般學者專家，誰都拿不出具體的方案來，現在且看外國專家來華後，有無好的方法？但是他們的立場不同，誰都願意中國和他們發生聯繫。此會能否開成，現在未可預料，因爲日本已表示反對。倘若是蹈

襲從前四國銀行團的故智，其結果可知了。

此次上海銀錢兩業的合作，打破歷年來對峙局面，從此上海金融可望安定。但是不要以爲已平靜無事，還有金融上根本問題，大家不要忽略，我們要就自己的立場，自己的力量，來決定適當自決的方針。等到外員來調查時，也可拿出一個方案來和他們協商，不可冒然聽從他們的建議，更不能期待所謂國際共同援助。（稚言）

英法新閣組成

這一週國際問題，頗少重要發展。英法內閣改組，業經完成。據傳英新首相包爾溫氏對外交頗注意，有本人總攬全責的志趣。他八日發表的演說，側重鞏固國防，推進集體安全制度，但是他的新猷究竟如何，目前還未分曉。法國的輿論界雖向英呼籲，請求一致對德，但是就事實觀察，英德最近關係，似頗接近。英德海軍初步談判，現已獲得成果，英德同意，德能維持等於英海軍力百分之三十五的艦隊。據此，法方對英的期待，似不易實現了。況俄捷協定本週正式換文，法俄關係的聯絡，又增一環。所以就目前判斷，包爾溫恐未必願意重拾起以前保守黨親法政策的墜緒。所以歐局的展望，一時恐無進步。

難產的法國拉佛爾新閣，因全權案的通過，現已暫獲安定。但是法國政局正在經濟與財政的國難當中，苟無治本的辦法，恐不易穩渡難關。在目前法國集中全力應付經濟財政問題的期中，預料法政府將減少其對外的注意。因此，近期的歐局，或將暫入靜止的狀態。

巴玻休戰

經美洲各大國斡旋之力，巴玻已簽署休戰協定。在世局嚴重的今日，聞此消息，令人恍有空谷足音之感！我們知道武力本來不是解決國際問題的捷徑，欲謀共存共榮，非從講求眞正親善的關係做起不可。世人常有把迷途誤看作捷徑的，在舉步時，實在應當三思，把眼光看準。這樣，就可以少演許多歷史的大悲劇了。（素）

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

張熙若

一個社會生存的狀態在平時是沒有關於全盤的計劃，缺乏有意識的指導，補苴罅隙，得過且過的。不過這種辦法行之過久，常常弊竇叢生，害多利少，有時甚至完全行不前去，此時大家為利害所迫，便不能不想變通，不能不運用理智，不能不作一較有意識的計劃。有意識的計劃實行之後，社會漸漸又入靜的（自然是比較的）狀態。靜的狀態過了太久，弊害又生，又不能不運用理智，重新整理，再作比較有意識的計劃。一切社會進化都有這樣一個規律可尋，一切文化的發展都循這個動靜起落的方式。所以如此的道理是因為人類的惰性使他傾向于靜而需要又使他有時不能不動。靜的支持是習慣，習慣在人類生活中自然有它的重要性。動的南針在理論上應該是純粹理智，但在事實上往往是情感與理智的混合物，有時這個混合物中的理智成分也不甚高明。

中國社會現在又遇見一個不能不動，不能不作有意識的計劃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理智應該有充分的表現。近來甚囂塵上的「全盤西化」論及「中國本位文化」論就是此種有意識的計劃的兩個例子。我們此刻先評述這兩種議論的內容，然後再說我們對於這個社會大問題應持何種態度，應作何種努力。

一

全盤西化論，在理論上，我認為有兩個極不妥當的地方。第一，全盤西化論者，至少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所以提倡全盤西化的主要理由，據他們自己說，是因為甚麼「文化單位是分不開的」。因為分不開，所以要接受便須全盤接受，要拒絕便須全盤拒絕。選擇是不可能的，取舍是辦不到的！這種議論我們可以叫作「單位定命論」。佛家有輪廻定命說，基督教有先天定命說，唯物史觀者有經濟定命說，現在全盤西化論者又來一個單位定命說。生活的複雜是很惱人的一件事。最好把它弄簡單點，才有安慰自己的效力。但是，既要簡單，就非極端的簡單不可；不然，是不能壯胆的，不然，複雜的魔鬼還有逃回嚇人的危險。死了不數年的美國著名

法學家侯爾穆斯(O. W. Holmes)有一句極有趣味的話，頗足發人深醒。他說：

"There is in all men a demand for the superlative. So much more so, that the poor devil who has no other means of reaching it attains it by getting drunk."(見其On Natural Law一文中。手邊無書，字句或不甚正確。)

很明顯的，中國今日大部的事物都非現代化，或西化，不可。這是凡有現代智識現代眼光的人都承認的話，而且也都在各人所能的範圍內努力實現。不過大部分西化與全盤西化是有極大的分別的。爲辯論方便計，我們可以說，就令所謂大部分是百分之九十九，也不能叫作全盤，因爲文化不全是量的問題，也有質的問題在內；若是所餘的百分之一的價值很大，關係很重，那就不能因爲它在量的方面只佔百分之一就把它完全抹煞。何況，就是以量論，所謂大部分也不見得就高到百分之九十九的程度呢。此點牽連別的問題，下文再說，此處我所要說的是：我們熱心現代化是天經地義，除過在黑暗中冥行的人們外，沒有人不贊成的，但是我們不要因爲熱心提倡現代化而引起不必有的糾紛和無謂的爭辯。我們的熱心與精神是應該用在實際西化的工作方面的。爭辯有時是不能免的，但無謂的爭辯和爭辯一個根本不通的問題是沒有甚麽益處的。「單位定命論」就是此種根本不通的問題之一。

文化是多方面的，是很複雜的東西。它有的地方誠然是分不開的，但是有的地方却是分得開的。若是舉例是必需的話，我們可以說現代工業與現代科學是分不開的，因爲這其間有一個因果關係，沒有現代科學就不會有現代工業。現代資本主義與現代勞工問題是分不開的，因爲有了現代剝削工人的資本家便有仇視資本家的工人。近代社會主義與近代人道觀念，人權觀念，人格觀念，是分不開的，因爲沒有近代這些尊重人的觀念，資本家儘可以以人爲芻狗去謀他個人的利益，除過上帝或者要見怪外，沒有甚麽大不可以的地方。近代許多學術與進化觀念是分不開的；離了進化觀念，許多思想，許多學說，根本就不能成立。這都是些顯而易見的事實，除過未受現代教育的人，是無人不承認的。

但是我們不能因爲文化在這些方面是分不開的，就斷定它在任何方面都是分不開的。如果你一定要那樣顢頇，那就有許多不看面子的事實使你臉紅。「學了西人的精確治學方法，不再去學他們見了女人脫帽子，不見得就有壞處。」「吃飯的決不能都改吃番菜，用筷子的決不能全用刀叉」。「

他們豈只應該反對吃飯，反對用筷子而已，也應當反對說中國話，因爲中國話決不是西化」。這還只是幾個老實的辯例。若是有人要開玩笑的問：「學了法國人的數學，是不是還要學他們上級軍官獎賞下級軍官時的接吻儀式；學了德國人的化學工業，是不是還要學他們以臉上有特製創傷爲榮的習慣，在好好的臉上恭而敬之的割造一個像給狠咬了的傷痕；學了美國人用機器人駕駛飛機的技術，是不是還要學他們把女人供在天堂永遠不許她們脚着地的殘忍辦法；」那就使你更不好開口了。

外國的教科書常常是害人不淺的，不通的教科書害人的程度更深。寫教科書的人可以看不見事實，念教科書的人不能不睜着眼睛。翻翻歷史，有時也可以得到不少的智慧。羅馬人接受了猶太人的基督教，却並沒有接受他們的政治制度。日耳曼人接受了羅馬帝國的宗教信仰，也並沒有接受它的經濟組織。英國人寧要拉丁文，不要羅馬法。中國人容納了印度的佛教，却未採取它的社會階級組織，更說不上效法它那殺寡婦的風俗。日本人完全吸收了西洋的科學，同時又保存他們自己的大和魂。蘇俄採取了西歐和美國的生產工具，同時又拒絕它們的資本主義。這都是分得開呢，還是分不開呢？

第二，全盤西化論者所以要全盤西化的第二個理由是因爲他們以爲西洋甚麼都好，中國甚麼都要不得。同第一個理由一樣，這個理由也只有一部分，雖然是很大的一部分，的根據。不過這其中牽扯主觀問題和不易證明的問題太多，不大容易討論。而且我個人也覺得中國今日應該現代化而且也不能不現代化的事情實在太多，就是有許多地方覺得中國的東西也很好，甚至比西洋的高明的多，也不願隨便提倡，徒爲守舊者張目。不過全盤西化論者這種議論是容易引起反動的；因爲自己的議論根本不健全，所以反動者更能振振有辭。這也是不必有的糾紛。平心而論，西洋的好東西誠多，不過何至無論甚麼都好；中國要不得的東西誠夥，但也何至不管甚麼都要不得。全盤西化論者在這裏犯了一種很重大的嫌疑，就是：他們似乎對於西洋和中國的文化都沒有充分的認識和深確的了解。我們雖然不敢稱他們爲「洋迷」，但總覺得他們是過於籠統，過於武斷。

就大體說，在一百五十年以前，中國的物質狀況和西洋的物質狀況並沒有好大的分別。一百五十年以來所以日日相形見絀的原因完全是因爲人家有了科學，我們沒有。近代科學的發展不但產生了近代工業，並且直接間接影響了許多別的東西，尤其是思想。我們今日不但要有科學化的物質環境

，並且還要有科學化的思想方法。在這兩方面我們都遠不如人，都還在中古時代，都不能不努力西化。

不過人的生活中有許多事物是完全受科學的支配的，例如火車，飛機，醫藥，照相；有許多受科學支配的成分比較多，例如政治制度，道德觀念；有許多受科學支配的成分比較少，例如宗教情緒，美術哲理。現在完全受科學支配的東西將來當然還是要完全受它支配；現在受科學支配多的將來或者要變爲完全受它支配；現在受它支配少的將來或者要受的多一點，甚至和別的東西一樣也要完全受它支配。這都是將來的事，現時不必斷定。關於西化我有一種看法，就是：（1）現在完全受科學支配的事情自然應于最短期間極端西化；（2）應該全受科學支配而現在尚未如此的事應努力使它儘量西化；（3）將來是否能完全受科學支配，現在尚有相當疑義的事，可以西化，也可以不必西化。

我現在不妨大胆的舉幾個不必西化或不應西化的例子。這些例子都屬于藝術，或美術，範圍。在藝術的領域裏，中國的造詣向來是極高的。許多方面不但與西洋的比較起來毫無遜色，而且，就是在今日，稍有知識有訓練的西洋人見了，除了五體投地的佩服崇拜外，再無別事可作。在這些地方，在這些有特別藝術價值而爲中國人的創造能力所表現的地方，我們只有保存和繼續的發展，絕對不應該西化。

中國還有這樣好的東西！全盤西化論者聽了未免要搖頭。且慢，讓我舉幾個例子，並且替你解釋解釋。

最明顯最不含糊的一個例子便是中國的壇廟宮殿式的建築。我常說，一個建築要具備美麗與莊嚴（或偉大）兩個原則是不容易的。我並不是說這兩個原則在其本身上是彼此不相容的，我只是說要把它們極適宜的表現于一物是不大容易的。美麗本來容易流于輕佻，莊嚴又容易變爲笨重。輕佻與笨重的混合物當然更是看不得的。光是美麗比較容易，光是莊嚴也有辦法。美麗而莊嚴，莊嚴而美麗，美麗與莊嚴兩個原則配合到天衣無縫的圓滿境界，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中國最好的壇廟宮殿式的建築所以能使稍有審美能力的人見了都一齊拜倒的秘密就是因爲它含着這兩個不容易調和成功的美術原則。北平的天壇與太和殿就是兩個有目共賞不容爭辯的例子。我有一個朋友嘗對我說過下面幾句話。他說：「中國今日事事不如人，使我們和外國人談起來總覺得有些慚愧。但是有一次我有一個外國朋友到北平，我陪他去遊覽三殿。我們一進太和門，老遠望見那富麗堂皇的太和殿，我不知不覺的長出了一口氣，陡然覺得我和他一樣，不，我覺得我比他還强，我覺得我們中國人比他們外國人還强！」我個人在地球上也跑了不少的地方，宮殿類的建築也看見了許多，

也覺得沒有一個地方能夠比上北平宮殿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美術價值。倫敦的俗氣，柏林的笨重，巴黎和凡爾賽的堆砌，羅馬的平板，那一處可與北平媲美？

不要又扯到實用不實用及沒有皇帝要它作甚一類的問題。不要忘記我們是講藝術，是講美的問題，只要美，其它的問題都是次要。也不要誤會以為我是在反對洋房子。我只是說中國房子在美的方面是在洋房子以上的。當然，假如你要開一個工廠，誰也不敢請你建築一座壇廟宮殿式的房子。

第二個不應西化的例子，就是中國的山水畫。這個例子恐怕沒有頭一個例子容易得到一般人的同情，因為想像的東西是沒有實物容易得到把握的。我在這裏也只能稍微說明一下。中國的山水畫不是寫現實，是寫所謂「意境」。現實寫得再好，多看總覺索然無味。意境若是寫得高妙，是百看不厭，百想不厭，百覺不厭的。自然，對於不能想不能覺的人，意境還不如現實，中國的山水畫還不如西洋的風景畫。不過不要忘記，我們還是在談藝術。藝術並不是為，至少不是全為，不能想不能覺的人存在的。

不要誤會，我並不是反對中國人畫西洋畫。我只是說中國的山水畫在畫中有它的特殊價值，不應該和其它許多東西一樣也把它格殺勿論了。

第三個不應西化的例子是除過全盤西化論者外能得一般人的同意的，那就是中國飯。一切飯須要具備兩個條件，才能算是好飯；不然，只是充飢的東西而已。第一須要富于滋養成分，第二須要好吃。西洋飯多半只注意第一個條件，於第二個條件是不善注意或不會注意的。中國通商口岸和大都市的「番菜」自然是不必說，就是西洋各國，法國差可除外，普通人每日所吃的飯也是夠難吃的，至少自中國人嘗起來。中國飯不但比較好吃，它也不一定缺少滋養成分，這完全看你在這一方面注意不注意。

中國文化中不應西化的東西當然不止這三樣，這不過是舉幾個比較明顯的例子罷了。

以上只是講全盤西化論理論上兩個極不妥當的地方。除過理論上不妥當的地方外，實行上困難更多。

劈頭一個難題就是因為「西洋」二字是代表一個極端複雜的東西。除過自然科學，工業，許多學術，及思想方法外，屬于所謂社會科學範圍以內的事情，就是在西洋，也是矛盾衝突，沒有確定的標準，不易仿效的。例如，關于政治制度，我們應該採取民主政制呢，還是應該採取獨裁政制呢？關于經濟組織，我們應該採取資本主義呢，還是應該採取共產主義呢？如採民主政制，民主到甚麼程度？如採資本主

義，資本到甚麼界限？這些問題的極端重要性是講文化談社會問題的人應該知道的。這些問題似乎都不能認為是枝節問題，拿「既然都是西洋的，那就隨便採取那一種都可以，都是無關宏旨」一類的話搪塞了事。

與此有連帶關係的一個問題就是理智，除過抄襲旁人的現成文章外，是不是還有別的較大的用處？假如抄襲不成，又將怎麼辦呢？

還有一點也是談文化講社會問題的人應該特別注意的，那就是：民族的自尊心是不應該打倒的，民族的自信心是不應該搖動的。我們今日再不如人，我們還應該使大家明白這不過是一個時代陡變的暫時現象。我們若急起直追，是不難于相當時期後恢復我們舊日的地位的。在大體上講，今日中國與西洋所有的區別都是科學和思想的區別，而科學和思想的區別也不過是一二百年或二三百年以來的事。在這個時期以前，我們是同他們一樣的，或者比他們還要高明點。一個民族的歷史有時是要拿長期的眼光去看的，一時的不如人不能證明是永久的劣敗。一切都證明這暫時的晦蝕不久還要恢復原有的光明。但是我們如果要堅強中國人這種自信心，我們就不可以把他比得鹿豕一般，說人家甚麼都好，他甚麼都要不得，因為那樣一來恐怕他連學人家的勇氣都沒有了。何況在實際上他也並不是甚麼都要不得呢。說到這裏，我們就更可以明白天壇，太和殿，以及萬里長城，四庫全書一類的東西在今日的重要作用和神聖意義了。自大心是不可有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却是絕對離了不可的。盲目的保守固然危險，隨便亂化也是笑話。

二

「中國本位」一個名詞若僅是望文生義不求甚解的看起來，大概是能博得一般人的同情的。因為，時至今日，我們一舉一動還有不拿中國做本位的道理嗎？不過天下事有的或者可以麻麻糊糊，不求甚解，有的却非弄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是不大方便，甚至還有危險的。

「中國本位」四字究竟作何解？「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的具體主張到底是甚麼？說也奇怪，自本年一月十日「十教授」發表了他們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一直到現在，快要半年工夫，我們局外人還如墮在五里霧中不知道這個名詞究竟作何講解，不明白這個運動的具體主張到底是甚麼。外邊雖然有不少的揣測和解釋，但恐怕也只是些揣測和解釋罷。

我們現在先看看「十教授」在他們的「宣言」裏對於「

中國本位」作何解釋。他們說：

> 中國是中國，不是任何一個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時中國是現在的中國，不是過去的中國，自有其一定的時代性。所以我們特注意於此時此地的需要。此時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國本位的基礎。

「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的主要目的似乎就是要供給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但是甚麼又叫作「此時此地的需要」呢？「十教授」在他們的「宣言」裏却並未提及。因爲他們對於這最重要的一點沒有解釋，只說了些「不守舊，不盲從，」「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和「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取長舍短，擇善而從，」一大套的空話，所以讀「宣言」的人實在捉摸不着他們的眞實意思與詳確目的在那裏。

好了，經過四個整月之後，「十教授」自己似乎也感覺這個空洞的缺陷了，所以他們在五月十日又發表了「我們的總答復」一篇文章。在「總答復」裏，他們說：

> 總括起來，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就是，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爭取民族的生存。

經過此番解釋後，前數月中空洞的，「此時此地的需要」現在變得稍微實在了些。「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目的現在成了「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生計，爭取民族的生存」。

但是看文章的人還是不大名其妙。因爲生活，生計，生存就算是文化罷，「中國本位文化」的範圍是否就是如此其狹？「宣言」中大吹大擂的「文化建設」原來僅僅如此？若然，那豈不是，說得客氣點，濫用名詞或小題大做？

這些問題都是一般人要問的。在「十教授」沒有再答覆再解釋以前，我們還須住在鼓裏。不過近來這個鼓稍微破了一塊，我們可以從這破縫裏窺見一點亮光。

怎樣叫作這鼓破了一塊哩？原來五月二十五日那天大公報載了「中國本位文化要義」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王西徵。王西徵先生是誰，我不知道，但拿文章的內容和口氣看，大概和「十教授」一樣，也是「曾經致力於黨務的人」。若是我這個猜想不錯，那他所說的話或者與「十教授」的意思也差不多，或者也許就是「十教授」至現時止「心所欲而口所不能言的」罷。

王西徵先生的文章中最重要的一段是解釋「十教授」的「總答覆」中我們莫名其妙的那一點，就是，甚麼叫作「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爭取民族的生存。」

方才說過，據「十教授」自己說，「中國本位」就等于

「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而「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又等于「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爭取民族的生存。」現在王西徵先生更進一步的告訴我們，說所謂「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爭取民族的生存」，就等于取消「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而代之以「二民主義」的獨裁文化。

王西徵先生這篇文章我認爲是自「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開始以來，至現時止，最重要的一篇文章。要了解這個運動的眞實意義，這篇文章是有長段徵引的必要：

第二，「三民主義」是中國現在一切設施的依據，「十教授」大都是曾經致力於黨務的人，所發宣言自然也不能根本上脫開這種立場。那末，大家一定要懷疑：關于「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在孫中山先生的著作裏，不是都能明白找到切實的主張麼？爲什麼「十教授」不徵引闡發，而要另發宣言呢？

要關開這種懷疑，我們就必須承認：中國近年來由革命建設及特殊的困難上，已經將社會帶到更新的情形下，與中山先生生前所看到不一樣，所以不能再膠執地運用「三民主義」，而應該使「三民主義」的理論向更高階段發展。

倘使我們不承認這個前提，對於「十教授」的宣言，就一定無從捉摸，所有的辯難及討論，便都無謂了。

第三，「十教授」在顧到「此地」的需要下，不主張「全盤承受」資本主義文化，也不主張「全盤承受」社會主義文化，那末，部分的「吸收其當吸收」，自然是可以的了。同時「十教授」已經明白表示「反帝」，也明白表示不能模仿蘇俄；那末，結論是不難尋釋的。即：可以承受資本主義文化，而不承受到帝國主義的階段；可以承受社會主義文化，而不承受到共產主義的階段。

這結論所包含的意義並不複雜：因爲「國家社會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都是這種意義的符號。

第四，「國家社會主義」的主張，不也是孫中山先生早就明白確定的嗎？如何能算得「三民主義」理論向更高階段的發展？這是不難回答的，祇看「十教授」所宣布的「此時此地的需要」，是

充實人民的生活，

發展國民的生計，

爭取民族的生存，

其中第二項，完全表示「民生主義」的意義；第三項，完全表示「民族主義」的意義，第一項，依前所引解釋，其補救「人民生活貧乏」一義；可歸入「民生主義」，其補救「人民生活破產」一義，可歸入「民族主義」。

在三項「此時此地的需要」中，沒有「民權主義」；在兩次宣言的全文中，也沒有「民權主義」。

「三民主義」在「此時此地的要需」下，成爲「二民主義」

這是「三民主義」理論之更高階段的發展之惟一可能的解釋；也就是「十教授」宣言之最重要的意義。

第五，現階段的「國家社會主義」以「獨裁制」爲必要的條件，所以不需要「民權」的發展，這是一切自由主義者所當認識的。

第六，「國家社會主義」的「狄克推多」是最現代的社會所產生的，和封建制度之專制的統治者不同。所以封建的殘骸之復活，依然是應該排斥的。

「中國本位文化」之較爲簡單淺顯的解釋，爲：不同於德，義的，中國的「獨裁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文化。更較簡單淺顯的解釋，爲：「三民主義」的文化。

明白了嗎？中國本位文化的要義就是取消「民權主義」！取消「民權主義」是「三民主義向更高階段的發展」！更透澈的講，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就是獨裁政制建設運動！

三

我個人對於今日中國社會改造的態度也可藉此機會說說。我認爲我們今日大部分的事物都應該「西化」，一切都應該「現代化」。如此說來，現代化是與西化有分別的了？當然。爲討論方便計，我們不妨說：西化差不多是抄襲西洋的現成辦法，有的加以變通，有的不加變通。現代化有兩種：一種是將中國所有西洋所無的東西，本着現在的智識，經驗，和需要，加以合理化或適用化，例如將中國古書加以句讀（注意：是加句讀，不是加新式標點，因爲新式標點是不大適用於中國的古文的），或將古文譯爲白話文（也不一定要用歐化文體）；另一種是將西洋所有，但在現在並未合理化或適用的事情，與以合理化或適用化，例如許多社會制度的應用和改良（這也並不是不可能的，許多地方還是必需的）。比較起來，第一種的現代化比第二種的現代化在量的方面一定要多些，但第二種的在質的方面或者要重要些。若是有人願拿「現代化」一個名詞包括上文所說的「西化」，那當然也可以，不過不要忘記：現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現代化。這並不是斤斤于一個無謂的空洞名詞，這其中包含着許多性質不同的事實。複雜的社會情況是不容許我們籠統的。

具體的講，我以爲中國現代化應在以下數方面特別努力。

第一，發展自然科學。這是現代文化的根本基礎。這個基礎若不鞏固，一切都是無源之水，不能發揚光大。

第二，促進現代工業。一個國家若無現代工業，在平時就不能解決它的衣食住行各問題，在戰時更不能解決它的軍械軍需軍運各問題。一個平時無法生活戰時無法攻守的國家

是無法存在的。

第三，提倡各種現代學術。科學及工業而外，還有許多關於思想及實用的學術，也須極力提倡。先有自然科學及工業，沒有這些多方面的現代學術，也是無法滿足複雜的現代生活和思想，也不能成爲一個現代的國家。

以上三者均屬顯而易見，又爲一般人所注重的，但還有一點一般人似乎不大注意而它的重要性却是非常大的。那就是：

第四，思想方法科學化。每種科學，每種工業，每種學術都是一種智識或技能的有組織的單位。這個單位有它自己的規律；我們學它，須循一定的路徑；學成之後，我們就得到一種特殊智識或技能。這些智識或技能的範圍和功用都是具體的特殊的。超乎這些具體的特殊的智識或技能之上，有一種構成各種系統的普通線索，有一種可以開各種學術的門的總鑰匙。這種普通線索，這種總鑰匙，就是所謂科學方法，或邏輯方法。科學方法可於各種科學中見之，亦可於各種科學以外的方法學中得之。我們今日不但要學會運用各種具體的特殊的智識與技能的能力，我們並且還要養成使用抽象的普通的科學方法的習慣。這種習慣養成之後，我們的思想，態度，和作事的方法，自然都可以現代化，效率化，甚至，或者也可說，合理化。

現在一般人只知注重特殊科學或學術而不知科學化的思想方法和態度更是重要。一種特殊科學只能作它的特殊範圍以內的事，但科學化的思想，態度與作事方法却是效力普遍，應用無窮的。

我們今日固然需要各種專門家，但這些專門家的數目一定比一般普通人才的數目小得多，因爲每一個專門家都可支配很多普通人才。這些有科學化的思想，態度和作事方法的普通人才的重要性，由整個社會組織上去看，並不亞於專門家的重要性。而且，說得更深一層，這些專門家往往囿于所見，看法太偏，還須有比較規模大一點的，智識寬一點的普通人才在他上面總攬全局的去指揮他支配他，才能收整個組織之效。今日中國因爲這種大規模的小規模的，用人的和人用的，普通人才太缺乏，所以許多人居人上時不能指揮，居人下時不能執行，徒見治絲益紛，將整個社會完全變成一個無思想無能力的大混亂。近來讀經的政策，捕藁的風氣，乞靈于書本中和地下的人的思想，都不是思想稍微明通者所能作出的事。現代化不應該只注重物質方面，思想方面也是同樣重要或者更重要的。

論西南剿匪軍事

林‧驥‧材‧

距余寫「黔川匪氛未滅之原因」一文（見週報第十一期），今已閱兩月；日月雖逝，而匪氛尚未殄滅。在此一段時期中，匪情之變化殊大，請分述之，並指陳剿匪軍事之得失。

徐匪向前用聲東擊西之策，佯竄陝甘，嗣即相機回竄川北，再犯昭化，廣元，閬中，南部。更覷破二十九軍田部之頹弱無力，於三月二十八日一舉而突破嘉陵江之防線，進據蒼溪，劍閣，梓潼，南部。及川軍收復昭梓，匪遂退集涪江右岸；各軍會企圖將匪包圍未果。匪於是渡過涪江，連陷中壩江油（江城得二十八軍猛將楊晒軒死守，賴以保全。）彰明，平武，北川諸縣。復由平武分向西南兩方奔竄，一股趨岷江右岸之九頂山脈。爾時兼松理茂汶屯墾督辦鄧錫侯急電蔣委員長，陳明松茂兵力單薄，絕難防堵情形，請求派員調兵，以固岷江，所言自係實情。乃以徐匪奔竄極速，由遠道趕來應援之川軍五六兩路不及趕到，鄧軍陶旅又再三失機撤退，匪乃突破松茂之門戶——土門，陷茂縣，入松境，幸胡宗南師趕到，松城未入匪手。雖經胡宗南師及川軍先後收復中壩，江油，平武等處，迭挫匪勢，但匪仍抵死奔竄不已。五月二十八九日竄抵理番屬之文鎮關與威舊（即威州，在茂縣西南九十里，汶川東北四十里。）之要隘雁門關（在茂縣西南約八十餘里，汶川東北四十里，距威城不過十里左右。）且進出於岷江上下游。鄧錫侯，李家鈺兩部趕在當面各要地佈置重兵，松茂番兵及猓玀萬餘人亦出動，會同漢軍團防扼守松潘西南北三面；胡師由松潘方面夾擊；王纘緒，許紹宗兩師尾追於後；又另調重兵屯駐岷江西岸防堵。據此諸種佈置以觀，頗有就威州一帶聚殲之勢。不意連得川訊，聚殲之計，又未收功。匪到達文鎮關雁門關後，與川軍鏖戰，匪被包抄，受創甚鉅，傷亡綦多，一部竄向汶川，灌縣，剿匪軍已有退守毗河（即沱江上游，岷沱兩江在灌縣合流。）南岸之模樣。本月二日續得渝中友人航信，稱當地風傳威州已為匪所陷，但尚未證實。松，汶，灌均在激戰中。匪大部移茂縣前方，企圖進襲理番，曾被軍團一度擊退，理城甚為鞏固

云云。按威州爲通理茂之道，此地若失，則理茂自必大受威脅；而汶灌吃緊，成都一帶亦將不免緊張。

至朱毛一股，此兩月中，行其大迂迴之計畫。第二次竄至黔之遵義，桐梓，更回竄黔中。時薛岳部沿烏江南岸趕築碉堡，嚴密設防，初以爲匪如圖再渡烏江，必不得逞，且將受重創。卒因江岸過長，沿岸渡口過多（有三百餘處可渡）防不勝防，匪竟得於烏江上游遵義屬之鴨溪附近偷渡，欲撲貴陽。於是有修文之役，匪遭受由贛西竄以來所未有之重大打擊，狼狽退往定番，廣順。此一役也，賴有蔣委員長在筑指揮，又得力於滇湘軍應援之速。匪竄往定，廣後，余即料其必改竄黔之西路（自安順以西迄黔滇交界之興義，皆謂西路）。所據以判斷之理由有三：第一，西路原爲猶國材防區，自猶王實行合作剿匪後，其大部即調赴黔北，留駐西路各縣者僅一小部分，可謂千里無兵。匪由此道奔竄，如入無人之境。第二，匪自入黔後，東南北三部蹂躪殆遍。黔省富厚之區，首推黔北，次即西路。爲掠取財物，補充糧食計，西路已爲其目標所在；即有大兵扼堵，亦將奮力衝去，況空虛乃爾，豈肯放過？第三，匪雖有追兵，但前無勁旅，沿途儘可任意飽掠；待竄抵興義，盤縣，再相機決定入滇或經由水城回竄黔西畢節。此意曾爲大公報駐京記者孔君言之。此言不幸而中，匪果以趨西路聞。花江爲西路天險，兩岸峻峯壁立。人在兩山之頂，可以隔江相望，然一下一上，即須一日之程。江流峻急，無從涉渡，僅有一鐵索橋可通。向使有兵兩團，在此扼守，則匪部雖衆，亦難飛渡。惜入黔應援（半亦圖以自保）之滇軍，僅止於興義一帶，坐令匪得以從容渡江。渡江後沿途與黔滇軍略有接觸。匪爲保全實力與迅速通過計，過城罕入；經興義東南西鄉以入滇境。一路搜索糧食甚夥，皆捆載以去。廢槍廢彈拋却不少。各地游民，頗多爲之裹脅與俱。滇軍僅五旅，安劉兩旅援黔未歸，所餘三旅，集中昆明附近戒備。匪取道平彝，曲靖，霑益，元謀，武定，環州以達滇川之交。沿途專擇僻靜小道逃竄，有時晝伏夜行，殆無接觸。雖中有一度欲襲昆明，但亦係轉移視線，牽制國軍主力之照例文章，其意固在迅速渡過金沙江也。時蔣委員長急令劉文輝在金沙江北岸堵截，又令滇省沿江各縣藏毀船隻，封鎖渡口；再令薛岳與李抱冰兩部會同滇軍不分晝夜，銜尾追擊，就金沙江南岸聚而殲之。卒因堵截封鎖，未盡得力，追剿軍又不熟地形，朱毛終於由祿勸屬之魯車渡口渡金沙江。劉文輝部不僅未在江岸堵截，且直至匪已到會理屬離江岸百餘里之通安地方始得消息，其顢頇僨事可知。匪經通安司，圍攻會理不下，竄往西昌（甯遠在前清時爲

西昌首府），甯南，鹽邊，德昌。西昌爲川西南重鎭，東通昭覺，馬邊，雷波；北通越嶲；西北通冕甯；西南通鹽邊，鹽源。西昌告急時，甯屬地方（指西昌，冕甯，越嶲鹽源，鹽邊，會理等六縣言）機關法團電參謀團，力陳甯屬在地形上極爲險峻，四通八達，可攻可守；在物質上則五金與五谷，鹽，棉，藥材無不有之；在人丁上則夷人驍勇，又易爲匪所惑。故萬不可失，失則資匪之處太多。迄上月杪，朱毛襲西昌不逞，又受國軍追擊，分四股潰竄，一股向冕甯，一股向昭覺，一股向越嶲，又一股則擾至鹽源，鹽邊。在越嶲方面者似爲主力。余在前文中所述匪在黔時慣用之手掌形縱隊行進法，又於此見之。據余於上月三十一日所得成都航信以觀：川康軍收復德昌之說已証實；圖西昌之匪，已大部北竄，匪之主力果在中路越嶲方面，似欲由該處以入西康，其前鋒已達大渡河邊，與川軍隔河相持。按西昌越嶲係川滇交通孔道，然路亦崎嶇難行。由越嶲趨大渡河南岸之大樹堡，聞途中有長百餘里之深谷一，兩山高聳，道路狹礙。匪隊經此，爲地形所限，必成爲長蛇陣勢，通過不能迅速。如官軍扼守有方，分段攔路而要擊之，匪首尾不能相顧，雖不能全部消滅，斬獲亦當不少。前原有二十一軍王澤濬旅守大樹堡之說；今匪已安然竄抵大渡河邊，未聞與王旅接戰之訊，不知係劉匪總部改變計畫，抑該旅守沿河之安靖場要隘之故，抑或匪由間道以達河邊。匪之極西一股已竄過冕甯，劉文輝部劉元琮楊學端兩旅已將冕甯及安靖壩收復，且有追至九龍磨（不知與九龍是一是二）之訊。甯屬六縣，除城邑多得保全外，境內殆已少乾淨土矣。

以徐與朱毛兩股急竄川西之形勢而論，一般人咸推斷其企圖在川西平原內十六屬合股。所持之理由，不外以爲匪節節崩潰，業已勢窮力竭，非合股斷無再能僥倖圖存之望，此言似是而實有未必然者在。何則，匪必須於有險可據，力量易於集中，運用又能敏活之條件下，始以集團爲得策，所謂以其全攻剿匪軍之分也。朱毛前在江西，與徐向前昔在川東北，皆採此策，即其明證。自兩股流竄而後，則以分散勢力，界地廣袤，擴大恐怖區域爲不二法門，以其進則可以分頭蔓延，牽制國軍，退則易於潛伏，以免同歸於盡，所謂以其分以制我軍之全也。此旨曾於「西南匪禍之觀察」一文中言之。今姑無論兩股匪之實力，究已削弱至何程度，要之，利於分而不利於合之策略，仍適用而不悖。蓋愈圖掙扎則愈宜分而不宜合也。目前兩股之由南北急竄，據余觀察，其志不在合流，而在侵入川西，最後在利用川康邊區以作新根據地。兩股南北遙相呼應，合力共趨一方，揚言作勢，一若力求

合流也者；實則乃藉此以虛張聲勢，質言之，即祇以合流爲手段，而以侵入川西川康爲目的。故卽令一旦果能合流，然既合之後，仍必分股，至多亦祇連成一片，決不至集而爲團，此可以斷言者。

川西爲徐匪久已覬覦之地，由川北而川西，曾爲徐匪等根本策略之一，余曾在另篇關於剿匪文字中言之。雖今昔異勢，在昔或易而今則決難，然其冒大險以圖一逞之野心固昭然若揭。朱毛之欲竄川西，據余所得黔中消息，有兩說似皆可爲之證。遵義友人趙君於第一度匪陷該縣時被俘，幸遇匪隊政治部中某青年，此人亦當地土著，曾受趙君之教；匪陷城時，此人亦被迫加入匪之政治部工作。彼念趙君係本地清苦之士，故爲設法釋之。趙君在匪部中曾聞某青年言，匪已有捨黔北以趨川西之決議。又有李某者，曾在西北軍中任營長（或係在贛叛變之董振堂部），在贛被擄，迫而加入匪隊。朱毛二度陷遵義時，偶得機會逃出，投諸黔軍蔣不緒部。據彼稱：朱毛當時主張即據黔北，但僞軍委會幹部如周恩來等則堅持竄往川西之說，厥後此項主張勝利，果棄黔北。

匪之圖擾川西，固矣，然川西爲軍事政治上之重心，乃我軍必守必爭之地，且無論川軍兵力已厚集川西（詳見下），匪如果進犯，即擲絕大代價，亦必不能逞其所欲，此已係匪之所忌者。又況川西平原，乃四面受敵之地，不利于匪之掙扎生存。故謂匪出死力以爭川西，可斷爲必無之事。今之力擾川西，亦不過抄襲故智，聲東擊西，使國軍集中兵力，側重川西防務，然後伺隙蹈虛，以轉竄松理懋及西康；同時，如有可能，則極力在川西飽掠食糧用品，自亦不失爲其附帶目的。觀最近徐匪一部南下擾及汶灌，大部又由北川，茂縣，平武分向松，理前進；而朱毛股其中一部由冕寧以趨九龍，似圖急竄康定，是兩股之牽制迂廻，注目川康邊區，可以得一佐證。

茲請進而略述川康邊區之概況，以明該地區何以爲兩股匪千迴百折以奔赴之所在。

松理懋三縣皆偏在川西北，夙爲邊區重要汎地。在三縣內，山脈縱橫，河流交錯。岷山山脈在松潘西北，高出海面可一萬五六千尺。邛崍山脈在松潘理番之西，懋功之北，爲崑崙山北領支脈之一，海拔次於岷山。九頂山在松，理，茂，汶之東。河之大者曰岷江，經松，理，灌等縣；此外小河代有五六。各地雖山脈起伏，原隰相間，然其中平原亦不少。因從未加以經營，十分之七八皆處女地，既無耕種，又無牧畜，聽其一片荒蕪。間或叢草怒生，自生自腐，著名之松潘草地，即其例也。三縣率皆夷人所居，分爲若干部落。前清

一代，委有各部土官如土千戶，土百戶，土目等以統治之。各部頭目，互爭雄長。夷民亦非盡獷悍者。漢人奇少，大率爲行商與坐商。貿易多爲物物交換之原始時代式者，以現金作貿易媒介者極罕。物產有麥，玉蜀黍，洋芋，胡豆，豌豆及少數菜蔬。特產之藥材如鹿茸，麝香，虫草，大黃，甘草，貝母，羌活，秦艽頗多。牛羊毛皮，狐皮，猞猁猻等珍貴毛皮亦不少。

西康東西廣千八百餘里，南北長八百餘里，面積約一千四百萬方里。據前清地誌書所載，人口有三百五十萬之多，但據民十川邊財政廳調查，僅有六十餘萬，似以此說較爲可靠。地勢崇高，當西藏高原之東，有西康高原之稱。境內皆橫斷山脈，蓋山脈由西北而東南，幷行縱貫也。然萬山之中，亦仍多平原大壩。大金川，瀾滄江，怒江等之水勢，因順山脈而行，故亦由西北趨東南而縱貫焉。平原中凹下之地，常有山水瀦渟，成爲海子，全境有大小海子百餘個。沿江流域，有廣地可耕，水量既盈，地亦肥腴。以有西南信風之調和，雨露時降，空氣濕潤。全境除北部外，氣候尚屬溫和，適於農產，極宜墾植。惟鑪關以外(鑪霍屯外)，雪地冰天，盛夏亦寒。而康定一帶，每年冬季晴明，三四月不雨，且常有大風；入春則一日天氣三變，大率午前天晴，午後風雨，晚則飛雪。夏日亦係半日晴而半日雨，雖不雪而多冰雹。物產中以畜產居多。粗細皮毛均有，農產不豐，康定以產豆麥，米稱，巴安以青果，小豆，瓜果，昌都則以米，蔬菜及粟著。藥材中大黃，當歸多而且佳。礦物有石油，金，銅，鹽等，量皆甚豐。東南部多森林。因山嶺重叠，江河急湍，不利舟楫，而強半地域又尚埋藏於荊棘叢林中，交通極爲困難。有鳥道蠶叢，騾馬亦不能通過，運輸唯賴背子背負以行者；有河流洶湧，捨唯一之鐵索橋或繩橋外則無從度過者。漢，藏及土人雜居，漢人多在巴安(巴塘)以東，藏人多在其西，土人則多住附近雲南一帶山地中。藏人土人大率愚昧頑梗，而藏人則多信喇嘛教。以上所述，僅爲崧理懋與西康之輪廓畫。

綜而觀之，崧理懋亘西康之一片地區，蓋有利於匪之苟延殘喘者數點在焉：內部空虛，竄入甚易，一也；山川險阻，地形複雜，且易於墾殖，可以長期據守，二也；北接青海新疆，西連西藏，邊地寥廓，向無屯戍；且有崇山峻嶺以爲天然屏障，無須用兵，即可守境，三也；夷藏之民，蒙昧無知，略施小惠，不難誘入彀中，四也；目前可資以稍紓喘息，果得苟延，則將來可東可西，可北可南，軍事上之自由活動範圍不小，五也。有此五點，是匪之新根據地之條件已備

矣。不過，不利於匪之生存者亦非無之：其一，即食糧缺乏；又其一則爲地曠人稀，可供裹脅補充之人口究甚有限。究竟利多害少，匪又急不暇擇，即擇亦更無其他之好去處，故勢必以此一片邊區爲其暫時之新窟。

匪之企圖如斯，試還顧我軍之陣容則何如。現在一路軍鄧部奉命向蘆山，寶興，理番，懋功諸縣出動，其原來所守之灌縣，彭縣，郫縣，崇甯，温江之防務則由趕到之五路軍接防，五路軍一部則越涪江追擊，方攻士門，茂縣。汶川及灌縣又有三路軍李家鈺部，李氏本人且抵郫灌督師。灌縣以北之要區如獅子坪，和尚橋等處已在嚴密佈防中。而威彭間著名之九峯雲華兩山則密築碉堡，配備有三路軍及團隊。岷河南岸防務，亦已佈置妥貼。岷河雖不甚寬，然夏季河水洪急，尚易扼守。前年夏間，劉文輝與鄧錫侯在川西大戰，鄧部扼守岷河，支持頗久。五路軍總部由順慶移至成都。范紹增師已陸續開抵成都增防。此一帶地區，兵力極厚，防務鞏固異常。加之李家鈺在川將領中，將兵作戰，夙有可稱之處，以之扼堵川西門戶之汶灌，甚屬適宜。五路軍中之范紹增師，沈勇善戰，屢建殊功，范氏本人又頗有硬幹精神，拱衛成都，亦頗得當。

東面由成都沿岷江而下，彭江，嘉定，峨眉皆有二十一軍駐守。由峨眉沿大渡河而西，爲楊森部防守，密築工事，楊氏且奉委爲大渡河守備指揮，負有全責。大渡河上游，以及自漢源經滎經以迄雅安，係劉文輝一部駐守；其一部之原駐天全，蘆山者則調往西康之丹巴，道孚，鑪霍等地，協同民兵佈防，阻匪竄往該處。劉更派屬倮儸族之旅長鄧秀廷馳赴西康，號召夷人，以資協助。駐蓉之別動隊一部亦開至雅安。目前南路軍事，側重在大渡河，是毋待言。斯河水流峻急，河面亦闊，在此夏季，尤爲洶湧浩大，頗不易渡。加之沿河險隘甚多，但使扼守得宜，匪欲渡過，勢頗難能。再由雅安，天全起，中經蘆山，寶興以迄灌縣，此西部之一面，亦有重兵，星羅棋布。是由東徂西，由南徂北，已爲由各方集中之大兵嚴密佈防，連成一片，形成所謂內線作戰之陣勢。兵力雄厚，而且集結，以逸待勞，四面可以策應。往歲徐匪向前在通南巴即以此種戰術制勝川軍，今正可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也。

不過，細加研討，此中亦不無弱點可以尋摘。最近有客自成都來，據談成都附近各縣如溫，郫，崇，灌，彭等，迭奉蔣委員長令，趕築碉堡，但所築並不甚多，且工亦不堅，（川軍築碉堡之能力與知識，遠不及中央軍）土著之人亦多有慮其不堪用者。又鄧部士兵中精神太不一致。該部前在北川江油一帶應戰，頗爲出力，博得嘉奬，以後另一部則連失要隘，節節後退，即緣有攻擊精神者少，而無鬥志者究甚多也。缺乏鬥志之原因，厥在久不發餉，生活過於困苦一點。

偶爾發餉一次，人祇得二三吊銅元（一元合銅元二十七八吊，二三吊不過合八九分以至一角左右）故士兵每有「發兩吊錢的餉，打兩吊錢的仗，發三吊就打三吊的」之呼聲，言外之意，即不發餉則不打仗。此訊而確，不無可慮。又就南路言：劉文輝所部之川康邊防軍，現僅有五旅（十八團）。加以康雅兩屬屯殖司令唐英，徐廷秀兩部（其數不詳）及西康民兵指揮余松琳所部七營（原係土兵，由各縣土司頭人任營長，共有十六營後經改編爲七營，每營轄兩隊至四隊不等，一隊等於一連。）約有二萬餘人。但劉氏在川，向有「有野心無決心，有實力無魄力」之批評，其人之才力已可知。自敗入西康以後，神經失常，愈復剛愎自用，不納忠言。故往日之謀臣策士如吳景伯輩，軍事上股肱之將領如向傳義，王元虎等，皆已離去，今所餘者率爲家兵家將如元瑋，元瑭，元琮輩，及受命唯謹者流。夫以劉之昏庸剛愎，又無能將，指揮作戰，誠恐難於盡協機宜。且須兼顧西康，兵力分散，空隙似多。蔣委員長與劉湘知之，故特調楊森部前往協防。楊部有六混成旅，久在營山，儀隴，渠縣，廣安一帶戰戍，不無疲勞。其新防線除大渡河下游沿岸外，尚有該河南岸之雷波，馬邊，屏山三縣。兵力之分佈，雖不爲薄，亦非甚厚。而楊部士兵，因歷史上之關係，久已養成祇信仰楊一人而不信仰任何上中級官長之心理，非楊親自督戰，即不能戰，歷次戰役，無不如此。故合劉楊兩部力量計之，本可以應付朱毛，但因有諸種弱點，此次合力堵截，欲圖收功，尚有待於劉楊兩氏之努力。大渡河一線所關至鉅，萬一匪竟突破，渡河而北，則將席捲甯屬六縣，更奄有河北雅屬之漢源一帶。漢源爲雅屬要鎮，西迄九龍，皆爲四川之所謂小盆地區域，在重山中湧現出一大平原，與川西內十六屬之平原並稱，地方殊爲富饒，匪得之，可以平添不少物力。且渡河而後，可以進迫川西，轉竄西康，愈難兜剿。深望劉楊兩氏，奮發圖功，堅守沿河，阻匪不得偷渡；一俟一二兩路縱隊追剿軍由會理方面趕到合圍，則蔣委員長智電中所示「朱毛已屆絕境：前阻大渡河，後有金沙江，不啻天羅地網。石達開敗亡於此，朱毛匪首，即可成擒」。之預期，庶可以實現矣。

綜上述各情而論，川西防務，已甚强固，雖有些許可慮之處，但有蔣委員長在蓉坐鎮指揮，補苴塞漏，正不難因應咸宜。且川軍風氣丕變，將士振奮，樂於效命。匪縱狡悍，然此次如欲衝破藩籬，深入川西平原，則不但不能一逞，甚或失所憑藉，自投網羅，亦意中事。

惟是盱衡過去，瞻望未來，除對各方面剿匪軍之堵截追剿，因往往未盡遵照命令，切實做到，致失機宜而貽後患，諸點，一一指陳，引爲遺憾，其詳已見上文外，茲復有不能已於言者二端，請略申言之，以束吾文。

從政治上孤匪之勢，使失其裹脅之憑藉，此爲政治剿匪，其影響較軍事剿匪尤爲深鉅， 此種策略， 大公報評論中名之曰政治上之碉堡，且力言政治上剿匪之亟應與軍事並進，語重心長，洞中肯綮。余茲所欲言者更別有在，即今後剿

匪，決不可再用無紀律之軍隊是。余曾于役行間，深知克復區域中人民對於無紀律士兵深惡痛恨之心理爲何如。有時匪未破壞之房屋，未搜去之衣物糧食，竟爲後來軍隊中之不肖者所折毀取携，若輩敢怒而不敢言之神態，曾深印余之腦海中，迄今不忘。其較剛强者，則作「兵不如匪」之憤語，大有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之槪。此種人民，如有機會其不憤而入夥，以求一快者幾希！影響之深鉅，甯有涯涘?!前次匪陷遵義，桐梓，友朋中頗多家於此二縣者。據其家人等之報告，家屋之幸免於匪手者乃竟不獲免於入黔應援之川軍！門窗戶壁，多爲若輩無端搗毀，屋中稍好傢具，則邀中上級軍官之眷顧，不惜於戎馬倥偬中，特地着人送往其遠在渝蓉之公館中；且有並不足稀罕之窗戶玻璃亦遭刼者。他如衣物錢財，更無論矣。此等令人痛心之事，不一而足。致令一時刼餘之民，大作「匪梳兵篦」之宣傳。夫以此等部隊臨諸無匪區域，尙爲不可，乃遣以剿匪，是果剿匪乎？正所以造匪耳！竊以爲紀律不佳之部隊，寧可不用；與其爲求數量多而貽爲淵毆魚之禍，固毋寧重質量而舉釜底抽薪之功之爲愈也。至於部隊紀律之維持，餉糈與有密切關係，其如何籌維補充以及改善經理制度，爲另一問題，茲不及焉。

抑猶有進者：朱毛股匪今已與徐匪同時竄集川西，匪區大爲縮小，黔滇兩省皆已肅清，固未始非剿匪軍事之一進展。顧自另一方面言之，如此次股匪竄聚川西，果國軍能於平原或半平原地區，將蔣委員長最近在蓉發表之訓話中所謂「根本聚殲之唯一良機」，善於利用，並十分努力以赴事功，則豈僅匪區縮小，即一舉而將殘匪消滅，以完成自有剿匪軍事以來最偉大之功勳，亦非不可企及之事。萬一竟不能聚殲殘匪於川西平原，使之又得兎脫，以竄入松，理，懋，與西康之深山密箐中，則追剿固極不易，包圍尤不可能，彼時，匪在形勢上雖愈爲局蹙，似乎無關大局，然而多所牽制，舉凡軍事政治上之急需改進者皆將爲之延擱，問題實爲嚴重。故今之剿匪軍事，無論就四川局部論，或就國家大計論，皆有不容不速了者在。報載蔣委員長在蓉所發表勸告四川紳耆服務桑梓，協助剿匪拯救民衆書中，有曰「在川各軍，正分頭窮追，扼要截擊，望耆老賢良，一致奮興，速回本縣，負責領導，組織民衆，廣築碉堡，實行封鎖，以及担任運輸通訊，聯絡等事。」以廣築碉堡，實行封鎖，責望川省紳耆，藉求增强地方之自衛，自屬必要之道，然倘今後川西剿匪軍事之方針，仍側重於穩打穩紮，以碉堡政策實行封鎖，一如往昔在江西者然，則無論封鎖難周，且曠日持久，一時不能即了，殊非國家人民之福。似宜督飭各軍於「分途窮追，扼要截擊」八字之工夫務須切實做到以外，再擇適當機會，於適當地區，以精銳集團兵力，尋匪之主力而摧破之，方爲上策。夫軍事大計，自有最高當局悉心統籌，本勿勞吾儕小民鰓鰓以慮，曉曉而言。特鑒於人民望治之殷，庶政待理之切，故情有不容已於言者耳。澄清安定，願與國人馨香引領，共期待之。

意大利與中歐問題

杜若君

一、意大利的國際地位

大戰後一向被人輕視的意大利，最近幾年間在國際問題上的地位，已逐漸提高了。最近三年中，倫敦，柏林，巴黎以至奥，匈兩國的政府要人，常到羅馬去拜訪墨索里尼；奥國甚至把國家的命運交託羅馬政府；就是法蘭西從一九三四年以後，也借重意大利了。

墨索里尼從一九二二年進軍羅馬後，並沒出國門一步去拜訪他國的政府要人；羅馬外交官也不像倫敦，巴黎的旅行外交家一樣，到各國去活動；並且墨索里尼的對外態度，也不像希忒拉那樣粗暴。但是幾年來他的外交收穫，却是任何國家所不及的。他不但獲得歐洲大國應有的榮譽，在外交談判中他還獲得大量的殖民地和經濟利益。現在的意大利已是歐洲幾個强大的國家中較佔優勢的，羅馬的地位，漸漸有左右歐陸政局的力量了。

幾年來意大利的對外政策，影響到歐陸政局的變化。在一九三四年之前，牠和德國等不滿現狀的國家，作歐洲現狀的破壞者，引起了歐洲政局的不安。從一九三四年以後，牠又轉到保持現狀的法國方面去 。現在法國覺得如果沒有意大利的支持，牠在歐陸的霸權是很難繼續的；而希忒拉最近也覺悟到，結怨於墨索里尼是不智的舉動。這就形成了意大利在歐陸的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斯特雷撒會議之後，羅馬且無形中變成中歐問題的主宰者了。

現在的意大利，不但是歐洲國際關係中的重要因素，而且是歐洲各國中敢發動對外戰爭的國家。黑衫軍隊在非洲的行動，就是英，法也不敢公開的制止他。

二、墨索里尼的眞計畫

幾年來意大利的光榮地位的造成，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歐洲政局的不安，同時墨索里尼對外政策的積極，也是重要的原因。現在的墨索里尼，已和一九二二年進軍羅馬之後的黑衣宰相不同了。在進軍羅馬之後，墨索里尼只是計畫着怎樣

對內，近幾年來卻轉移其目光於對外的發展。因為法西斯蒂的領袖們，對於他們的地位都很明白：他們必須給全國人民以麵包，不然就必須求對外發展。在德國，這種信念已為希忒拉公開的宣佈，年來意大利經濟危機的深化，使墨索里尼也不得不發揮其侵略的野心了。

墨索里尼對於大戰後的世界分割，是很不滿意的；所以常有反抗現狀的表示。科佛（Corfu）事件和亞比西尼亞問題，就含有意大利對外示威的意思。因為意大利總認為牠在世界上應佔一相當的地位。墨索里尼常說：「我們必須對外發展，不然只有死亡。」並且，「意大利的出路在非洲和亞洲。」但捨棄歐洲大陸和地中海，對於意大利的前途是很危險的。所以他一方面公開宣揚他對非洲和東方的野心，而對於中歐和巴爾幹，仍是積極的活動。

中歐和巴爾幹的許多小國，都不是真正的獨立國家，在複雜的國際關係中，牠們都變成幾個大國的附庸。歐洲的帝國主義國家，無論是英、法、德、意，都想借牠們作稱霸歐陸的工具。墨索里尼深知道，意大利現在的國際地位，是歐洲的微妙的國際關係造成的。如果德國或法國取得歐陸的支配權，對於牠都是不利的，所以牠竭力的破壞法國或德國奪取歐陸霸權的企圖。而法，德對中歐和巴爾幹的野心，自然要引起意大利的反抗。為着反抗法德，意大利就積極的在中歐培植其勢力。

墨索里尼認為要謀意大利的對外發展，必須把中歐和巴爾幹的小國放在牠的政策之下。這一方面是基於經濟上的需要，一方面也是政治目的上所不可缺少的。在意大利看來，多瑙河流域的經濟利益，對於牠國內的貧困，有很大的補助；如果多瑙河流域變成牠的勢力，在歐洲大陸上牠當然可以壓倒法國和德國了。

大戰後，意大利對中歐和巴爾幹的政策，是反對法國的勢力；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匈牙利，以及奧地利和德國，都是意大利計劃中反法的工具，但在一九三四年，當希忒拉的野心暴露後，牠的政策又改變了。牠認為德意志有牠自己的野心和政策，德國的野心，比起法國更為可怕。法國在中歐和巴爾幹的政策，是側重於對付德國，而希忒拉計劃，卻是在德，奧合併，獨佔多瑙流域，從巴爾幹南下。這直接打擊了意大利的政策。所以在一九三四年七月的維也那政變之後，意大利就一反從前聯德抗法的政策為對法妥協了。

意大利的中歐政策，並沒有領土野心；至少在現在以前是這樣。意大利有其固定的疆界，墨索里尼知道變更現在歐洲的地圖，意大利自己並無所獲，或者還將失去北部的南提

提洛爾。他只希望中歐的小國，都歸到他的保護之下。戰後在中歐各國中，小協約系統內的各國，已是法國的附庸，只有匈牙利和奧地利還是游離的。所以牠就以很大的勢力去拉攏奧，匈。牠以修約的號召，拉攏匈牙利，並且以政治的利益去收買奧當局。如果奧，匈都歸於牠，那麼加上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牠在歐洲的勢力就足以和法，德抗衡了。並且，奧匈在多瑙區的經濟關係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無論是小協約或巴爾幹協商各國，離開奧，匈，在經濟上的發展是很困難的。所以如果意大利能與奧，匈合作，牠控制中歐和巴爾幹的計畫，也不難實現了。

現在意大利在牠的中歐政策中所顧慮的，不是法國和小協約的反對，而是德國的阻撓。在政治的或經濟的觀點上，德國合併奧地利或與匈牙利合作的可能，是較意大利結合奧，匈的可能大的。並且，德國在多瑙區中具有很深的經濟潛勢力，這爲任何國家所不及。意大利如果要取得中歐各國的支配權，必須先把德國的勢力排除。意大利所以對法妥協，就是想結合中歐巴爾幹各國共同反德的計畫。在一九三四年的意，奧，匈三國協定中，意大利曾以很大的犧牲，給奧，匈以經濟上的利益。並且將提里斯特作爲奧，匈的出海口。這一方面是奪取德國在奧，匈的經濟地位，一方面是使奧，匈二國不要再依恃德國的卜雷曼港（Bremen）把視線從北方轉到南方來。

意大利最後的野心不在奧匈，而在整個的中歐和巴爾幹。因爲要奪取歐陸的霸權，控制中歐和巴爾幹是必要的。在墨索里尼看來，奧地利是他的巴爾幹政策的門戶，只要他能保持在奧、匈的勢力，將來控制中歐和巴爾幹是很容易的。但如果德奧合併，他在中歐和巴爾幹的活動就要整個的失敗了。所以他反對德奧合併，想盡了方法去限制德國的野心。在希忒拉宣佈重整軍備後，德國對於意大利的威脅更趨嚴重了。奧地利的實際獨裁者，史達倫保親王，很早就傳說與希忒拉表示親近，整軍之後的德國，南下的可能更增加了。墨索里尼深怕德國的軍隊越過伯倫納山隘向意大利進攻，更怕提里斯特教堂的屋頂再插上日耳曼人的旗子。所以他更需要設法限制德國的野心。因此他需要法國和小協約的援助。幷且在他看來，如果能排除德國在中歐的勢力，對小協約的關係，是可以用親善的方法去改善的。但他爲着鞏固其與奧，匈，保加利亞的團結，必須贊助修約運動，這就引起了法國和小協約對他的不信任。所以意大利在中歐的野心，是很難發展的。

三、中歐問題的內容

中歐問題的內容是很複雜的。現在與中歐有關的主要國家，對中歐問題有三種見解，一種是希望維持和約保守現狀；一種是希望廢除和約改造現狀；還有一種是主張用和平的方法修改和約的一部，持第一種見解的是法國及因和約而存在的小國；持第二種見解的是德國及奧，匈；至於意大利和英國，則持第三種見解，而英國的態度又比較曖昧。在這三種各異的見解之下的各國，並不能因此分成一定的政治集團。例如波蘭本來應當維護和約，但卻與德國合作；奧匈年來則在意大利的政策之下。至於意大利，雖和英國及德國的見解相近，近來因為希忒拉態度的強硬，竟轉向法國一方面去了。

中歐問題的這種複雜的情勢，使墨索里尼的中歐政策，遇到了很多的困難。在法，意妥協之後，法國對意大利在中歐的計劃，已有某種程度的諒解。在法國覺得：墨索里尼總比希忒拉好些；而且為着壓制德國的復仇的野心，也必須改善對意的關係。但小協約各國，到現在仍對意大利的態度不甚諒解，在南斯拉夫看來：意大利的最後計劃，是瓜分南斯拉夫；所謂意，奧，匈三國協定，就是墨索里尼想控制亞得里亞海的計畫之一。雖然墨氏時常設法改善對南的關係，但要南斯拉夫去支持意大利的中歐政策，卻是很困難的。捷克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對於意大利在中歐的活動，雖不表示積極的反對，但如果意大利的用意是在支持匈牙利的修約主張，並恢復奧，匈帝國的舊有疆界，卻是牠們所堅決反對的。同時意大利在多瑙區的經濟政策，企圖把奧，匈放在小協約之上，更引起小協約各國的積極的反對。固然小協約也反對德國在中歐的野心，但牠們厭惡墨索里尼，和厭惡希忒拉沒有兩樣。

在德國，法西斯蒂的領袖們和意大利的政治見解相同，也認為對外發展是必要的。現在德國已撕破凡爾賽條約重整軍備，在最近的將來，雖不至發動對外戰爭，但如果不能收回其舊有的殖民地，必須在歐洲大陸另尋新的出路。在西歐，德國或不敢越過萊茵河，但合併奧地利的野心是不能無條件的放棄的。德國固然知道，如果不去破壞奧地利的獨立，可以和意大利妥協，增進自己在歐洲政局中的地位。但德意的衝突，不僅限於奧國問題，其在中歐和巴爾幹的政策，也是對立的，除非德國將其在多瑙流域的全部利益犧牲，幷放棄南進的主張，要結好意大利是很少可能的。而要德國出這樣大的代價去改善德，意關係，當更不可能。

義大利在中歐固然控制着奧，匈二國，但這種控制很是

勉强。奧匈在戰後都遭遇到很大的困難，經濟財政的危機，使這兩個國家不能不去求有力的奧援。在兩國中，英國資本和法國資本，都有很大的勢力，今年春初許士尼格的巴黎，倫敦之行，更增加了英法在奧國問題中的地位。意大利如果不能驅逐金鎊和法郎在兩國中的勢力，要取得兩國的支配權是很困難的。在意、奧、匈三國協定之後，意大利固然給兩國以若干經濟上的利益，但意大利現在還無力去根本救濟兩國的困難。就是在貿易上使兩國脫離德國的計畫，也不易實現。並且多瑙流域自身就是一個大的經濟單位，意大利要把奧、匈從多瑙區分離，或把奧匈放在小協約之上，不但要引起其他國家的反感！而並也絕不可能。

奧匈在經濟的見地上，合作是可能的；但牠們的政治見解也不盡同。奧國只希望他的獨立不爲德國破壞，匈牙利則要求廢除和約，改變疆界，重整軍備。在重整軍備一層上，兩國或者可以齊一步驟，對於恢復舊有疆界的見解，卻不相同了。所以奧地利只要求意大利去保障牠的獨立，不爲德國侵犯，匈牙利則須意大利贊助牠廢約的要求。意大利要把兩國放在一條政策之下，自不可能了。現在廢除和約的運動，已由德國開始，這當然要激動匈牙利的野心。牠現在雖不至學着德國的樣子，以强硬的態度廢除條約的束縛，但至少對於墨索里尼的與法妥協及維持中歐邊界的主張，是不滿意的。

對於匈牙利廢除和約的主張，現在意大利比小協約還要感覺困難。小協約可以公開指斥匈牙利的野心，但意大利如果不去贊助匈牙利，就有失去與匈合作的危險。一九三四年十月墨索里尼在米蘭的外交演說，因爲沒有提到廢除和約，深引起匈牙利的不滿。當時德，波，匈同盟的傳說是很盛的。在法，意協定成立之後，匈牙利對於意大利的政策就漸漸有些不信任了。現在布達佩斯和柏林的關係，比起對於羅馬似乎親近些。假如匈牙利脫離意大利，必然的要投向希忒拉，這是墨索里尼所最不願聞的。所以在羅馬九國會議之前意，奧，匈三國先預爲會商。名義上雖是在統一三國在九國會議中的步驟，但因此也暴露出三國意志的不統一。

如果匈牙利堅持廢約的要求，必然的要激起小協約對意大利的惡感。意大利於此，必須選擇一條路走，就是放棄匈牙利投合小協約，或犧牲小協約支持匈牙利。

法國對於中歐問題雖然諒解意大利的政策，但這只是要墨索里尼去反抗希忒拉。如果意大利的中歐政策能夠順利的完成，法國是不能無條件的允許的。在法國人的眼中，認爲多瑙河現狀的維持和萊茵河一樣，不能加以破壞。無論是杜

美格，赫里歐，巴多，拉佛爾，都這樣主張着。現在法國雖在規勸小協約對意大利讓步，但牠并不顧意大利在中歐破壞牠的勢力。

英國的外交政策，向來與意大利沒有什麼大的衝突。戰後在許多國際事件中，英國且曾支持過意大利的主張。但從意大利與法妥協共同對德的陣線結成後，英國就不再去支持意大利了。所以意大利在中歐問題中要獲得英國的援助，是很不容易的。同時英國對於中歐問題，向來不願負擔特殊的責任。在一九三四年牠雖然簽署過保障奧國獨立的宣言，但對未來的羅馬九國會議，却很冷淡。這一方面固然是英國顧慮到對德的友善關係，同時也含有消極對抗意法聯合的作用。中歐問題的解決，與英法德意四强的態度有關，現在英德既不贊助意大利的立場，意大利中歐政策的前途，自是更加黯淡了。

四、羅馬九國會議與中歐前途

意大利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是不能放棄牠對中歐的野心的。如果墨索里尼停止其對中歐的計畫，不但過去的經營完全廢棄，就是將來的對外發展，也將遇到很多的困難。意大利年來在歐洲事件中所最關心的，就是牠的中歐政策的實現。在從前，當法國還能以充分的注意去留心中歐問題的時候，握中歐問題的樞紐的是巴黎政府，現在許多國家都爲較中歐問題更大的事件所牽引，無形中將中歐問題的解決，放在意大利身上。固然一九三四年保障奧國獨立的宣言，是由英、法、意三國發表的，但作中心的還是意大利。到斯特雷撒會議後，意大利無形中已變作中歐問題的主宰者。意大利對於這種既得的地位，當然不能放棄。

意大利對中歐問題的關切，使中歐問題在斯特雷撒會議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但斯特雷撒會議對這，並沒什麼具體的決定，只是議決招集與中歐問題有關的法，意，德，波，奧，匈，捷，羅，南各國，在五月二十日於羅馬開九國會議。後來又展期了，這也足見中歐問題的困難。

斯特雷撒會議中關於中歐問題的決定，無形中增加了意大利在中歐問題中的地位。但也爲意大利增加了困難。因爲中歐問題的複雜，不是意大利所能解決的。在未來的九國會議中，當然要以法意羅馬協定爲討論的中心，在羅馬協定中，法意兩國提議尊重現有的疆界，不干涉其他簽字國的內政，並保障奧國的獨立。這不但爲德國所不願，就是匈牙利也不能無條件的贊成。所以九國會議的產生，是很困難的。在參加會議的九國中，奧，匈，南，捷，羅，法，或者能允許

到羅馬去，德國和波蘭則頗成問題。就是上述幾國，在未來會議中的意見，也很難妥協。奧大利或者要主張哈布斯堡皇朝復辟，匈牙利一定不願放棄其廢約的要求。小協約對於奧匈的野心也不能不加以限制。而奧，匈，保重整軍備的要求更不是小協約所樂聞的。意大利在這種情形之下，必須獲得法國與小協約合作去對抗德國，所以牠要盡可能的去調解奧匈與小協約間的衝突。意大利爲着緩和奧匈的要求，在斯特雷撒會議之後，曾召開意奧匈三國會議，結果雖未明白宣佈，但不很樂觀卻是可斷言的。同時對着三國會議，巴爾幹協約四國，也在羅馬尼亞京城開會。這充分的表現出羅馬會議前途的黯淡。所以墨索里尼在五月二十五日的演說中，已透露出羅馬會議無限延期的消息了。

促成羅馬會議難產的還有英，法，意的衝突。羅馬會議是在英，法，意協調的斯特雷撒會議中決定的，但英國對這卻很冷淡。同時意大利在非洲的野心，引起了英國的反感，而法蘇互助協定成立之後，英，法，關係也漸疏淡。沒有英國的贊助，解決中歐問題的九國會議，是很難實現的。

將來的羅馬會議，是意大利中歐政策的成敗關鍵，如果羅馬會議流產，對於意大利在中歐的計畫是不利的。中歐問題在這種情勢之下，將來或者有新的形勢展開。意大利必須設法打開僵局，德國也將有新的計畫出現。意大利現在正去注意亞比西尼亞的問題，在中歐問題中牠急需法國和小協約的援助，建立互助制度，保障奧大利的獨立。所以在目前法意的友善關係，當能繼續保持。不過意大利的這種政策，雖能保障奧大利的獨立，但匈牙利對意態度的游離卻是可慮的。匈牙利的貢布斯政府，親德的色彩是很濃厚的，德國的麥剛森(Mackensen)將軍和高林將軍，在匈牙利的活動，更含有重大的意義。假如匈牙利和德國合作，中歐問題的前途當更不容樂觀了。

中歐問題是整個歐洲問題之一，中歐問題的前途，須看將來歐洲政局的變化。在現在的歐洲，英國和德國的關係顯然是密切的，法國和意大利也還能繼續合作。在法蘇互助協定成立後，英德一系對法蘇一系的感覺很不愉快，所以英國漸有放棄英、法、意合作的意向。在斯特雷撒會議中傳出的西歐聯合陣線，現在是動搖了。金鎊的壓力，已使法郎遭遇到很大的困難，英國並且背棄了英法倫敦宣言的原則，贊助希忒拉提出的天空公約。意大利現在雖是比較和法國接近，但處在兩大勢力的對立中，也不能不重新考慮其立場。墨索里尼深知道，沒有英德的合作，中歐問題得不到適當的解決，而法國與小協約對牠的讓步，也僅僅是因爲恐懼希忒拉。

在目前英國和意大利的立場漸漸分化，法蘇協定的成立，使法國及小協約對德國的恐怖減輕了許多。近來意德諒解的傳說是很盛的，或者就是意大利重新考慮其立場的表現。

在斯特雷撒會議之後，意大利的中歐政策是趨向於建立互助制度，使與中歐問題有關的各國，同去保障奧國的獨立。因爲這可以阻止德國南進的野心。不過英國旣不贊助意大利的立場，德國更反對意大利的計畫；同時小協約與奧，匈的協調也很難成立。德國認爲中歐互助制度的建立，就是使牠束縛在現狀之下。現在德國正以新的計畫，去發展其在中歐的野心。希忒拉在五月二十一日的外交演說中，曾有不侵犯奧國內政的表示，但同時高林將軍卻以新婚旅行的名義，到南歐去活動。他的計畫，當然是分化中歐巴爾幹各國的勢力，破壞中歐互助制度的建立。在小協約各國，因爲法，蘇互助協定的建立，對意大利的讓步已經認爲不很必要。固然巴爾幹協約各國已聲明贊助中歐公約，建立互助制度，但對意大利支持奧匈反對現狀的主張，是不能諒解的。同時多瑙區各國，對德的經濟關係是很密切的，雖然牠們都厭惡希忒拉的野心，但像捷克，羅馬尼亞，匈牙利，在經濟上卻不願與德國分離。況且捷克和羅馬尼亞，對法國所能給牠們的援助，也很懷疑，必要的時候，他們也許考慮對德親善的問題。所以法國雖對小協約勸告，對意大利讓步，小協約自己卻有其主張。另一方面，所謂法意的妥協，也不是絕對的，法國對意大利的態度，很難信任。春初因希臘內亂而引起的巴爾幹的紛擾，使法國對意大利很不愉快。所以對着意大利支持奧匈保重整軍備的要求，法國也支持土耳其的韃靼納爾海峽（Dardanelles）設防的主張。這種複雜的情勢，更使意大利感覺困難。

意大利現在正以全副的精神去注意亞比西尼亞問題，對於中歐的經營，暫時似乎希望能維持現狀。但如果別的國家對於意大利在中歐的地位有所妨害，意大利是絕不能靜待形勢的自然發展的。總之，中歐的前途現在是不容樂觀的。



文人與窮

徐中玉

一

文人在中國的地位自來就很高，一向稱作四民之首。然而每講到窮的時候，似乎文人的窮也更較別種人厲害。一般人談到文人，除掉了略有幾分的暗暗自嘆不如，總立刻會在腦筋裏幻出一幅三家村中酸秀才窮形極相的繪圖。

關於文人的窮有兩句在民間流行得很廣的話，便是：「十隻黃狠九隻雄，十個先生九個窮。」普通的解釋往往以先生作爲文人的代表，而先生在各方面的確都可說是窮的，因此有些人便要誤認文人個個都是酸態可掬的窮鬼了。

外界的人說文人們窮不打緊，文人中也有富連阡陌的；然而連富的文人在內，十個文人裏總有九個半不肯說自己不窮，話匣子裏好像只放着一本窮經。實際說來，文人們眞窮者固多，而窮的名氣的廣播，却還有其他幾種原因在。

第一種是文人們除了能言善辯，還有形之於筆墨的力量。只要有一點點的不快活，無論是物質上的或是遭遇上的，好在有的是筆墨紙硯，便能加油加醬的說的悲苦不堪，獲得人人同情。再則在地位上說，文人間的窮往往要比別種人受重視，於是每提起窮，別種人的窮湮沒不彰，文人的窮却給大家作爲談助了。

文人們手無殺雞之力，一旦「學而不優」，無「仕」可做；或是學雖優而不得仕，那麼他既不能棄文就武，做旁的事情，自然便要大嘆其窮了。不但如此，生活上的慾望無窮，即令文人們有很好的環境，不多時也厭了，爲着新的慾望不能滿足，窮的嘆息就又有了。文人們易感，窮的機會多，這是窮名氣廣播的第二種原因。

第三種原因是不眞窮的人也頻頻叫窮。這類人中儘有高官大貴的，但爲表示高雅，也得叫窮，好令人知道現在的景況在自己仍然是「屈就」，自己還「前進」，還有餘才。有些是爲了要表示自己的文章已到「工」的地步。這種情形我們可以舉陋室銘中的陋室作例：

「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靑，談笑有鴻儒，往來

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

其實在這種房間裏，有琴有經，有鴻儒可以談心，根本不配叫陋室，何況房外還有簾有階？這是文人們的拿手好戲，表面謙遜，實則為虛偽。

各樣的文人都口口聲聲地嚷窮，就給文人和窮兩者之間綴上了一重連幕。

二

窮有多種，我們先看韓愈在他的送窮文裏的分類法：

「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餘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實我讎寃。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

戴南山在他的窮鬼傳裏有相類之分法云：

「子以窮為名，其勢固足以窮余也，議論文章，開口觸忌，則窮於言；上下坑坎，前顛後躓，俯仰跼蹐，左支右吾，則窮於行，蒙塵垢，被刺譏，憂衆口，則窮於辨，所為而拂亂，所往而刺謬，則窮於才，聲勢貨利不足以動衆，磊落孤憤不足以諧俗，則窮於交遊；抱其無用之書，負其不羈之氣，挾其空匱之身，入所厭薄之世，則在家而窮，在邦而窮：」

若如陶潛在五柳先生傳裏所說的窮，又屬另外一種：

「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

穿不暖，吃不飽，這是物質的窮。所在觸忌，處處倒霉，這是遭遇的窮。韓戴所舉屬後者，陶潛所寫的那幾句屬前者。概括的說，任何人叫窮，大抵不出此兩者。

文人之窮，我以為窮於遭遇的要比窮於物質的多。一般文人的見解，也認為窮於遭遇的痛苦要較深些。固然，遭遇好的物質就不窮了，窮而分遭遇和物質似乎矛盾，但事實上並不然，儘有遭遇不好而物質生活頗寬裕的。因為大多數的文人的目標便是想求名求利。

名利可以雙收的勾當在文人眼中不消說便是做官，何況「學而優則仕」本為他們的天經地義。為要做官，纔讀書，讀了書不得見用，做不到官，這便是窮。鄒陽獄中上梁王書云：

「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辨，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誠，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往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

杜甫詩：「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

見古柏行」——也充滿了這種牢騷。

有了學問和才能，沒有一個人賞識他，提拔他，這又是窮：如孟浩然詩留別王維：

「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

又夏日南亭懷辛大云：

「欲取鳴琴彈，恨無知音賞，」便具此意。

徼天之幸達到了做官的目的，遇到上司和自己合不來，又是窮。如韓愈與于襄陽書云：

「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者之所爲皆過也。」又曰：「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禮焉，則信乎命之窮也。」

官已到手，上司也不壞，却給仇黨使弄奸計，被讒罷職，這更窮了。史記屈原列傳云：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正道直行，竭忠盡知，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也！」

這時官已罷去，炎涼的世態人情也足窮人。李頎送陳章甫云：

「聞道故林相識多，罷官昨日今如何!?」

末路窮途，眞有崔顥黃鶴樓詩：「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情味。

還有的是一切順利，以爲件件滿足，但短促的時日却窮人起來了，如杜甫蜀相詩：

「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

若把遭遇之窮的範圍擴大點說，自己的學說和主張因環境所限不能見用，也可稱窮。如孔子周遊列國，道仍沒有行；王安石變法，變不成；就是窮。但文人中有這種情形的很少，這已離求名求利——指爲一己的——的目標遠了。

在管同餓鄉記裏，他理想中的一塊天地，要：「省經營，絕思慮，不待奔走干請，而子女之呼號，妻妾之交謫，人世之譏罵笑侮輕薄揶揄之態，無至吾前者，惝然自適而已！」這簡直認爲一切日常生活上之不快，都處處窮人，竟至令人有離世獨立的念頭。意義更深進一層。

大要說來，物質的窮是單純的，遭遇的窮其情形却很複雜。遭遇之窮的看法各人不同，和時間空間也極有關係。以上所說，只是就古人的事實略舉其例吧了。

三

杜甫天末懷李白詩云：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
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文人多窮，他們的處窮之道也各有不同。堅執性的文人覺得窮不如死，如屈原。史記：

「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屈原列傳。

於是一代文豪的屈大夫「遂自投汨羅而死。」

另一種人，態度是積極的，或者曾經吃過窮的苦處。如歐陽修晝錦堂記云：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鄉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按即蘇秦）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于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

這種人的目的是想揚眉吐氣一下，千方百計，不擇手段，哀也可以，求也可以。如韓愈。

再上宰相書云：「愈之强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于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急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　吹，捧，哀，求，短短幾字中全具備了。

有些人不消極，但因為無從積極，所以便成了等待機會的人物。他們不灰心，無聊時可以飲酒解悶，暫充落拓的名士；但騰達的幻念却總在心上盤旋，預期有那樣的日子到來。

李商隱涼思詩云：

「北斗兼春遠，南陵寓使遲；
天涯占夢數，疑誤有新知！」

這首詩却道出了這種人的期待的心理。

末一種人的思想，可以算作消極，但並非絕端的，因為他們不預備自殺，而是要平平和和的活下去，做一個孤雲野鶴般的江湖散人，或深山古林裏的隱士。孔子所謂「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也是這種意思。他們之中有的是求達的失敗者，至此乃抱孟子「窮則獨善其身」的主張，不再從事爭競，僅想清清靜靜的優遊到老到死。

曾國藩養晦堂記中云：

「君子之道，自得于中，而外無所求；飢凍不足于事畜而無怨，舉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以為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于煊赫之途，一旦勢盡意索，求如尋常窮約之人而不可得，烏覩所謂高明者哉。」

隱士們的心境，便是這般。

以上是就遭遇之窮的文人而言，若是患物質之窮的文人，由歷史上看自殺的很少，積極的也不多，做隱士還不配。大多數的，便是屬於一邊做事，一邊等待，希冀萬一的一類。

四、

末後我可以談談「文窮而後工」的問題。

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云：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詞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羇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生平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若使其幸得見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羇愁感嘆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何不惜哉！』

這裏所說的「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是很對的。詩文原是求達的最要工具，牠可以使文人由窮而貴顯，不但不會窮人。

「愈窮則愈工」，「窮者而後工」的所謂窮字，乃指遭遇的窮而言。因爲窮於物質的文人決不能餓着肚子推敲文章的。「窮而後工」所以能成爲一般的公理，原因在作者處於那樣精神上的失意，境遇上的不幸，以及種種絕望的悲哀的氛圍裏，自自然然地便會獲得許多最生動最眞切的文學上的眞命實感；由於這種强迫的情緒的震動，表現的慾望達到最高點，這時他們只要如實地寫下來，不用費什麼大勁，每字每句便都成爲可歌可泣的文章了。「愈窮則愈工」，意思是說經歷愈久，窮滋味嘗得愈多的，做起文章來意義也愈深切，這話當然全對。

若是命達的文人，一切都有着落，無憂無慮地，自然生不出苦呀哀呀的文學。他們有的是「誠惶誠恐，死罪死罪」式的報恩的歌功頌德的文學，沒有眞摯的情感，祇能堆砌得音調鏗鏘，像音樂般使主子聽了快活一下。既沒有內容，也不能引起別人的同情。這是死的文學，頂多只有「對仗之工」，而無「意義之工」。「窮而後工」的文學乃兼對內容，技巧兩者而說的。

因窮而工的例子隨舉即是，哥德如果沒有失戀，便做不出少年維特之煩惱。王爾德不入獄，何來獄中記？近些說如高爾基，若是他以前並不是個流浪漢，現在的成就也不會有的。我們可以斷言不論古今中外許多有價值的文章，莫不是因了窮，方工的。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是這種道理。

於青島

談加藤武雄

江寄萍

昨天讀完了加藤武雄的鄉愁，心中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難過。也許他這篇小說太能動人了吧？這是純粹描寫人間苦的一篇小說，我們讀了這篇小說能對於人生更深刻的明瞭一點。「鄉愁」這篇的大意是這樣：三個中年的母親常常抱着她們的小孩子在門口玩。這三個小孩子，一個叫芳姑兒，一個叫黑姑兒，一個叫凸哥兒。她們都是很好的鄰居。芳姑兒的父親是一個朴訥寡言的軍人。當芳姑兒周歲的時候，她的母親就死了。他給她請了一位乳母，可是芳姑兒在幾歲的時候，已感覺人間的悲哀了，她同小孩玩的時候，忽然之間，便會不快樂起來。在她的小心眼裏也許是在想她可憐的母親吧！不久芳姑兒便得了急性肺炎死了。在芳姑自己固然是可以脫離了人間的煩惱，但她却不想給別人留下了更深的悲哀。這篇小說中說到她父親的情形是這樣的：

「說到父親的頹喪　，眞是不忍見他；每到傍晚，聽了沒有氣力的靴聲，隨後憂的開門的聲音。………等了好久，却總不再聽到別的聲音。想去看時，只見主人坐在門口板臺上面，兩手捧着臉，俯伏在膝上，他大約連脫靴的勇氣都沒有了。」

一個中年的男子喪了妻之後，可愛的女兒又夭折了，他的心裏是什麼滋味，眞不是我們所能想象得來的。加藤武雄的這篇小說中充滿情感。這眞是一篇表現人間苦煩再好沒有的作品了。

他這篇小說曾被許多批評家評過。中村白葉說：「這篇裏貫澈的悲哀，就是縱橫宇宙的，深深的貫澈的悲哀；無論是俄國人，或是印度人，太古的初民，或是人類的遠孫，這篇著作翻譯了給他們看，都是無所不宜的。我也想能够寫這樣的作品，便是一生只寫得一篇也滿足了。」

我還讀了一篇加藤的小說「一篇稿子」，形容一個有婦之夫S氏，同A女士戀愛。後來A女士到別處出了，S想去找她，但他窮的很，他作了一篇二三十頁的同A戀愛的小說，想拿去賣給某雜誌社，得錢充作路費。但S是很有名的評論家，他怕有人知道他在戀愛，于是始終沒有勇氣拿出他那篇小說來給旁人看，他爲這樁事却極端的感到苦痛。這篇小說却沒「鄉愁」的情感濃厚。

加能作次郎曾批評過他創作的態度。說：「我所求於藝術的東西，一句話說來，是救助的感情。我想在這世間充滿了辛苦煩惱，從我自身的經驗上說來，也確是如此。我想到人生的苦惱，忍不住他的創痛，常常想對着或物祈禱，並且牽住了求他的救助；又想到和無論什麼人，只是同具這樣心情的人，互握着手，慟哭一番。這時能够多少的救助我們的心，現在除了藝術更沒有別的東西了。我用了這樣的心情對待別人的藝術，也用這樣的心情自己去創作。………我讀加藤的小說集「鄉愁」，心想他可不是也用了同樣的心情製作的嗎？」眞的，當我讀完他的「鄉愁」之後，覺得人間的悲苦太多了！我永遠忘不了那孤單的可憐的父親。

日本雜誌述評

傅襄謨

節目：

（一）從統計上看到日本雜誌

（二）政治・外交・社會方面的……雜誌

（三）財政・經濟・商業方面的……雜誌

（四）教育・法律方面的……雜誌

（五）農業・工業・醫學方面的……雜誌

日本自明治維新，短短三十年間，一躍而爲東亞强國。吾人展讀日本明治文化史籍，益深感於日本雜誌刋物，在歷史過程中，不僅介紹新學術，傳播新思想，其於民族性格社會生活各方面，亦頗多精警文字，直接指導國家之發展。同時朝野上下對於一般雜誌，皆感興味。遠如明治七年（西曆一八七一年）日本名流森有禮氏，自美國歸來發刋「明六雜誌」研討學術，評論事理，兼收異聞奇談筆記小說之類。在六十四年前日本文化低落交通梗塞之下，而一年中銷行民間，竟達十萬六千冊之多。後三年「民間雜誌」問世，又二年「政理叢談」創刋，首譯盧梭「民約論」主編中江兆民氏，遂成一時民權運動之指導人物。凡所論說，無不深入社會。及至明治二十二年，日本雜誌刋物，乃漸漸轉變爲資本主義化的一種商品。而喧赫一世有功於日本國民啓蒙敎育之「國民之友」，即係此時出版。主筆蘇峯生以平民主義效力社會，因執一時輿論牛耳。是爲日本雜誌發達初期。迨中日戰後，蘇峰生自遼東視察返國，忽然轉向，社會之責難紛起，「國民之友」乃不得已而停刋。此時之雜誌刋物，蓋已與社會大衆發生直接之利害關係矣。

歐戰後，自由主義者大隈重信，高橋是淸，若槻禮次郎等先後當國，對於言論自由，比較開放，而日本民間受世界潮流與經濟恐慌之威脅，社會運動隨之震動，各派思想刋物，遂如雨後春筍，盛極一時。全國雜誌約有七百種，左傾刋物，即佔二百數十種。近來右翼雜誌中常見有「日本精神思想受難時期」之說，蓋即指此也。

及瀋陽事件發生，日本政治勢力，漸漸侵入文化領域，左傾刋物，或自動解體，或被迫停刋，皆相繼滅亡。標榜「

日本主義」之各種右翼團體，則積極活躍，宣傳忠君愛國，抨擊革命思想。同時鼓吹戰爭，贊揚武力之刊物單行本等，亦應運而興。最近一二年間日本出版界之情形，尤以雜誌界，值得吾人之注意。國內新聞界，著作界，教育界，金融界，乃至外交，工商界人士，直接取材或間接參考日本出版之各種雜誌者，又復日日增多。但專門介紹或批評日本雜誌之文字，則尙未先見，故特草此篇，對於日本各種雜誌，略加評述，以饗讀者。

從統計上看到日本雜誌

日本圖書出版數量，十年間皆居世界第二位。（蘇俄首位）一九二九年，達七萬種。此後年有增加，平均四千種左右。去年度共出新書四千五百七十三種。雜誌一門，六年前尙僅三萬六千冊，去年內務省調查，則自前年一月起至十一月止，業已呈送警保局備案者，共有八萬三千七百零七冊。而雜誌總計種類，去年四月約八百零六種（註一），現在當已超過九百種外。但各種文化機關政治團體定期刊行之非賣品的雜誌，則尙有五百餘種，未曾計入。

去年七月，日本出版協會統計前年十二月截止之一九三三年度的雜誌銷行數目，僅就著名之八十三種雜誌加以統計，全年售出五千八百萬零一萬冊之驚人數字！平均每冊以日金五角計之，當亦得二千九百萬零五千元也。

其中八種婦女家庭方面的雜誌銷路，共達一千九百二十二萬冊。娛樂運動方面的雜誌十一種，銷出一千五百九十萬冊。少年，少女，及幼稚園兒童方面之專門雜誌四十三種，賣到一千六百五十萬冊。其餘政治，經濟，社會，文藝，教育，科學等二十一種讀物之銷路，不過六百三十八萬冊而已。由此可以想像日本雜誌的分野，及其讀者的差別。

進一步分解日本雜誌的流通區域，亦殊有趣。東京爲日本國都，故日本文化，政治，教育之出版物皆以此爲中心，而銷行數目，不過八十二萬餘冊。大阪四十六萬餘冊。北海道，愛知縣，兵庫縣，京都，廣島縣等，各約二三十萬冊。其他荒寒貧苦如青森，岩手，山形，宮城，等縣，亦各銷五萬冊左右，可見其國民教育之普及，與農村生活中雜誌之需要情形。此外東北四省境內，銷行九萬五千二百冊。中國都市與內地諸省及輸往美國日僑者，共爲十萬零六千四百冊。其中中國所銷者，大約有五萬冊，平均長年訂戶，當有四千人。而我國留日學生，三十年來，至少有三萬人，是訂閱日本雜誌者七八中佔一八耳。況有教育文化等機關，如學校報館圖書館，尙爲訂購之主體乎？故以記者度之，眞正留日生

回國後，恐十有七八已不展閱日文雜誌。

（註一）截止至一九三四年四月止，日本全國營業雜誌，共有八百零六種。（非直接販賣之機關雜誌，則尚有五百餘種未計入）計幼年方面雜誌五十六種，少年少女方面十二種，婦女家庭二十二種，娛樂漫畫二十二種，電影十七，戲劇七，文藝四十六，詩十，歌一六，俳句一九，美術，書法，十六，照像七，音樂九，通俗科學及無線電十二，運動體育十七，軍事四，青年修養九，語學二十六，數學二十，教育一百，法律十五，政治社會評論七十四，財政經濟商業八十一，工業四十七，農業二十八，宗教十八，理化十六，哲學精神科學十四，歷史地理十五，人類學考古學民俗學七，國學語言學九，衛生醫學三十，趣味十五，旅行登山十三，其他八種。

日本為工業資本主義國家，故文化出版物，也同樣純粹商品。商品本身幷未帶有宣傳作用，其唯一前提為如何迎合購買者——讀者——的需要。現在試看日本雜誌種類之繁多，與其數量之差異，顯然可了解日本出版界的趨向，與日本社會文化的分野。

從統計數字上，已經充分表現日本之雜誌刋物，依讀者之需要而產生與發達，同樣日本社會文化動向，又不得不受雜誌的相當支配。婦女雜誌八種，銷數一九，二二〇，〇〇〇冊，即佔全雜誌界銷行數百分之三十三，此點可證明日本雜誌界在家庭教育方面，具有驚人的權威。少年少女，及幼年雜誌，青年雜誌等三十七種之總銷為數一八，八四〇，〇〇〇冊，百分比為二九，四，證明日本雜誌界對於青年兒童教育方面，確有偉大的貢獻，和潛伏的領導力量。大衆娛樂雜誌，是一般社會人士，各種階級正當享樂者之共同對象，銷行數量佔總數百分之二十七。計有一五，九〇〇，〇〇〇冊。而社會，經濟，政治，文藝，科學等雜誌之總銷數，不過佔〇．四％而已。

反觀我國，去年雖為中國空前未有之「雜誌年」刋物亦達三百種之多，而政治，經濟，社會方面，則佔十之七八。科學文藝不過二三。專門家庭婦女讀物，更不逾十種，青年兒童讀物，亦屈指可數。娛樂方面，僅有三四種有閑階級之幽默刋物。此種文化上之衰弱現象，寧不可恥？近據「日本書籍商組合」調查，全日本雜誌總銷量，每月已超過一千萬冊，十二月結束本年度統計，可望造成一萬萬三千萬冊之最高紀錄。據此，日本人口以七千五百萬計算之，每三人約讀雜誌五冊。中國現有雜誌，姑以每種年銷一萬五千冊為平均額，則人口四萬萬五千萬人之中，僅有雜誌四百五十萬冊，是人口一百，乃得雜誌一冊，結果造成與日本為（五〇〇）與（三）之比率！

政治·外交·社會方面……雜誌

日本著名刊物中，中國人所共曉者，首推「改造」，「中央公論」二種。皆爲綜合體裁的評論雜誌。凡研討政治，批判社會，介紹學術，提倡文藝等，亦均同立於領導地位。「改造」創刊於一九一八年四月（大正八年）至今按月出版，刻已發行至十七卷第三號，適滿十六年。當歐戰後十年間，「改造社出版部」發行社會科學叢書極富（如經濟學全集）文學亦多（如改造文庫）。爲日本出版界中介紹社會主義思想最有歷史最有權威的機關。因之「改造」月刊，遂得網羅名流學者，時時撰稿，故地位日高。經濟學者高橋龜吉，山崎靖純，猪俣津南雄，小島精一，政治學者馬場恒吾，大森義次郎，清澤洌，稻原勝治，社會學者長谷川如是閑，佐佐弘雄，千葉龜雄等常有著作發表。日本社會之重視「改造」者，即以其客觀公正，又頗敢言。中國人投稿是刊者極少。惟魯迅郭沫若諸人，年有一二篇。行將出版之四月號，聞有郭氏一稿，寫武昌城下革命歷史，亦涉及中日外交云。（註二）

改造月刊每期篇幅，約五百頁。政治，社會，約佔三百頁。文藝雜項二百頁。每册定價日金伍拾錢。郵費三錢。發行所「日本東京芝區新橋三丁目十二番地改造社」預定半年日金三圓，全年六圓，郵費在內。

「中央公論」創刊於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四）較「改造」早生三十三年之久。惟過去歷史，不及「改造」之昌盛。言論平穩，亦乏特殊學說。但自中日事變國際風雲異色以來「改造」感於自身地位之重要與國家環境之困難，編輯政策，漸趨保守。故各方比較激進或精警文章，頗多披露於「中央公論」。且中公編輯人材，近常容納新自歐洲歸來之青年學者，於取捨稿件方面，亦與「改造」不同。故自去春以還「中央公論」之銷路，聞已超過「改造」。同時中央公論社出版書籍，亦頗能迎合各方嗜好。如馬場恒吾所著「議會政治論」中村恒夫所譯墨索里尼之自傳，杉村陽太郎之「國際外交錄」，平野義太郎監譯之「中國經濟與社會」伊籐正德之「軍縮讀本」等，又「非常時國民全集」七册，與目前正在編印中之「政界人物評論」若干冊，均由該社出版者。其中「中國經濟與社會」一書共上下二卷，九百九十餘頁，材料極豐。定價日金五圓四十錢，約合國幣四元。

中央公論紙張篇幅，均與改造相近似。惟定價每册八拾錢。發行處爲「日本東京市麴町區中央公論社」

其次爲「文藝春秋」月刊，以文藝論評小說爲中心，而

兼收政治社會方面之文章。在日本社會上頗佔勢力，又因主編者爲名小說家菊池寬氏，故銷路普遍，與「改造」「中央公論」共成日本現代三大雜誌。聞每月可售出三十萬冊。每冊篇幅約四百頁，定價僅四拾錢日金（增刊特刊臨時增價）。惟內容文字甚複雜，非日文程度較深者，不易閱讀。創刊於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二年）一月，出版至今文藝刊物未有出其右者。

「經濟往來」由日本評論社出版，一九二五年三月問世，仍以政治，經濟，社會，文藝之綜合體裁，號召讀者，大有後來居上，壓倒「改造」等雜誌之慨。但其中政經文章，不及「中央公論」權威之大，社會文藝兩方面，又未能與「文藝春秋」作澈底競爭。惟其經濟論文，則其他雜誌不能不讓一手也。今年四月，適滿十週年紀念，刻已印出紀念特大號，載有署名蔣介石之「打開中日關係」及王寵惠「告別日本之希望」兩文，均說明中日外交親善中日經濟提攜者。

「外交時報」創刊於一八九六年，已擁有三十九年之歷史，但爲日本政府外交當局之機關雜誌，是以銷路與信仰，皆不克出人頭地。內容以分析國際政局，討論國際問題爲主體。尤以遠東中日關係，及以中國問題爲中心之一切世界變遷，是其研究之目標。「九一八」以來所發言論，代表政府，常執筆者如大西齋，中山優，平川鐵次，小池英二等人，皆直接間接與外務省有關係。但因其材料尚豐，售價亦廉，中國政界新聞界長期訂閱者頗多。

「國際評論」係「日本外事協會」所辦，亦政府對外宣傳品之一。內容甚廣，有時事短評十數篇，特別論文十四五篇，世界重要時事述評十數篇，此外尚有「時事漫畫」「世界之輿論」（轉載各國報紙社論）「今日之歷史」（一月大事日誌）「書架」（書報介紹與批評）等數欄，極便於搜集材料。近來此間留日學生，亦多喜歡閱讀。惟該誌創刊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歷史甚淺，銷路殊不振。

每冊日金五十錢，約二百七十頁，有十八萬字。發行所東京內幸町一丁目三番地「日本外事協會」

「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雜誌」以「同人社」名義發行，一九二二年創刊，直至今日，仍爲日本研究社會問題刊物中之唯一權威雜誌。編著人員，泰半是克魯泡克金的信徒，或自由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份子。篇幅不多而售價六十錢，內容每期僅有專文一二篇，且多爲連載長篇論文，故零星購閱，尙不能一覽其特長。此外關於搜集，介紹，批判社會問題之各國各派各時代的文獻資料，約佔全雜誌五分之三，極利學者參攷。

「我觀」爲三宅雪嶺氏主編之政治社會思想方面的專門評論雜誌。在一般問題上，尚能作客觀分析。欲研究日本政局變動背影，及社會潛伏問題者，請以此書爲介！大體上，每期有七分好材料，可以作吾人參攷。

每册約百五十頁，價三十錢，發行所，東京銀座西五丁目三番地我觀社。

「解剖時代」與「政界往來」同爲暴露日本政局內幕之有名雜誌。前者由杉原正巳主編「純正新聞記者同盟」出版。後者由署名「城南隱士」之「中外商業新報」編輯局長小汀利得氏爲主幹，撰稿多新聞界有力人物，刋載以政局爲中心之評論，隨筆，座談會記錄等最多。凡欲明瞭日本政局變動得一系統概念者，可讀「解剖時代」。而「政界往來」則以人物作記事對象，材料比較複雜瑣碎，難於歸納。但篇幅較多於「解剖時代」其定價均爲三十錢一册。此外有「政界春秋」編輯方法，亦殊不惡。

「世界知識」由新光社發行，政治，外交，經濟之外，更努力介紹世界產業，地理，科學各方面的新現象。編輯以圖文並重，易於了解與記憶，頗適合一般大學生和新聞記者的脾味。但在日本國內因定價較昂，銷行不廣，同時有情報材料，無理[illegible]參考，在社會上缺乏力量。近年我國報社雜誌社訂購者頗衆。

「國際知識」係赤松祐之主編，內容與外交時報極相近似。撰稿者多貴衆兩院議員，大學教授，銀行金融家之類。國人徐道鄰「中日關係之檢討」一文，首先全文被轉譯於此誌三月號上。又主辦者爲日本國際協會，故亦爲機關御用刋物。

「轉換時代」與「讀書」兩刋物，爲日本左傾社會主義集團碩果僅存之公開雜誌。前者原名「布爾喬亞時代」以專門打倒日本一切現存政黨爲目的，故在此中，可以得到許多政黨的秘幕。創刊至今，不過四年，而東京全市大小報攤上，皆可以二拾錢代價換來一册。後者已於去年十二月改名「知識」由素負色彩之叢文閣發行。每期文章，必有一二篇或五六節文字，受內務省警保局之削除或禁止。今年一月，又有同樣之刋物由三一書房負責發行，題名「生キタ新聞」完全立於被統治的日本勞動羣衆者的見地，批評一切特殊新聞，幷分析其社會產生的由來。

「政友」係衆議院政友會的機關宣傳雜誌。「明倫」乃皇室中心主義之明倫會的對外刋物。兩者均月刋一册，售價拾錢，爲雜誌界最廉者。「國本」即日本國家主義最有威力之「國本社」的機關刋物。其他上石丸曲編輯之「東邦時論

」標榜為大衆的政經雜誌，但作稿者多海陸軍少壯人物。佐野八十衛主辦的「內外公論」蓑田胸喜主筆之「原理日本」似皆同趨一軌，努力日本主義之宣傳者。

「國民運動」由國民協會出版部發行，主要目的，在團結民族的傳統思想。「國民思想」由國民思想研究所發行，宣揚皇國主義。「國民時論」藉時事問題以研究國民主義。其他日本國家社會主義學盟所主辦之「國家社會主義」及籐岡淳吉氏主編的「國民之友」，皆以新與國家主義號召羣衆。

「社會時情」為包括報道，介紹，批判的最完全的社會刋物。售價三十錢，而內容極豐富。凡研究日本社會現象者，此種雜誌，可得不少資料。

「社會政策時報」係日本中間團體「協調會」刋行。一九一九年創辦，月一冊，以改進勞資合作關係及避免勞資正面衝突為目的。今年二月，特輯「昭和九年社會運動概論」一大冊，取材尚多。

「社會及國家」與「社會往來」兩月刋，內容頗可一覽。前者偏於決定社會運動之原則，及其在國家範圍以內最低限度之活動。後者以提出社會運動之具體主張為目的。

「時代文化記錄集成」前年九月始創刋。內容以每日各大新聞紙之一切記事，用科學方法，分門別類編輯而成。與中國中山文化教育館所編之「日報索引」大略相同。「人物評論」整個以日本現代人物為中心，批評財界，政界，文壇，教育界，各方面的特殊份子。前者約二百頁，有二十萬字，價五十錢。後者約百餘頁，十萬字左右。凡國內新聞界及熱心從事研究日本者，此兩種刋物，可以用作參考來源之一。

東亞同文會研究編纂部發行之「支那」為日本研究中國問題最早之刋物，亦最有權威之雜誌。一九〇八年即已創刋。取材完全以中國問題作核心。上海同文書院天津中日中學之教授學生，亦常有投稿。他如「華北協會」「日華學會」等特殊份子，及日本外務省「對支文化事業部」幹部人物，所謂朝野「支那通」……皆常有文章披露。

「邊疆支那」於去年五月創刋，專門研究中國邊疆情勢之唯一雜誌，亦研究中國諸雜誌中之最新者。執筆多新聞界人物，亦不少所謂後進「支那通」。如波多野乾一之類，與日本外務省頗有因緣，故一般推測，此刋物，或即與外務省情報局有相當關係。曾先後特輯「西北資源」「西藏問題」「內外蒙古」等專號。取材非不豐富，參考非不新穎，惟其中言論，實未免太過。去冬以來，國內出版界，變更題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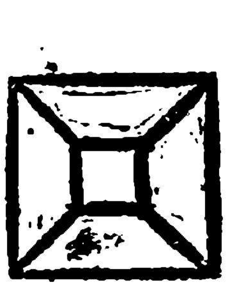
轉譯此刋文章而高唱邊疆危機，國防危機者頗多。作者在東京，常見京滬報紙時有載及。

此外東洋協會主辦之「東洋」，與「支那」歷史不相上下。而東亞經濟調查局發刋之「東亞」，其內容比較充實，每冊有「中日時事日誌」「經濟統計表」蒐集亦頗神速。由左籐負次郎主編。

「滿蒙知識」發行已十年，爲長期介紹我東北三省一般情事於日本中下社會之刋物。價僅十五錢。三年前「滿蒙時代」問世，更專門以指導移民，指導一般到東北旅行及經營商賈者爲目的。同年「滿蒙事報」亦出版，日文與中文對照編輯，故其作用，兼以宣傳東北民衆對於日本之了解。

「大亞細亞」「大亞細亞主義」及「新亞細亞」三種月刋，吾人更可顧名思義，推知他們的宣傳使命了。

（未完）



「虞美人傳」

陳乙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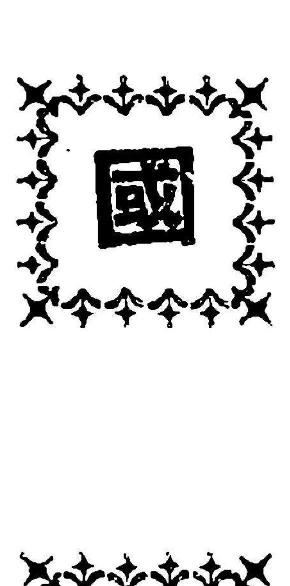
「霸王別姬」一劇，爲梅博士之本戲，知者當然不少。而關於姬的出沒，正史上記載頗不詳盡；至於野史，亦極少談到。昨日會到一新自日本歸來之友人，彼謂東京市上有一影印我國舊版之「虞美人傳」，即演義虞姬事。書中敘述姬爲蒯通女，當項羽沒落時，蒯爲項觀相，謂彼將來定有九五之尊，遂以女妻之。友人謂是書爲一流通本，極易得，且定價不昂，全書約華頁二百餘，惜途次贈與友人。

友人本非研究文學者，彼購該書亦不過作消閑之小說讀耳，故未注意原作者之姓名及出版年月。吾國書流入日本者甚多，虞美人傳不過九牛一毛耳，言之赧然。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四年六月七日起至二十四年六月十三日止

本週中日問題，已有重大演進，我方完全承認日軍要求，如更換官吏，撤消政訓處，黨部停止，取締反日，憲兵離平，關黃兩師調開，均一一實行。國府并下睦鄰敦交之明令，似此河北問題，可告無事矣，但日軍仍調大隊飛機來平津，據稱係監視實行，且欲中國政府澈底變更態度。對日軍折衝之何應欽，已由平漢路入京向中央請示，預定仍回平主持。又察北事件，本已無問題，但日方又認為意義重大，形勢似甚嚴重。金融問題，自財部撥金融公債救濟錢莊後，中央等十一家銀行組織銀團，辦理貸款。銀錢兩業又實行合作，穩固金融，滬市恐慌，可望渡過。英法等同商定派遣專家來華調查經濟事，傳定於九月間在京開會，但日本已表示反對，蓋日本對中國經濟，有其見解，自不容他國共同參加也。至於剿匪軍事，朱毛徐似欲合股於大小兩金川沿岸，憑險休息，各軍仍在圍剿中。本週歐陸局勢，無重要發展。英法內閣，均已組成。英閣包爾溫對外交頗有總攬之勢，其政策仍欲鞏固國防，推進集體安全。法閣正側重整理財政，故一時尚無暇注意外事。德國海軍軍力，已獲得英國同意，惟法國則表示保留。俄捷協定已正式換文，法俄捷三國似在同一戰線。歐局趨勢可以概見矣。





中日問題重大演進

河北問題，自日軍提出要求後，上週中（四日）我當局與以初度答復，同時我政府以為中日使節昇格，國交好轉，欲依外交常軌解決，故由駐日大使蔣作賓與日交涉，蔣使於三十一日五日兩度往晤日本外相廣田，不惟無效，形勢反而加緊，蓋日方認為在軍事範圍，應由軍部主持，自廣田六日將蔣使意見傳達軍部後，軍部當晚即訓令南京北平天津武官分向三處當局表示事件解決上所必要之重大意思，七日日本參謀總長閑院宮謁日皇，報告河北問題之經過，廣田亦在閣議報告，而日軍二十九日所提出之要求，本週日方亦已公佈，其內容㈠使于學忠下野，河北省政府移至保定，㈡中央軍撤退，㈢天津市長張廷諤及公安局長李俊襄應即更換，憲兵第三團長蔣孝先及軍分會政治訓練處長曾擴情，予以免職，㈣河北省市黨部及軍分會訓練處停止活動，並解散反日團體，㈤親日新聞社長之暗殺犯人，逮捕嚴罰，被害者之損失賠償，㈥取締排日書籍，其中條件，我方均已容納，日方仍認為我政府無誠意，謂當局政策為二重政策，蓋其認定有反日組織之存在，態度仍甚強硬，七日駐津日軍司令梅津及武官磯谷參謀長酒井等會議，同時駐京日本總領事須磨訪外次唐有壬，據日本新聯社電稱，除要求河北問題從速解決外，並對於國民政府之對日誠意之具體化，表明日本政府之率直的決意，促國民政府之善處辦法，同時對於從來之中日兩國間諸懸案，予以解決，例如，嚴格履行中國全土之排日取締，即時停止非法韓人之庇護與援助，整理舊債等問題，要求實行，關東軍復派土肥原來津，日本參謀本部中國課長喜多亦於七日由東京出發，俾與各武官協議

，而交涉之責，仍由駐津日軍參謀長酒井主持，八日軍分會委員長何應欽，發下手諭，嚴令平津軍政憲警各機關嚴密取締有害邦交之秘密團體，令云。

「國家交鄰之道、首重親睦、平津兩市、爲各國人士薈萃之區、應使中外感情融洽無間、以得增進中外之邦交、着即嚴令平津兩市長、平津衞戍司令、北平憲兵司令、注意嚴查、如有有害於邦交之秘密結社及秘密團體、務予嚴加取締、勿使存在、並將辦理情形具報、爲要」。

日方所提出之憲兵第三團：軍分會已令調該團離平，九日晨由平南下，又軍分會政治訓練處亦於八日起停止辦公，八日日本大阪新聞記者本鄉，謁何應欽，何對之談話，已充分表示容納日方之要求，茲誌談話如次：

（本鄉問）爲打開華北時局之糾紛，閣下如何措置，（何委員長答）中日兩國親善提携，爲我中央既定方針，鄙人始終本此方針，以互尊互諒之精神，眞誠無僞之態度，對於一切問題，務希得到圓滿之解決，以增進兩國國交之敦睦，（本鄉問）截至今日止，日本之希望已履行到如何之程度，（何委員長答）鄙人所採之措置，截至今日止，可說者已如貴方之所希望，凡此皆有事實證明，勿待再贅，（本鄉問）蔣委員長對此事取如何對策，對此閣下有何進言，（何委員長答）蔣委員長之根本方針，在達到中日親善提携，互謀東亞大局之和平，所有中央諸領袖、亦均抱此同一之主張，鄙人對此項問題處理，隨時均呈報蔣委員長及汪院長，並供獻處理之意見，蔣委員長與汪院長頗能採納，蔣委員長並主張凡於中日兩國國交有碍之情事，必須一律加以改善，以謀中日親善提携之實現，

日軍條件全部承認

日武官磯谷於九日晨訪何應欽於居仁堂，惟磯谷不負交涉之責，不過傳達日本軍部之意見而已，酒井高橋兩人旋與何應欽接洽，據酒井對日本電通社記者，謂此次晤談，乃『明確告以關於澈底解決河北問題之日方態度，要求解決之答覆，何答以關於本人權限外事項之處理，須遵中央指令辦法，故碍難即專答復，』酒井此次訪何，希望三日內答復，故外傳係下最後通牒，實則此次交涉，日方並非依國際交涉國家對國家之正式形態，不能謂爲最後通牒，但就河北問題而論，亦可謂含有最後通牒之若干作用，何應欽氏當將日方意見分電蔣委員長汪院長請示，十日何得中央復電，而日武官高橋於下午五時至居仁堂謁何，聽取我方答復，何當將中央意旨轉達，全部承認日軍條件，同日國府並頒睦鄰敦交之命令，可見政府當局酷愛和平之苦心矣，國府命令云：

國府十日命令，我國當前自立之道，對內在修明政治，促進文化，以求國力之充實，對外在確守國際信義，共同維持國際和平，而睦鄰尤爲要着，中央已屢加申儆，凡我國民，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爲，尤不得以此目的，組織任何團體，以妨國交，茲特重申禁令，仰各切實遵守，如有違背，定予嚴懲，此令，

何委員長赴京報告

河北問題經何委員長竭力與日方折衝，關於日方口頭表示希望我方自動改善之點，均經分別辦理，並于十日口頭答復日方，何委員長以河北問題既已告一結束，此次事件辦理情形及今後河北一切問題，有向中央請示必要，十三日晨三時率少數隨員搭乘平漢車南下赴京，沿途將視察各部隊移動情形，如無躭擱，十四日晨八時左右可抵京，何氏行前曾召集軍委舉行會議，諭鮑文樾代拆代行，必要事件再電中央請示，預定旬日左右返平，軍分會仍照常辦公，又平市治安關係重要，何南行後，已交由北平市長袁良負責，妥爲維持，鮑文樾十三晚八時在居仁堂召集袁良·王樹常·萬福麟·邵文凱等，商維持平市地方治安辦法，

河北省黨部天津市黨部北平市黨部等已奉中央命令結束，各黨部奉令後，業於十日起全部停止工作，辦理結束，軍分會於十日下令將駐平

關黃各軍相繼離平

第二十五師關麟徵部調赴陝西協剿共匪，該師奉令後，其駐北苑之部隊一旅，業於十一日起，開始移動，即用火車向南輸送，又駐南苑之第二師黃杰部，亦同時奉軍分會命令，移駐豫皖邊區，協剿殘匪，日軍十二日通知我方，謂將有飛機一隊十二架或十七架，於十三日飛來北平，係爲偵察我方軍隊移防情形，惟因天氣不佳，改十四日飛平，據傳此項飛機有三十架，古北口方面日軍十二日起開至密雲，懷柔各地，又日軍調津之「藤」「葛」

兩國迭經，於十日晚由旅順開抵塘沽，十一日來津，日飛機三架十二日趁由錦州承德飛津，上載日軍所派軍官四名，日軍駐津部隊現屆換防時期，日軍部由第四師團及第十二師團選拔約一團兵士，十二日抵津，當赴海光寺日兵營云，

日本軍部發表意見

我方既承認日軍要求，據東京十二日新聯電稱，陸軍當局十二日關於河北問題，以當局談話形式，發表如左，「此次河北交涉問題，在根本上爲在華北表面標榜親日，然而裏面則運用各機關，實行排日，其結果始發生此事，因此次交涉，現在之各種排日機構，已漸次撤消，惟華北一處縱即剷滅排日份子，而中央政府如不根本的改變其態度，則全部之消清，實不可能，而中日兩國之善鄰關係之恢復，亦不可能，故陸軍當局，不擬直接干涉，惟在裏面則不惜予以援助，因此以此次問題爲一轉機，外務省應積極的進出全中國之排日剷滅工作，而切望其努力於中日關係之調整，」又電通社東京十二日電，外相廣田以河北問題可望依華方容納日方要求，而於日內圓滿解決，故擬依有吉駐華大使抵任後，即圖使對華外交恢復常軌，而全面的進行政治經濟工作，又外務省方面，因鑒於此次問題，擬使排日取締徹底實行於全中國，同時並促其解決關稅問題與航空及無線電問題，並收回領港權問題等，而期使華北之經濟工作積極化，故刻正命東亞通商兩局，合力研究其具體案，此外更擬俟至華方舊日借欵整理完畢後，即在中國全國創辦合辦事業，現則暫派交涉上之專家，檢討產業經營方法，並顧慮其與日「滿」間之產業關係，而謀予以援助，俾克互相發展云云，

日本陸軍參議官會議，十二日下午二時在陸軍大臣室舉行，由陸軍次官橋本報告河北問題經過情形，參謀次長杉山詳加說明，並經各參議官就華方態度作二三質問後，僉强調主張，河北問題雖已告一段落，但仍有愼重監視中國全體對日態度之必要，並須積極的與外務省相提携，而令華方認識其自身在東亞之立場，至下午四時始行散會，參謀總長閑院於十三日午後一時半參內，拜謁日皇，奏明華北情勢，

又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十一日由長春飛津，十二日對外國記者略述平津之特殊地位，謂日方對此區域，並未有類似不駐兵區域之要求，渠對於目前爭議之和平解決，懷抱樂觀，目前駐津日兵，將於接防軍到後之三日內，即將撤退，此舉可謂緊張局勢現已過去之表徵云云，

日軍又提新要求說

據南京十二日中央社電稱，據外傳，日本關東軍又有提出新要求之說，聞中央對於此項消息，現在艱苦中商討適當辦法，十二日中政會議，汪院長對河北問題，曾有詳晰報告，十三日午中政會又召開臨時會議，討論此事，內容不詳，

日方抗議察北事件

河北問題，方由我方答復，察北又發生事端，據察民政廳長秦德純，十二日來平，談稱過去多倫至張家口途中，日人往來，均由領事館發給護照，省府蓋印，本月六日，三菱會社職員三人，多倫特務機關職員一人，赴張北旅行，因未携護照，被駐軍一三二師勸阻，電省府請示，省府當即電復，着即放行，而該四人抵張垣後，即電關東軍報告，外傳種種，均非確實云，日方對此事，曾向察省當局抗議，秦當晚赴居仁堂謁何委員長，報告察省情形並有所請示，何指示甚詳，秦日內返張垣，

英美仍持緘默態度

據華盛頓十二日路透電，美國對於中日局勢之態度，將不發表正式聲明，此地相信現已昇爲大使之美國駐華公使將遷至南京，如斯北平美使館之駐兵即無必要矣，又據悉根據辛丑條約爲保護美國僑民駐在天津之美國駐軍，亦將自天津撤退，俾免日本要求美兵之撤退，根據辛丑條約之其他各國駐軍亦將有同樣行動，又云關於河北情勢，美政府仍持緘默態度，惟官場對於此事之發展，正予以最密切之注意，且頗懷憂慮，副國務卿費列勃斯遵照郝爾氏之觀望態度，不願發表言論，又倫敦十二日電，華北情勢引起倫敦人士密切注意，外間傳說英駐華使館準備由北平遷南京，全屬無稽，

有吉到滬將遞國書

日大使，有吉來華履任，十二日午後四時偕參贊有野抵滬，發表談話云，此次返國，係向朝野報告使華情形，使節升格，忝膺榮命，當本

過去之精神，以敦睦兩國之邦交，而益臻親善，使館遷京，日方頗有此希望，祇以南京一時難覓得適當地點，短期內尚難實現，本人定十三日早車入京，十四日晨覲見林主席，呈遞國書，在京稍留，即行返滬，有吉十三日下午二時抵京，五時訪汪兼外長，汪定十四日晨答拜，十一時有吉覲見主席呈遞國書，

省市政府均已改組

自中央命令于學忠調任川陝甘邊區剿匪總司令後，于氏即將省府印信移交代理主席張厚琬，不日率五十一軍赴陝就新職，新任天津警備司令兼市長商震八日由平來津後，九日晨就兼代市長職後，旋赴省府舊址就天津警備司令職，商氏就任後，即赴駐津日軍司令部訪梅津，並訪日總領事川越，又市公安局長劉玉書亦於十日就職，

川西殘匪勢益窮蹙

本週剿匪軍事，徐向前殘匪，已被迫入山中，惟彭縣汶川邊境有小股匪出沒，朱毛匪竄擾瀘定後，經川康軍圍剿，八日已由瀘定潰退，湘邊之蕭賀殘匪自竄鄂西，進犯宣利恩施未逞，蔣委員長在蓉召集學界訓話，又於十日紀念週訓話，暢論川省剿匪問題，成都各界熱烈宣傳剿匪，據此以觀，匪勢或不難早日肅清也，茲將本週剿匪消息，誌其概要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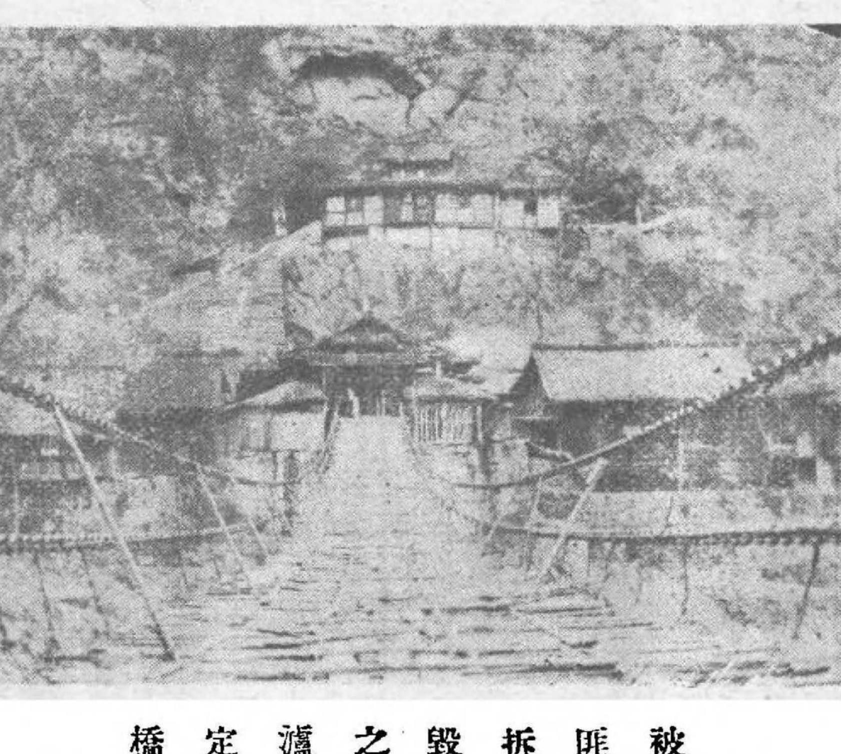
蔣暢論川省剿匪事

蔣委員長於九日下午四時邀四川大學，華西大學，及農工兩學院校長教授及高中校長，在行轅茶會，到四十餘人，席間蔣對今後教育方針，頗多指示，成都四五萬人民，八日作熱烈之剿匪宣傳運動，盛況爲前所未見，上午九時先在公共體育場舉行市民大會，各機關團體學校，俱一體參加大會，由劉湘之代表嚴嘯仟主席，致詞後，蔣之代表賀國光及戴季陶等相繼致詞，旋於高呼口號後，通過議案四件，一，致電前方，慰勞將士，二，請求蔣委員長嚴飭各軍，肅清殘匪，三，請求蔣委員長整飭紀綱，改革川政，四，請求蔣委員長奬勵剿匪有功將士，救濟受傷官兵，散會後，全體遊行，下午分隊演講，並舉行遊藝會，十日繼續舉行一日，剿匪宣傳會，九日繼續舉行，除在體育場舉行遊藝會外，演講隊仍到處宣講，蔣十日晨出席第二次擴大紀念週訓話，暢論川省剿匪問題，謂全國人民現均注意川省剿匪問題，良以川匪如不肅清，不但川省人民不能安居樂業，國家亦不能步入復興之途，繼論肅清赤匪之方法，謂不能專恃軍事力量，須充分發揮社會力量，所謂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政治力量，全在社會，如各界領袖能領導民衆，使社會有組織，使訓練有秩序，力量鞏固，則以七千萬絕對多數之民衆，消滅區區數萬赤匪，自是易事，蔣旋指出川省社會中種種惡習，並勉各領袖一致努力，改革風氣，振作人心，訓練人民，視訓練軍隊尤爲注重，最後以鄭重之語氣告誡各將領，勿存藐視赤匪之心理，謂各軍如不認眞整頓，仍蹈以前壓迫人民之惡習，不但不能消滅赤匪，且將來爲赤匪所消滅，死無葬身之地，永爲歷史上之罪人，最後謂天下無不可用之人，端在各領袖如何訓練教育耳，訓話歷四十分鐘，又川省府決於七月內移成都，川財政擬定解決辦法，㈠發行公債七千萬元，㈡中央銀行撥借現鈔二千三百萬元，收回地方銀行鈔票，省政在短期內將有一番大革新，惟公債須於六月後方可發行。

朱毛在大渡河受創

本週徐向前匪勢，六日晨七時匪大部向黃茅崗觀音山鍋石坊陣地猛襲，激戰四小時，官軍由小坪向匪右側逆襲，始將匪擊退，官軍仍扼守原陣地，其僞九軍二十五師殘部在茂縣高川坡與我二十一軍獨立二旅佟毅部對峙，以糧缺紛紛携械投誠，其餘則被官軍迫入西部山中，有小股出沒於彭縣汶川邊境，江油苦竹溝一帶之匪，亦於八日經官軍擊潰，佔領官渡，公子祠．高堂觀．沙窩子一帶，匪向桂平溪．平通潰退，李部楊團九日將尖山石前方之匪驅逐，正築碉堡，李宗久旅已進至龍池．大草坡一帶，岷江東岸已無匪踪， 其目的似仍欲於兩金川與朱毛合股， 至朱毛殘匪竄擾瀘定後，其林彪匪一部竄擾安靖堡，經劉玉垿旅追擊，當將該地克復，斃匪團營長各一，安順場方面，現僅少數殘匪，現正追剿中，我川康軍大部，現進至大小相嶺一帶，圍剿竄擾瀘定之殘匪，劉文輝部余團鄒團六日午將瀘定對岸海彭山之匪驅逐，傍晚即進駐瀘定泥頭，匪毀橋抗拒，共掩護軍隊向下游竄去，又由大渡河進竄之匪，被我軍遏阻於猛虎崗，前方激戰甚烈，匪傷亡頗衆，八日余鄒兩團已收復瀘定，據劉文輝十一日電總部報告，匪首毛澤東在大渡河方面被當地土司蠻兵擊斃，朱毛匪衆受中央軍

追剿，中途損失甚鉅，遇有傷病無法同行時，如屬匪官即殺之以滅口，兵即委棄路旁，故以數萬之衆，結果祗剩六七千人，其組織，僞總司令朱德•主席毛澤東•參謀長劉伯誠•第一軍團長林彪•第三軍團長彭德懷•第五軍團劉兼任，有第九軍團，徒存其名，匪官均以號碼及綽號代姓名，朱德『〇〇一』又稱南俄，避人偵察也，兩路匪聚合後，包圍易於着手，可節省兵力三分之二，近匪各縣碉堡，先後趕築，公路均限期築成，至蘆江



被匪拆毀之瀘定橋

按橋在瀘東南大渡河上，清康熙四十年，旣平打箭爐，於安樂村造鐵索橋，東西長三十一丈一尺，廣九尺，施索九條，覆板於上，賜名瀘定，康熙有碑文勒石於左，

上游甘溪頭之匪，已被我軍驅逐過河，天全•寶興方面仍有激戰，茂縣殘匪續向西竄，威州至理番道上，亦露匪踪，殘匪連日與我軍在瀘定一帶激戰兼旬，尤以沈村•王火山•化林坪諸役，劇烈異常，匪以損失甚鉅，乃由瀘定竄西康，企取道丹巴，以圖理懋，經余旅痛擊，向紫石關潰竄，蘆山之匪，大部向雙合場•寶興場退走，關城及沿河僅少數扼守，王澤濬旅已收復蘆城，並分佔堡子闗•使家山•底春岡等地，正派隊追擊中，又歸化亦被我軍佔領，前線進抵歸化北定關，又據劉文輝部余松林旅電告，據俘匪稱，匪首毛澤東已被夷人殺害，並繳匪槍二千餘枝，統觀本週川西剿匪形勢，因追剿各軍之逐漸合圍，使匪區日益縮小，物產富饒之區，漸入國軍之手，匪挾其所掠食物，竄往高山區域，北路江油茂縣汶川之線，雖仍有殘匪，經我陸軍之猛烈追剿，匪無停趾，向西南竄去，松潘之胡宗南師南進，不久與東路軍合圍，南路之薛岳部已達越嶲冕寧之線，劉文輝收復瀘定，朱毛竄往大渡河上游天全，蘆山之線，該地南阻大相嶺，東北有邛崍山脈，山高水急，人烟稀少；夷人强悍，土司之兵與國軍合作，匪入其中，似虎狼入阱，國軍三面合圍，使匪坐困，雖羣匪合股，亦難有爲，此賀國光所謂圍剿方略，長城與八陣圖並用，欲密網羅，殲匪於蠻荒也，

湘鄂剿匪進展順利

蕭賀殘匪，自竄湘鄂邊後，大部在來鳳，宣恩間之沙力溝，高羅，麻陽寨一帶，日前回竄距見龍山三十里之拔洞，七日復到茨岩塘，茅坪約有三四千人，又由茅坪分股竄招頭寨，邊區駐軍及團隊正分頭驅剿中，據徐源泉十日電稱，蕭匪於九日夜向我宣恩附近之碉堡猛犯，均被我保安團擊退，十日該匪以一股繞至椒園，向我某團側翼犯攻，經該團據工事堅守，並另由某團抽部出擊，斃匪約五百餘人，正清査中，其竄在大庸境內之殘部，盤據泥湖塔未溪橋附近一帶高山，經陳子賓旅何沛霖團及我王寶華王育瑛等，向匪夾攻，卒將該匪擊潰，斬獲甚多，殘部以死傷過多，分向柳樹坡黶夯子潰退，我軍即將泥湖塔收復，刻正搜索邁進，其竄賽向上台火餤山一帶者，構築工事，經陳張兩師向匪猛撲，激戰約四小時，官兵用命，將匪擊潰，殘部向汝池河逃走，徐匪彥剛殘部，經我三省大軍包圍，進退維谷，狀極狼狽，加以彈盡糧缺，內部已起極大變化，日來携械向我投誠者甚多，據供匪被我軍迭次痛剿，實力已損失過半，殘匪紛向石牛寨大坪潰退，刻我正聯絡兜剿，一部盤據大界相師山等處，經羅樹甲督飭所部，率同鄂友軍向匪夾攻，斬獲甚多，匪衆驚潰，紛向淸水舖龍王店潰退，又老虎洞相思坳茂田各地散匪，經我劉團率部分途搜剿，業經完全肅淸，岳陽通城邊境已無匪踪，

瞿秋白在龍巖槍决

瞿匪秋白自被擒獲押解龍巖後，經蔣委員長電令綏署將主席准予就地正法，已由第三綏靖區司令官李默庵，於十二日將瞿在龍巖槍决。

市場，若貨幣不穩情形長此不變，則市場即有漸次消滅之虞，因此對中國貨幣問題必須覓得切實方法，加以補救，貨幣狀況一旦改善，則中國境內實業證券英國持券人之地位，亦必隨之改善，故英政府現正努力恢復中國繁榮，以期中英兩國同被其利云，至於日本方面，據東京十二日新聯社電稱，駐日英國大使顧萊布氏於八日根據本國政府訓令，訪問重光次官通告該項趣旨，同時並強調日本政府與各國政府共同進行中國經濟恢復之基礎的調查，而促日本考慮，於是重光次官即答稱，英國之對華積極的作經濟援助之基礎調查，殊爲多此一舉，英國與列國，在此際共同的對於中國之經濟恢復，欲召開經濟會議，然我方則無此意云云，然而十二日復有巴黎電稱，謂九月在南京召開日英美法義五國會議，於是我外務省對此則持下列之見解，「以國際議會而企圖恢復中國之經濟，按東亞之現情，誠屬列國之認識，仍作昔日之夢之表現，我方無論在何種情形下，均不願列國共同取檢討中國問題之態度，此種列國行爲，誠爲開共管中國之途，中國經濟難之根源，爲美國之銀政策，如美國依然以其爲國內問題而不肯放棄之，則縱即召開國際會議，而中國之經濟難，依然爲中國之經濟難，故吾國根據該項事實，不得不反對南京經濟國際會議之召開，然我方對於中國之經濟恢復援助，業已決意，一方要求其自力更生，一方爲增進一般農民之購買力，在華北山東方面援助棉花之栽培，已進行種種對華經濟援助之實質的工作，故不願與提議國際會議之空架理論相鬥也，」

五國派經濟專家來華考察

英美法義等國派遣專家來華會商中國財政經濟問題，自英國決定派遣顧問李滋羅斯爵士於八月間啓程來華之訊後，同時並商得美法義等國之同意，惟日本則表示反對，不贊成國際經濟援助中國，九月間在南京開會之說，但據孔祥熙十三日，對中央社記者談稱，關於各國派員來華調查研究事，其意乃因我國爲遠東最大市場，各國均有商業上之密切關係，故咸望我經濟市面之安定，頗願爲我帮忙，各國前曾商定本友好立場，派專家來華，調查研究，現英方已先派財政顧問李滋羅斯爵士來華，李爲英國著名財政專家，其餘各國人選亦甚希望其爲有名之士云，法國已派定國際貨幣問題專家駐英大使館財政副參贊雷諾西，將與英代表同時啓行，美國對此事正在考慮，據華盛頓十日合衆社電云，美政府刻正考慮派遣專家來華，研究財政情況，美國派專家來華，可藉此機會調查美國白銀政策對中國之確實影響，尤其是對於中國金融與商業方面，又據倫敦十一日哈瓦斯電云，據此間金融界人士稔悉遠東事件者之推測，各國代表研究中國貨幣問題時，將分該國貨幣爲國內所用及國外所用兩種，國內貨幣將仍以白銀爲本位，惟對於國外所用之幣則將商定一種新辦法，大抵各國代表所建議之解決方法，以就本國技術上之立場爲根據，易詞言之，即英國主張中國對於貨幣與英鎊發生聯繫，法國主張與黃金發生聯繫，而美國則將要求與美元發生聯繫，是也，倫敦金融界人士對中國對外貨幣與英鎊互相聯繫一節，意見頗不一致，有表示贊成者，亦有表示反對者，則以偌大國家加入英鎊集團，轉足使英鎊地位易受損害，彼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國家瑞典•挪威及丹麥因亦隸屬英鎊集團，但因各該國對外貿易入超之故，英鎊市況時受影響，即其明證云，英人觀察此事爲有重大意義，大抵李氏抵華後，對中國鐵路情形將就兩種觀點加以研究㈠中國鐵路對英債務本金尙欠四千二百三十萬鎊左右，積欠利息亦已達四千萬鎊之多，㈡發展中國鐵路網，關於此層，當由英國再行貸欵中國，但英國工業亦可於此獲利焉，此外，李氏赴華任務，係以貨幣問題爲最主要之點，蓋自美國白銀政策推行以來，中國存銀大批流出，致使中國貨幣處於困難局勢，中國係關閉夏棉織業極大

滬銀錢業合作

上海金融市場組織，向以外國銀行及錢業爲中心，內國銀行業務雖發達，然與外商銀行之匯劃，仍須假手於錢業，自去冬以來，滬市場發生金融恐慌，錢業信用遠不如前，外銀行對之亦不如曩昔之重視，及至最近，錢業幾不能渡過五月節關，賴財部撥金融公債二千五百萬元，向中央銀行抵借現欵，得轉危爲安，於是金融市場上之匯劃問題，錢業不得不轉求於銀行矣，此銀錢兩業之所以需要合作，亦我國金融史上之一大變遷也，

銀錢兩業實行匯劃

財部既撥出金融公債，實際並未完全貸出，銀行放出之現欵亦不過一百五十萬元，而救濟押欵，手續亦太煩苛，錢業公會於十日午後四時開會，出席各錢莊經理五十餘人，錢業監理委會委員杜月笙王曉籟亦被邀列席，討論㊀財部撥發金融公債二千五百萬元事，以六折抵押太低，不敷支配，應請提高或增發公債，㊁推定會員錢莊十九人，組業務改進委會，當晚十時，錢業業務改進委員會除出席委員外，財次徐堪亦被邀列席，議決業務改進辦法五項，㊀各銀行現存各莊匯劃洋欵，一律同時轉存錢庫，嗣後各莊不再收存，㊁各莊需用匯劃頭寸，均向錢庫拆借押品，㊂錢庫需用劃頭後，提出押品向銀團拆借，㊃前向中央，中國，交通，三行所借道契押欵，六月十一日先向財部監理委會登記，或要新借道契押欵，亦於是日登記，其借法均照工部局估價九折算，㊄前向中央，中國，交通三行所借公債押欵，照本月份市價十足照借，新借亦照此辦法，將來市價低落四元時，須補繳足數，並議決錢業聯合準備庫加入銀行公會準備委會票據交換所，至十一日晨九時始散會，銀行公會，十一日開緊急執委會，當議決㊀對錢業五項辦法之第一項辦法，表示贊成，並通告各會員銀行遵辦，㊁會同銀行聯會準備委會組織匯劃寸頭及其他種種善後問題小組委會，並推定中國，交通，上海，浙江實業，浙江興業，中南，大陸，金城，鹽業等九行派員辦理，外商銀行公會亦開會，對錢莊匯劃辦法，亦一致接受，財次徐堪十一日午後五時，在中央銀行邀集銀錢界領袖商討匯劃問題，出席陳行，席德懋，宋子文，貝淞蓀，唐壽民，秦潤卿等多人，決定辦法三項，㊀各錢莊劃匯集中錢業聯合準備庫，由該庫向各錢莊集抵押品，爲此項匯劃擔保，㊁該庫可以此種抵押品向錢業監理委會換取財部撥發之金融公債票，㊂公債票取得後得向銀團押借現欵，據銀錢界表示，上海辦法實現，使匯劃流通問題全部可解決，市面愈趨穩定。銀行公會十一日緊急會議後，十二日特通告會員各銀行云，㊀各銀行十一日止所存錢莊匯劃存欵，自十二日起均撥存錢庫開戶往來，㊁嗣將各行每日所收往來戶之會員錢莊匯劃票據，統送錢庫如支用匯劃欵項，一律支錢庫，其所收外帮及非會員錢莊之匯劃票據，統由各行自派老司務收取，㊂各行如缺少必須抵解之劃頭，可以存在錢庫之劃頭向錢庫照市劃用，錢庫除向市上劃進外，遇有短缺，可商向中央・中・交三銀行拆借，拆息由三行定之，㊃各銀行因必須裝運現洋至各埠時，可向中央・中・交依照匯欵辦法請求代匯，㊄關於聯合準備委員會票字第七十四號通函，對於各行存在交換所匯劃欵項限制辦法，暫仍適用，該會並以此爲試行辦法，特組小組委員會，如有改善之處，當從詳討論，十二日午後四時半，召開小組委會，到中國・交通・上海・浙江實業・中南・浙江興業・鹽業・大陸・金城等九行代表，及銀行聯合準備委員會票據交換所經理朱博泉・副經理徐寶琦等，朱主席，對銀行公會執委會議決之辦法，更擬定詳細辦法，俾切合實際，並決定將所定詳細辦法，一方面由票據交換所通知各銀行，一方面由銀行公會轉知錢莊聯合準備庫，又財部錢業監理委會十二日午召集會議，對各錢莊送交之抵押借券道契等，審査登記頗極繁忙，四時許始散會，至於錢業集中劃頭計劃，以手續完備，十二日即實行，

續辦工商信用放欵

全國工商業迭次聯呈行政院，請迅籌救濟辦法，政院據呈後，已併案交財政實業兩部妥籌具體方案，財政八日函中央銀行及蔡增基等十一人，並訓令銀錢兩業公會・市商會中交兩行云，査本部爲救濟工商業起見，業經增加銀行資力，並規定放欵原則十條，分別函令照辦在案，數月以來，各銀行錢莊新放及轉期各欵，爲數已超過原定限制頗多，近據上海銀錢業公會主席陳光甫秦潤卿等面陳，工商業繼續請求各行莊放欵救濟者，爲數尙衆，並據上海國貨同盟會代表張子廉等面陳情形，亦復相同，本部爲貫澈救濟工商業目的計，自應由各行莊繼續辦理，玆由部撥發國庫證二千萬元，交由蔡增基・吳醒亞・杜月笙・王曉籟・陳光甫・王延松。秦潤卿・

貝淞蓀·席德懋·張佩紳·俞佐庭等領收保管，作爲各行莊依照部頒十條原則救濟工商業放欵之第二保證，庶於救濟工商之中，仍寓鞏固金融之意云云，銀錢業對此頗表信任，將來將由銀錢兩業公會·市商會·中央·中國·交通三行等，組織委會主持放欵事宜，國貨同盟會擬待該會成立後，即將各工廠登記，銀行公會主席陳光甫，八日午邀林康侯·秦潤卿·及該會會員銀行代表二十餘人討論工商信用放欵進行辦法，蔡增基等十一人，組救濟工商業貸欵委員會保管後，其辦法聯合銀錢兩公會暨中央中交三行，進行辦理一千五百萬元抵押放欵，及五百萬元信用小放欵，





英法內閣改組與歐局

本週歐陸局勢，英法內閣均改組成立，英閣進行順利，法閣經幾許波折始獲產出，拉佛爾就職後，已得國會之信任，全權法案亦通過，第一步遏止投機，以鞏固佛郎，英閣成立後，包爾溫發表演說，賡續前政府未竟事業，鞏固國防，推進集體安全制度，艾頓雖未能任外長，然關於歐陸外交，由其主持，可知英國之方針，至於英德海軍談話，已告一段落，德國已不反對噸數限制，德國要求之海軍噸數等於英國三成五，英已通知日美諸國矣，俄捷協定本週已在俄京換文，從此俄法捷三國對歐陸時局，在一聯合戰線上，同謀推進集體安全之組織，俄國對歐陸外交政策，可算成功，義亞糾紛事件，仲裁委員會已開會，英國雖努力斡旋，前途仍甚黯淡，茲將本週歐陸時局消息，分記如次

英新內閣組織成立

麥克唐納七日最末一次以首相資格出席下院，答覆邱吉爾氏關於空防之質問，全院曾起立，對麥氏表示敬意，麥氏演說，謂政府對空軍襲擊之危險，密切注意，自任命研究空防之委員會成立以來，即積極調查，委員會之第一任務在搜集情報，氏鄭重指陳，在下院宣布委員會之工作時，須加審慎，下院勿須恐懼財政支絀，將延緩關係英國安全福利之調查，因監察委員會及科學委員會對空防之整個調查，渠對研究結果頗表樂觀，麥氏嗣返回唐寧街，於下午三時四十分入宮覲見英王，麥氏即提出本人與全體閣員之辭職書，氏向英王推薦包爾溫組閣，在宮中留一小時後出宮，包爾溫氏於四分鐘後入宮，英王當令其組閣，包氏奉命後即至唐寧街，有頃復携新閣名單入宮，是時各閣員均向首相話別，至下午五時三十分大半閣員均入宮，新閣名單如下，首相包爾溫，樞密大臣麥克唐納，司法海爾珊，財長張伯倫，內務兼下院副領袖西門，外交賀爾，印度事務塞特倫，陸軍哈立法克斯，海軍孟塞爾，航空李斯特，商務倫錫曼，農業艾立特，海外自治領湯姆士，殖民馬爾康麥克唐納，掌璽大臣倫敦逵雷，勞工白朗，教育斯丹棠，運輸倍利夏，衛生伍德，郵務特萊恩，蘇格蘭事務考林斯


英新外長
賀爾

，公共工程奧姆斯皮戈爾，不管部閣員艾頓普西○此次閣員平均年齡較上屆小三歲，計爲五十四歲，其原因爲有新進閣員三人，年齡均在四十以下，據閣年齡最幼者爲麥克唐納之公子馬爾孔氏，年三十三歲，又艾頓年三十八歲，史丹萊則爲三十九歲，又麥氏父子同閣，爲英國七十年來之第一次云，前首相麥克唐納於離倫敦之前，自唐寧街發表一宣言，希望全國民對余舉國一致內閣所予之信任與援助，仍予新閣云，

▲**包爾溫發表演說**　包爾溫首相八日在希姆萊廣廳，當聽衆一萬五千人之前，發表重要演說，對於前首相表示敬意，並聲明願賡續前政府未竟事業，但一般情形變遷之處，亦當顧及之，其言曰，新政府所依賴之多數黨，較之舊政府所依賴者，其人數或稍形減少，但吾人仍希望其人數之衆，可使世界各國了然於英國全民族不分畛域，不問政見異同，咸願爲政府

後盾」，諸君對於獨裁制，贊成反對，不一其辭，特有一事，不可忘却者，即獨裁制穩定與否，全觀獨裁制能否保持其權力是也，余爲充實外交力量起見，業將外部人員加以更動，俾英國與國聯合作事宜，更易爲力，包氏繼提及國防與集體安全制度問題，謂民治主義與遵守秩序的自由制度，均有維護之價值，英國即其保障者，方今歐洲時局陧杌不安，諸君深知之，毋待贅詞，但英國國防設備，在國際實行限制軍備之前，未能臻於完善，則政府職責所在，不得不直率言之，吾人一方面當保衛國土，一方面又當推行集體安全制度，但吾國本身力量若不充足，則主張集體安全制度，即無相當效力可言，吾人一方面在日內瓦爲軍備限制問題而奮鬥，一方面對於本國安全亦不加以忽視，其故在此，要而言之，吾國政策之目的，係爲他國及本國人民祈求和平，而爲本國人民及歐洲人民祈求安全是也云，

英接受德國之要求

英德海軍談話，自上週舉行以來，據官方公報發表，兩國談話進行順利，英方代表對目前情勢加以檢討，技術問題亦經討論，衆料談話初期，英國綜述去年與日美會談後海軍之情勢，里賓特羅甫即以解釋德國海軍噸數爲英國之百分之三十五之要求以答之，并決定延會至六月十四日止，德代表團人員由里賓特羅甫將軍率領，八日返國，渡聖靈降臨節後再行來英，衆信英德兩國代表對軍艦之定型，及造艦程序之分期，意見參差，因此里氏有向政府請訓之必要也，據日本東京十日新聯電云，英德兩國政府之海軍會談，據傳英國政府已承認德國政府要求之英國海軍力三成五分兵力量，即四十萬噸之海軍保有力，十日英國政府關於會談內容向松平探刺日本政府意向，此事已由日外務省與海軍省協議後發出回答，其通告內容謂，「德國政府已向英國政府要求對英保有海軍力三成五分，即欲保有四十萬噸，然英國政府對此擬與關係各國政府，即日，英，法，義協妥前，對於德國政府，已保留最後的同意，日本政府之意向如何，請予以回答，」十一日日本政府已答復，據非官場消息，日政府之要求，並無異議，同時仍堅持日本海軍應與英國平等之要求，至於法國對此態度，據倫敦十二日路透電，衆料法國對於德海軍代表團與英政府所成立之妥協中若干點，將提出保留，聞此項妥協之基礎，爲德國所請求等於英國海軍力百分之三十五之噸位，應分配於各類軍艦，德國海軍力應遵守此比率，此即英國外之其他海軍國如增加其海軍力，德國不得隨以俱增之謂，如凡爾賽和約其他簽字國，於此議如無異議，英國擬加以接受，義國似將贊同，法國在原則上似亦將贊成，但對若干點提出保留云，又美政府答復英政府關於英德海軍談話之來文，表示其誠摯希望，甚願英德談話，可導成歐洲各海軍國之共同觀念，而成立可相互接受的艦隊標準，美政府並願此事可促成世界各海軍國依照華盛頓與倫敦條約的原則，繼續縮減海上軍備之一般協定云，又德國宣傳部長高貝爾十一日對德報記者發表談話，否認德國有攻擊俄國之計劃，并請英德携手，可保世界和平，觀此德國現時對歐陸態度，可以概見矣，而英國太子威爾斯親王於十一日向參戰退伍軍人演說，對德國有親善表示，并主張派代表赴德，以退伍軍人爲最適宜，總之目前英德間似甚接近也。

法拉佛爾組閣成功

法內閣自波益松組閣甫三日即倒後，經若干波折，最後始由拉佛爾組織成功總理兼外長拉佛爾，不管部閣員赫里歐，馬蘭，佛蘭丁，法長貝拉爾，內長巴嘎農，陸長法勃利，海長畢特利，航空部長戴南商長龐萊，財長雷尼哀，教長馬賈白，公共工程部長美朗受那克，商船部長魯斯當，勞工部長弗洛沙特，恩給部長馬保爾，農長加太拉，衛生部長拉芳，郵電部長孟特爾，國務院秘書長白賴索，閣員中計有參議員四人，即拉佛爾，貝拉爾，雷尼哀，魯斯當，非國會議員一人，即戴南，其餘均係衆議員，其原屬波益松內閣員者共十三人，七日衆院以三二六對一六一票通過全權案，于是拉佛爾新政府之地位，乃見穩固，表決之前，政府請暫止各項質問，而以此爲信任問題，經四一二對一三七票通過，拉氏曾宣讀大政方

針書，其主要點爲請求於後五月內握有特權，俾以維護佛郎，遏止投機，並請所請予之權，乃關係國家之機構與政治地位，今日公共財政之狀況，實爲佛郎唯一之威脅，全世界目光，今皆注於吾人，如君等任令吾人墜落，則吾人安全與和平之外交政府，必受危害云，特別全權案中，規定本年十月三十一日政府所頒之命令，悉限於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前提交國會追加核准云，又衆院前議長波益松前因擔任總理，故辭去議長，嗣後波益松內閣成立，未及三日，即行辭職，七日衆院舉行選舉議長，波益松多數，重行當選，法財長雷尼哀與法蘭西銀行總裁湯納立十一日會商後，決議法蘭西銀行爲遏止投機起見，應即拒絕以金條抵借現欵，惟定何日實行，尚未發出布告，衆意此舉與上星期英倫銀行請倫敦各銀行及大條商勿作遠期黃金投機之舉，有密切關係，蓋以金抵借現欵，而以之購入遠期黃金，此種習慣，殊損礙匯市上之技術的防衛也，數方面現信巴黎與倫敦或連紐約已商妥掃除私人黃金投機辦法，現所擬施行之計劃，其目的或在準備作匯率之總諒解，而爲通貨實在安定之初步云，



法新總理兼外長
拉佛爾

俄捷進行文化協定

捷克外長貝尼斯八日晨抵莫斯科 ，午後三時晋見外長李維諾夫，開始談話，直至五時始畢，所討論者係蘇捷兩國簽訂文化協定事宜，按此項協定雙方得互相舉行美術展覽會，李氏當於夜間設宴爲貝氏洗塵，并發表演說，加以推崇，蘇捷兩國最近成立互助條約，足以證實鞏固雙方相互之友誼，與雙方綏靖歐洲之共同見解，又謂柏林現正以全力反對集體安全制度，吾人亦當以全力維護此一制度，蘇捷兩國交誼，素以互相了解密切合作之精神爲依據，此後雙方經濟文化關係之發展，仍當以此項精神爲歸宿，貝尼斯當以俄語作答，謂雙方見解，絕無參差之處，雙方共同政策乃係維護和平之政策，余此行亦即此項共同政策日益密切合作之先聲云，李維諾夫九日欵待報聘莫斯科之捷外長貝尼斯時，即席致詞，對於歐洲現局頗抱悲觀，謂吾人觀於近事，益信歐洲和平今日之保障，已不若前之穩固，爲挽救起見，關於集體安全制之造成，與由國聯法制所發生一切保障之謀穩固，咸不得不加倍努力以爲之，今彼方對集體安全制，繼續作有秩序之抗拒，故吾方之擁護此制者，亦宜增强其活動力云，貝尼斯聘問蘇聯後十日由蘇聯半官通信社發表公報稱，捷克外長貝尼斯來莫斯科，與蘇聯當局分別會晤後，表示蘇聯與捷克兩國關係 ，完全滿意，過去一年來兩國提携，協同鞏固一般和平成績卓著 ，尤其是最近兩國所簽訂各項條約及協定，已建立兩國間繼續合作之鞏固基礎，且使兩國經濟關係，獲得有利之發展，至於捷蘇兩國各本其願望，就科學文學藝術方面，從事有系統之提携，此層尤有特別注意之必要，捷蘇兩國政府，因此決定委託在兩國國內原有及待創辦之團體，起草必要之具體計劃，以貫澈兩國政府所企求之目標，而圖謀兩國在智識文化上之密切聯絡，此外兩國外交當局復經討論目前國際時局，咸以爲最近迭次國際會議，及日內瓦談判中，經提出各項計劃，謀以集體努力保証歐洲各國安全，此類計劃，竟遭受阻難，念及一般和平前途，實不勝殷憂，爲此兩國外交當局，經商得同意，就目前情形，以和平不可分裂之原則爲基礎，謀實現普遍之集體安全組織，關係實屬異常重要，兩國政府決定蘇聯，法國，捷克，三方面既經簽訂互助公約，以後當繼續努力，以謀造成範圍較廣大之集體安全組織云。

巴玻糾紛解決

巴玻二國互爭格蘭察柯，惡戰三年，現經鄰邦阿根廷，巴西與智利之斡旋業已解決，停戰協定本日簽字，規定在四十八小時內停止射擊，在此期間俾雙方可通知三百七十五英里之戰線業已停戰云，按玻利維亞與巴拉

圭兩國軍隊，於五月二十九日起在殷加維區域開戰，是爲最後一次戰事，兩軍鏖戰，至八日始告結束，玻軍第四師團全軍覆沒，先是玻軍奮力進攻，其勢甚銳，巴軍退避至賴維羅地方附近森林，同時兩翼潛進，抄敵後路，玻軍陷入重圍，四周十公里皆係巴國軍隊，不得已乃向巴軍降服，其解決方案，係以議定書形式出之，規定以十二天爲限：由雙方當事國結束停戰，談判以二十天爲限，由當事國國會批准和約，並以九十天爲限，當事國軍隊當分別復員，當事國並應在九十天之內，直接進行談判，屆時直接談判若果失敗，則以爭端提付海牙國際常設法庭裁判，此項議定書共分五條，第一條，規定玻巴兩國接受約定書之後，阿根廷總統應立即召集和平會議，俾在當事國直接交涉期間，與之合作，直接交涉，務當繼續進行，至有成就之可能時爲止，直接交涉若果失敗，則和平會議應俟爭端提付海牙法庭之後，方可結束工作，又當事國於河道運輸，與商務關係，亦當在和平會議中討論之，第二條，系將停戰條件加以確定，並規定由中立國遣派軍事委員團，前往交戰地點，勘定交戰國現行陣地，而加以擔保，交戰國並應約定日期交換俘虜，中止攻擊，且不增設軍備，第三條，規定交戰軍隊應於九十日之內復員，並將軍額減至五千人之數，第四條，規定交戰國應重行聲明接受美國前國務卿斯蒂生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三日所發之宣言，此項宣言，對於以武力佔據之土地，拒絕不予承認，第五條，規定交戰軍停止開火，暨議定書所發生效力時所當採用之手續，但停止開火日期，尙未加以確定，

美復興處延長

美國復興法自最高法院判決違憲後，一時紛傳羅斯福之政策，將受一大打擊，嗣政府與國會領袖議定結果，先保留復興處之驅殼至明年四月一日止，但取消總統厘行業規之權，此案亦經五日衆院度支委員會通過，七日衆院以二百六十四票對十三票通過延長復興處，復興處處長李之堡辭職，已照准，共和黨提出授權委員會審定自動的業規案，已被衆院否決，復興處延長案通過衆院後，移交參院，十一日參院開會，公用事業銀公司案已通過，而延長復興處案，則予以擱置，

銀政策仍不變

美民主黨參議員麥迦蘭召集白銀派會議，以期重施運動迫令銀價漲至每盎斯一元二角九分，並遏止外間所傳財部現擬變更白銀政策之謠言，該參議員會以長函致財長摩根陶請求解釋白銀近今跌價之原因，及關於財部行動之謠言由何而起，白銀派集會何時舉行，尙未決定，同時哥羅拉多州民主黨參議員亞丹姆士等，則以爲今無重施運動以促多購白銀之必要，且以爲白銀政策進行認爲滿意云，財長摩根陶十一日函致民主黨參議員麥迦藍，闢美國已放棄購銀程序之謠言，銀派參議員近曾指定五人委員會，以麥克迦藍爲委員長，往見財長，欲得其關於財部購銀政策之言論；摩氏乃作此函告之，原函略謂，財部在五月底以前之十個月中，共購得白銀四萬二千一百四十九萬七千盎斯，較此十個月內之產額多二萬六千五百萬盎斯，即此數字，亦足闢政府停購白銀之謠，至於銀價何以低落及財部曾否售出白銀兩點，以渠所知，四月下半月銀價驟漲至八角一分，並非市場尋常的合法經營所致，實爲有特殊關係者操縱之結果，此種不穩健的狀況，與有力之消滅，乃有健全的發展云，摩氏末言及有無運用平準金以購白銀事，但謂平準金運用之旨趣事關美國政策，施於國際匯兌，而非用於國內幣政，故此資金之運用，如公開討論，則非公共之福，君若設想及此，當與余有同意也，此爲平準金成立後財部一定不移之政策，國會或其他政府人員從未有以此基金之運用向財部詢問者，可見此種情形爲一般人所諒解，僅與白銀投機有關係者欲詰問此種政策之是否適當耳，財部在上述時期中向外購進白銀二萬八千三百萬盎斯，皆已繳足，並收入出礦新銀二千五百六十四萬七千盎斯，同時又以收爲國有之法令收入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五萬盎斯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廿四年六月七日起
至廿四年六月十三日止

六月七日　星期五

▲北平軍分會令政治訓練處結束。

▲汪精衛到滬即晚返京。

▲駐京日總領事須磨訪唐有壬。

▲日武官磯谷由滬到津，駐津日軍司令武官參謀等開會。

▲立法院通過提審法保險業法。

▲國府下令嘉獎緬甸華僑輸將。

▲孔祥熙與滬銀界商救濟錢莊。

▲美總統任詹森爲駐華第一任大使。

▲法衆院通過全權法案。

▲英包爾溫新閣組成。

六月八日　星期六

▲國府公佈實施救災準備金條例。

▲何應欽下令嚴禁平津秘密團體。

▲中央憲兵第三團調防。

▲日武官磯谷參謀長酒井赴平。

▲新任天津警備司令兼代市長商震來津。

▲外次唐有壬赴滬。

▲財部撥二千萬國庫憑證交蔡增基等十一人保管救濟工業。

▲成都各界熱烈宣傳剿匪。

▲俄捷協定在俄京正式換文。

▲香港宣布十五日起禁中國銀幣出境。

六月九日　星期日

▲日軍參謀長酒井訪何應欽要求答復，何電汪蔣請示，日武官磯谷訪何。

▲天津警備司令兼代市長商震就職。

▲內蒙王公通電擁護中央。

▲胡漢民由港出洋赴義大利。

▲蔣電復中政會允就禁烟總監，在蓉召學界訓話。

▲外次唐有壬由滬返京。

六月十日　星期一

▲國府頒睦鄰敦交命令。

▲何應欽答復日武官高橋承認日方要求。

▲軍分會下令二十五師關麟徵部調陝西第二師黃杰部調豫皖邊區。

▲平津各級黨部一律停止工作。

▲蔣在蓉出席擴大紀念週，講演四川剿匪問題。

▲財部賦稅司發表整理地方財政經過。

六月十一日　星期二

▲國府命令法院組織法定二十四年七月一日起施行。

▲行政院會議議決(一)內政部衛生署直隸行政院(二)通過二十四年度總預算書。

▲日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由長春飛抵津。

▲河北省中學師範會考停辦一年。

▲滬銀錢業決定合作實行匯劃。

六月十二日　星期三

▲日關東軍又有新要求提出說，日軍通知北平當局有飛機一隊將來平。

▲中政會議汪院長報告河北問題。

▲日大使有吉到滬。

▲英大使賈德幹由平飛京。

▲共黨首領瞿秋白在福建龍巖槍決。

六月十三日　星期四

▲中政會開臨時會。

▲何應欽晨三時由平赴京向中央請示。

▲日大使有吉由滬到京。

▲英大使賈德幹訪汪兼外長。

論評選輯

論一般外交方針

關於一星期來日本軍方向北平我當局提出要求之事件，雖在河北于主席發表調任他職之今日，仍不能評論其內容，亦不能陳述觀察與判斷，茲所欲討論者爲一般的外交方針之問題。

以中國爲中心之國際問題，爲世界問題之一部分。現在世界問題，在種種意義上，俱切迫而緊張，又復互爲關聯，互相影響，是以中國而言外交方針，亦自以世界爲對象。其對某一國之若何肆應，亦自爲其全盤方針中之一部分也。

近年國難嚴重，國人皆注意外交，惟關於根本方針，似尚無明確之輿論。今者國難益亟，一切似不及待，惟吾人以爲必須我有確切不移之一般方針，而後可應付某一國家或某一事件。不然，觀望徘徊，中心無主，人爲狙公，而我爲狙，其危險實不可勝道也。

中國今日，既以國家無力而受輕視，又以有潛在能力之故而招嫉視。一切波動，要以輕與嫉搆成之，是以中國之至計，一方努力不受輕，一方力求免於嫉。其道如何，請試論之。

年餘以來，日方要人言論之最足動中國之聽者，惟有一語，曰：中日分擔東亞平和之責任。前日有吉大使出發來華，與日記者談話，復引此言。吾以爲就語義而論，此定爲中國一般所樂聞也。雖然，應有解釋焉。吾人以爲中國之外交方針，本應以和平爲歸宿。其意若曰：中國所需要於世界及所欲貢獻於世界者，和平二字盡之，然所謂和平者，爲對各國公開的一致的政策，假令有一國焉，欲中國附彼以形成集團，則不論爲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皆所不勝。蓋如此將爲不和不平之源，與中國根本主旨有背也。中國何以如是，則有兩解。其一：爲自己謀，其二：爲人謀。先論爲己之義。中國爲無力之國，故對任何國家，不能援助，同時其本身應做之工作太多。中國在今後若干年內，惟有專力修明內政，增進民生，其他概不暇顧。故其需要於世界者，惟保持和平，勿使中國之自救事業，受他國之牽累。次論爲人之義。各國，尤其日本，果誠意望東亞和平，則上述之中國方針，於和平最有利益。誠以中國無力而大，世界今日又甚狹小，是欲使各國不爭，最好中國不被爭。中國和平自立，爲保障東亞和平乃至世界和平之惟一方法，否則勢必因中國之故，而釀成戰爭也。由上述之意義，可以解釋日方所謂分担責任之界說。即分担責任，須以利於和平者爲限，而分担責任之前提，須日方對中國，先和平對待是也。

上述之方針，非僅外交上表示爲止，凡國內政治上一切設施，皆循此方針以行。具體言之，中國宜置全力於其自身之經濟改善，與行政刷新，以求全體人民生活向上智識進步爲其最大目的。其於各國，凡平等互利之合作事業，皆所歡迎；日本最近，可想像日本之技術資本，在華尤易發展，惟當然以平等互利爲前提。中國外交，不事縱橫捭闔，原則上一律平等，事實上就事論事。務期與一切國家，保持國際常軌之友好關係，同時不期待與任何國家結通常友好以上之關係。倘有欲利用中國之土地資源，以

違其對他國鬥爭之目的者，不論何國，一律敬謝不敏。換言之，中國不爲任何人作工具，亦不爲對任何人。不助人鬥爭，亦不需他人助我鬥爭。同時其內政上之施設，亦全力置重於平和經濟事業，常備軍以敷維持國內秩序爲限，興工業，側重利用厚生，軍需工業亦以國內治安爲對象。諸如此類，一切與對外方針相應而行。

或曰，子言其迂矣，處不測之危局談和平，幾何不爲人所笑耶？曰，吾之言，乃眞正爲東亞和平乃至世界和平設想，且認此爲中國立國最小限度之立場也，子產云「不競亦陵何國之爲」，世有子產，必有以守其立國最後之道矣。

（錄六月七日天津大公報）

◇◇◇◇◇◇

法英內閣改組感言

法國及英國內閣皆於最近旬日間實行改組。法國佛蘭丁內閣在五月三十一日因不能在衆院通過其賴以救濟佛郎危機之全權法案而辭職。法總統賴伯倫於六月一日即邀衆院議長波盆松出而組閣，不幸波盆松內閣仍蹈佛蘭丁覆轍，亦於六月四日因全權法案不能通過衆院而瓦解。六月五日拉佛爾努力組閣而未成功，六月六日畢特利與各派商組閣竟日，亦無結果。同日晚間拉佛爾第二次行組閣活動，幸告成功。六月七日拉佛爾新閣依賴里歐等之呼籲援助，竟在衆院獲得信任，以大多數通過全權法案。此後五個月內法新內閣能有特權以維護佛郎，遏止投機。英包爾溫新內閣於六月七日成立，其成立經過雖不似法新閣成立時波折之多，然從艾頓之未能接任外相及麥克唐納臨別宣言中對於今後英國內閣之舉國一致性之憂慮等觀之，殆亦經過相當波折而後告成者。但據新首相包爾溫八日發表之演說，則新閣已決定賡續前閣未竟事業，形成舉國一致力量，以鞏固國防，推進集體安全制度，殆與法國拉佛爾內閣仍賡續佛蘭丁之全權法案以擁護佛郎，如出一轍焉。

吾人在中國最近外交棘手聲中，得覩法英二國內閣之形式上的變更及其實質上的賡續，不禁深有所感：第一，深有感於法英二國新內閣俱能維持內閣之舉國一致性。覩法新總理拉佛爾之施政方針演說諄諄以佛郎之受威脅及和平與安全的外交政策之受危害爲要求通過全權法案之根本理由，及英新首相包爾溫誠懇希望內閣舉國一致性之賡續，以便使世界各國了然於英國全民族不分軫域，不問政見異同，咸願爲政府後盾，可知法英二國新內閣如何重視其舉國一致性。第二，深感於法英二國新內閣能專一重視國難救濟事業之賡續而輕視閣員個人位置之變更。觀法新閣依舊要求通過全權法案及英新閣坦然聲明願賡續前閣之經濟，外交及軍備政策，已可知法英之爲政者何等重視國家事業：再觀法舊總理佛蘭丁依舊加入新閣而爲不管部閣員，英首相麥克唐納雖身體健康狀況不佳，亦仍任新閣樞密大臣，更可知法英之爲政者初不以閣員位置之輕重大小爲念而毫無悻悻之意在於其間。第三，深感於法英新內閣雖主張內閣權限之擴大，雖要求國會授政府以獨裁的特權及獨裁的實力，然只爲有定限的擴大，只爲附期限的要求，而不期望無限的權限擴大及無期的獨裁要求，易詞言之，即深感於法英之爲政者如何能植獨裁大權於一般民意之上，而不使獨裁大權成爲脫離民意，失卻存在根基之獨裁大權。

吾人嘗謂，世上無論公事私事，凡能成功者，必非偶然，必有其所以致其成功之道。今日法英新內閣之能賡續舉國一致性，能賡續救濟國難事業，能植獨裁大權於一般民意之上，殆將爲法英二國將來在經濟上及政治上成功之要因歟?!蓋不但在事實上此種舉國一致性，國難救濟事業繼續性及基於民意之獨裁大權性，已被採用於日德美諸國（雖其間因國情之不同而有形式上的差別）而收相當的成功，且從理論上言之，在各國民競用損人利己方法以圖自救的目前轉變期中，非舉國一致本不足以謀自存，非只對事不對人決不足以言舉國一致，而同時非有植於民意之上之獨裁權力又萬不能期人事之適當及救國功業之成就，故舉國一致，只對事不對人，及

植於民意上之獨裁權力，蓋一而三，三而一之現代救亡圖存唯一方法也。然一言及此，吾人又因之而不能不重有所感矣！以經濟及政治之危亡情勢而言，並世各國殆無有甚於中國者，而對於所以救亡圖存之方法之考究，則並世各國亦無有不注意或雖注意，而不合理於中國者：試觀國難發生數年以來，舉國一致徒託空言，萬般施設，多屬問人而不問事：至於談獨裁則視民主制爲廢物，唱民治則認獨裁制爲逆行，在舉國上下之行動或言論中，其注意於並適合於現代救亡圖存唯一方法者，能有幾許？如是，則亦無怪乎召侮招禍之機日益蓄積而未有底止也。吾人願中國國民引法英二國內閣改組之最近事例爲他山之石，痛自猛省！

（錄六月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　◇　◇　◇　◇

讀十日國府命令

昨日國府命令：「對外在確守國際信義，共同維持國際和平，而睦鄰尤爲要着。」「凡我國民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爲，尤不得以此目的組織任何團體以妨國交。」吾人讀此命令後之感想，以爲我全國國民，應認識國家之地位與其需要，實行國府命令之主旨，並乘此闡明三點，願與全國人士共同致力焉。

（一）國府命令所論對外之道，當爲今後適當之方針，吾人日前已主張之。即中國所需於世界者爲和平，而所欲貢獻於世界者，亦惟和平。既言和平，睦鄰在內。雖然，此種方針之貫澈，亦至不易也，何則？共同維持和平，乃一責任問題，而盡責之道，在有國力，無力之族，空言維持和平，則恐和平其名，而屈服其實矣。睦鄰之語，應指一般鄰國，惟日本尤要。就通常交際之道而言，朋友交親，大抵爲地位智識平等之人，其在强弱智愚貧富種種懸殊者，恐甚難爲眞正意義之友。春間徐道鄰氏之敵乎友乎一文，若自身反問，恐敵友皆難。能爲敵者，亦能爲友，不足爲敵，亦未必足爲友。是以吾人以爲國府命令所云，宜爲吾族奮鬬之目標與理想，其事艱鉅，非旦夕所可企及。易言之，吾族應立志達到能負責共同維持國際和平，能與鄰國眞正敦睦，至於今日之狀，則中國人尚愧無所謂維持和平之資格也。

（二）國府命令，誥誡國民，勿得有挑撥友邦惡感之言論行爲。各界對此亟應注意檢點。蓋中國既應以和平對外，爲今後建設之目標，則對一般友邦，自以求彼此久安爲職志。中國今日，一切外來或內在之苦痛，本皆爲吾族本身過去之積因；不觀世界有爲之弱小民族，其地位能力，尙優於我，我自不振，於人何尤。中國國民今後報國之道，惟在共同反省，念玆在玆，努力前進！凡足以增加國家困難之事，概宜忌避。抑吾嘗念：中國今日，應爲鍛鍊國民之最優環境。近年因國難嚴重，各方本不無進步，然進步程度，猶嫌其緩，步調亦嫌其不齊，國民心理，仍往往陷於空疎浮夸，一部分人仍如燕巢焚幕，魚游沸鼎，不知禍至之無日，此吾人所認爲眞正可慮者。惟自今以往，一般國民，尤其全國學校青年，當能增進理解，發揚志氣，以全國一致之願力與信心，導國家於文明昌盛，以求有維持國際和平之資格也。

（三）命令中特言及遵守國際信義，吾人以爲此點甚關重要，尤其有外交之責者，宜自注意。蓋守信之道，有兩要義。其一，爲遵守條約。即中國因條約而來之國際的義務，應履行，其權利應護守。其二，則與各國交際，須恰如其分，一切以誠。大體言之，國際關係，有無數階段，皆由相互感情利害而定。譬如中國之於日本，九一八以來，局部戰事，綿亙兩年，以塘沽協定結束之。停戰者，復和之謂，亦即漸復常軌之謂。然復和云者，義如其字，應爲取銷敵對狀態，復活常軌外交。由此而論，則如昨日命令禁止挑撥，妨得國交，此爲一貫之條理。然若進一步講親善提携，則問題又另爲一事。彼此感情眞親善，利害能一致，始爲親善，始爲提携，外交辭令，固不可隨意用也。外交之要諦無他，只須實行孔子言忠信行篤敬之義。言必由衷，且須合理。國雖危弱，應有卓然自立之態！既不欺人，亦不欺己，降志辱國，宜所不爲矣。譬如就對日言，若謂希望親善，則國民理應同情，然此爲相互關係，非一方之事。若謂已親已善，則顯非事實，漫然標榜，徒失身分，吾人望當局注意之。

最後對禁止組織妨害國交之團體一言。日方每攻擊中國有秘密的激烈團體之存在，昨日命令，當因此而發。吾人以爲中國今後，一切宜完全在公開的法治軌道上進行，須努力使四萬萬同胞組成一健全團體，此外任何

秘密組織，本爲不需，固不論日方指摘之事實有無矣。

◇ ◇ ◇ ◇ ◇ ◇

時局之說明

（錄六月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此兩星期來，吾人對於時局問題，不能盡隨時充分報告之責，現在依然，今後恐仍不免如是，此吾人所深爲抱憾者。雖然，國危至此，當局之檢查新聞，自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言論界本興亡有責之義，當此時局，更應守法，故雖感對讀者職責有缺，但亦認爲無可如何之事也。

此次之河北問題，起於上月二十九日日方在平提出希望，就此而言，則以本月十日我方通知照辦，而應視爲問題之結束。因所要求或希望者，一一允從，則道理上自爲問題之已了也。惟自實際論，今後推演，益可注目，故願乘此就當局所已發表者撮述兩週來之簡單經過，同時對日方之政策，今後之推演，試作一展望的觀察，但所述者，將甚簡略，僅期遠省讀者略明時局輪廓而已。

吾人不必追述日方原提條件爲何，惟望記憶兩點。其一，我方當局，已全部承認其條件，並已實行，或正在實行。其二，旬日以來河北方面黨政軍方面之變動，當係此事影響。具體計之，曰，于主席之遷調，曰，天津市長之易人，曰，憲兵第三團離平，與軍分會政訓處撤銷，曰，河北省市黨部奉中央令停止工作，曰，關黃兩師奉令移防，而最後殿以國府禁止爲妨害邦交組織之明令。

自上月二十九日，此事起後，中國當局，即迅速分別處理。關黃兩師之移防，爲最後奉到命令者。至於交涉經過，此次日方辦理交涉之人，爲酒井高橋兩軍官，計與我當局共談論三次，(一)上月二十九日，即初提交涉之日，(二)本月四日，我當局與以初度答覆，(三)本月九日。是日磯谷武官，先見何部長，惟磯谷不負交涉之責，其接談問題者，仍爲上述兩軍官。而我方最末之答復，爲十日下午。

自事起後，日方即宣稱，決用自主的解決，即條件若不見承認將自行使其解決之意。我政府於事起之始，殆以爲使節甫昇格，國交宜好轉，欲依外交常軌解決，故將大使曾兩見廣田外相，有所談述，但日方認爲在軍事範圍，應由軍部主持。將使之活動，不惟無效，形勢反因而加緊。九日日方在平之表示，乃希望三日內答復，故一時頗傳已下最後通牒。按此次交涉，一切非依國際交涉國家對國家之正式形態，故謂爲最後通牒固非，而就河北局部而論，亦可謂含有最後通牒之若干作用也。

然則今已解決乎。曰：以道理論，爲必然，就事實論，又未盡然。蓋日方認爲所已解決者，爲上月二十九日所提之條件，而未解決其根本。何謂根本？蓋日方此次之措辭爲認定河北有反日組織及活動，故有所要求，然同時以爲反日組織之存在，其總因在我政府當局之政策有矛盾，日方名之曰二重政策。即一方言親日，一方又暗中反日，是以就日方言，此次要求之貫澈，只限於河北局部，根本上須要求我政府當局改變政策，此一義也。關於此點，我政府本已有屢度之聲明，即過去數月中，取締反日，至再至三，親善方針，早已公表，此次事起，復極力容納日方希望，同時國府以明令敦睦邦交。蓋中國政府，不但表明政府不反日，並且實際取締反日，禁止人民有妨害邦交之言論行爲，可信政府定將竭其力之所及以實行此次之命令，是則日方可以滿足乎？然而猶未也。何則？觀日方宣傳，甚責我當局雖言親日，而無所作爲，此所謂作爲，當不僅指消極不排不反不抗，而積極的更有所期待。是以觀近日日方新聞電之報告，此次河北問題，雖告解決，但中國政府領袖之根本態度，尤關重要。而所謂根本者，恐又不止取締全國反日。大抵雖全國對日空氣完全和平，日貨暢銷無阻，日僑所至歡迎，仍未必即視爲政策之改善。此又一義也。試再進一步推論日方積極的果何所期待？又在可知不可知之間，可知者，其輪廓，不可知者，其程度及內容。吾人常識觀察，中國政府方面之事，本甚易明。即自今春起，本決心謀中日國交之好轉，故日本積極的希望，倘不礙中國主權，不危及中國經濟政治命脈，則必努力適應之。日本所謂根本問題，倘在此範圍，則一切原不庸非常局面之出現，儘可由外交代表，從容討論。即河北此次之事，縱不劍拔弩張，亦大有解決可能。乃事實上，此兩星期有此等驚人之發展，同時在條件貫澈後，尚依然有不可蠡測之形勢，吾故曰可知而不可知矣。此又一義也。綜觀上述，足知目前局面，其性質甚爲複雜，吾人本其平日希望中日兩民族眞能達到平等互善之旨趣，對於時局演進之可能的形勢，實不勝杞憂之至也。

（錄六月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爲李拔可題晚翠軒遺墨　梅生

林李昔齊名望若鸞鳳翔晚翠失交臂耳熟情殊詳惜哉攖世難世亦悲滄桑得失付千秋箋墨餘百行李侯重遺跡隨處加護藏舊交骨肉恩字字皆芬香已自齊生死遂更忘短長嗟君古風誼迺根眞肺腸我亦有所感掩卷神徊徨白頭彌篤故此德今人涼

將之日本秋岳以中吳道中詩見寄舟出吳淞口次韻寄答　衆異

大艑殊嵯峨解纜一何陡舟移人不覺市樓却而走回看樹如薺不辨桃與柳船廊一佇立入海知已久滄波色不改嗟我早皓首吾知尙無涯一默澄萬有平生江海意俗眼笑衰朽覘國匪始今引鑑眞自醜蒼天本不醉國人皆中酒救醒須及時懷哉望吾友

將之黔中賦簡海內知友　纕蘅

國風社選

巢痕白下豈能忘誰遣乘風入夜郎（將由漢上乘飛機赴渝轉黔）叱馭雄心輕峻坂爭墩舊夢愛桐鄉（荊公離蔣山詩桐鄉豈愛我我自愛桐鄉）地偏求友應逾切政簡耽吟儻未妨曠代二王吾所仰龍標而後又龍場

蠡園泛舟經寶帶橋至梅園　秋岳

具區一角著湖堂打槳深深繞水鄉虹氣臥波眞寶帶霞情截嶺作金光園林但解喧車馬財賦誰憐盡繭桑到此豈徒沉陸歎扁舟當發子皮狂

纕蘅出長黔中民政率賦奉寄　季遲

南溪治略北江詩儒吏籌邊又一時金筑股肱資掀革玉珉脣齒繫安危綢繆鄉國謀多健刻畫山川句必奇想像犵鬟迎吹盛濟番河上柳絲絲

秣陵別小魯即送之黔陽幕　伯威

龍舒昔共府潭潭絕徼黔陽一騎探山外逢山君益遠

客中。途。客。我。何。堪。別。來。安。穩。書。應。寄。（杜詩幕下郎官安穩無從來不奉一行書）吟到。娵隅。語。可。語。最。憶。茅。苔。邨。酒。好。儻。憑。驛。使。許。分。甘。

晚聽水翁　子威

詩運。能。覘。國。盛。衰。獨。教。一。老。費。搘。持。留。身。每。自。矜。危。涕。餘事。還。工。賦。折。枝。（閩人謂詩鐘爲折枝詩）大。浸。稽。天。終。不。溺。衆。流。失。色。欲。無。辭。中。秋。宴。後。三。年。別。（壬申中秋會侍公坐）玉。宇。高。寒。剩。夢。思。

纕蘅膺黔省民政之命以詩寄懷　夔學

乘風。駛到。李。翺。輪。竹。馬。紛。迎。見。孺。眞。叔。季。犨。殷。覘。吏。治。要荒。天。慣。著。詩。人。未。妨。敬。業。稱。前。輩。難。得。庸。庵。作。部。民。會看。隨。車。甘。雨。徧。黔。滇。合。頌。兩。家。春。

大同府久勝樓俗傳爲明武宗巡幸所至今院本梅龍鎭故址余買醉其間初不置信或謂別在堂鎭閒姑闕其疑　叔雍

窮取。幷。州。十。萬。封。巡。邊。按。劍。是。眞。龍。小。樓。密。詔。傳。春。酌。大野。連。雲。竚。曉。烽。見。說。豹。房。多。寵。幸。絕。憐。彤。史。誤。纖。穠。承恩。正。恐。盲。翁。語。爲。到。河。湟。訪。舊。從。

新安江濱望翠微山　靖陶

二月。花。繁、草。正。肥。臨。風。無。語。立。漁。磯。水。如。中。婦。開。明。鏡。山似。高。僧。擁。衲。衣。麗。景。尋。常。行。處。有。好。懷。終。竟。異。鄉。稀。明朝。又。作。西。冷。客。不。盡。依。依。望。翠。微。

題僧六舟畫梅　疑盦

南屛。金。石。僧。馨。逸。見。豪。素。愛。君。風。致。佳。解。掃。西。干。墓。（六舟至欲會爲漸上人修墓補種梅花）百卉。皆。側。媚。梅。爲。清。冷。花。拈。來。成。一。證。入。聖。在。橫。斜。

北海老梅初放茗坐樹下得一絕　芋龕

懸冰。抱。日。已。微。酣。初。著。高。枝。但。兩。三。一。味。能。諳。香。雪。海。不勞。飛。騎。踏。江。南。

傾杯（乙亥上巳烏龍潭禊集分均得入字倚屯田散水調格）　述盦

流水。湔。裙。輭。風。吹。袖。商。量。禊。酒。今。日。謝。池。恨。草。盤。谷。瘦。柳。鬱。隔。年。愁。碧。景。陶。燕。說。舊。堂。夢。認。巢。痕。非。昔。空。潭。照。徹。吟。硯。裏。猶。有。楊。花。飛。入。　漫。嬉。落。霞。晴。宇。暗。塵。隨。馬。惆悵。中。原。夕。甚。醉。買。春。壺。繫。春。無。力。仗。滬、邊。歌。拍。粉。碎。河。山。雨。昏。庭。院。消。領。人。頭。白。看。窗。隙。尋。颺。起。游。絲。萬。尺。

談大小九卿

徐一士

古官制有九卿之稱，至明而有所謂大小九卿焉。清人之論明清大小九卿者，如阮葵生「茶餘客話」云：『大小九卿，說者不一。六部、都、通、大、爲大九卿，至今皆然。至小九卿，先以太常、京尹、光祿、太僕、詹事、國子、翰林、而益以左右春坊爲小九卿；或云詹事、春坊爲東宮官屬，不宜班之大廷，當以尙寶、鴻臚、欽天監足之；或云鴻臚僅司傳宣，非同漢晉大鴻臚，欽天僅掌占候，亦非秦漢太史令，祇可與太醫院、上林苑等；自萬歷後，則以太常、詹事、京尹、光祿、太僕、鴻臚、國子、翰林、尙寶爲小九卿，究不知始于何時。質之博學諸公，亦不能悉。』李慈銘同治三年甲子十月二十五日日記云：『大小九卿之說，朝野相沿稱之，然終未能分別。王漁洋香祖筆記，阮唐山茶餘客話，皆言之不得其詳。余按此稱實始於前明，國朝仍之，然會典通禮諸書中實止有大學士九卿之言，無所謂大小九卿也。寒夜無事，爲之參詳官制，驗以故事鈔報，旁考說部諸書，分疏於此：　明七卿（明史有七卿表）　六部尙書　都察院左都御史（按「明史」七卿年表，所列爲六部尙書及左右都御史。淸右都專爲總督兼銜，乃可不於九卿內。）　明大九卿　六部尙書　左都御史　通政使　大理寺卿　明小九卿　太常寺卿　太僕寺卿　光祿寺卿　詹事　翰林學士　鴻臚寺卿　國子監祭酒　苑馬寺卿　尙寶司卿　國朝大九卿　六部尙書　左都御史　通政使　大理寺卿　國朝小九卿　宗人府府丞　詹事　太常寺卿　太僕寺卿　光祿寺卿　鴻臚寺卿　國子監祭酒　順天府府尹　春坊庶子　至若理

藩院內務府兩衙門，皆以滿人爲之，鑾儀衛則係右職，欽天監太醫院，則係雜流，故皆不與卿列。內務府更有奉宸苑上駟院武備院三卿，亦皆爲滿缺，故亦不數也。（其於淸小九卿，原列翰林院侍讀侍講學士及內閣侍讀學士於國子監祭酒之次，當九數之二，謂：『或謂翰林講讀學士當列之翰詹科道，內閣侍讀學士當屬大學士，不得別爲衙門，且尚有內閣學士，亦不得舍彼數此，不知翰詹科道者，僅指編檢言之，不得以統學士。今搢紳錄，學士及侍讀侍講別爲起居注衙門，可知其故矣。至內閣侍讀學士，今制並不屬大學士，而內閣學士則俱兼禮部侍郎銜，不得列之小九卿也。』又謂：『京尹爲地方官，亦非卿曹也。』旋改爲順天府府尹及春坊庶子，勾却前說，更謂：『又思小九卿當數順天府府尹及左春坊左庶子，而不數內閣翰林講讀學士。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列有京兆尹，則不得以府尹爲非卿曹矣。左右春坊本與詹事府各爲銜目，故今制授庶子者得謝恩，以其爲春坊長官也。若內閣翰林講讀學士，內閣已屬大學士，終不得別爲衙門，翰林總歸之翰詹科道而已。』此說似較前說爲通。」均於大九卿無所疑，於小九卿則游移其詞。葵生未能論定，慈銘勉爲敘列，亦不免牽强也。按明以六部擬周六官之制，六部尚書曰六卿，（吏部尚書號爲六卿之長，視冢宰也。）皆爲正卿，（大理大常等寺之卿，俗亦稱正卿，對少卿而言，非此之比。）侍郎爲卿貳，言爲正卿之貳官也。六部尚書之外，益之以都察院都御史，曰七卿，更益之以通政司使大理寺卿，曰九卿。六部都通大稱九卿衙門。九卿會議，貳官率亦與焉，以同爲九卿衙門之堂官也。淸九卿因之。至所謂小九卿，則爲九卿外京卿之泛稱。曰小者，示別於九卿，因更稱九卿爲大九卿焉。所謂大小九卿者蓋如此。大九卿（即九卿）之九爲實指之數，小九卿之九則爲泛稱之詞，汪中「釋三九」所謂「實數可稽，虛數不可執」是也。小九卿云者，猶衆官之言百官耳。若斤斤按九數列舉，其於或數或不數，則

煞費推敲，而每難自圓其說云。「香祖筆記」中，未見有特論大小九卿處，惟敘述時事所及，如「壬午六月九日召集內閣九卿及翰詹卿寺科道各部郎中四品以上官於保和殿」云云，九卿以外之卿寺，即指所謂小九卿者。

近人夏敬觀「窈窕釋迦室隨筆」云：『有清九卿之制，道光以前未定。按蔣超伯南漘楛話云：「咸豐戊午夏會訊故相耆英一案，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主稿者樞堂。時焦太僕佑瀛領班，偏檢檔册，並無指定何項衙門為九卿。阮葵生茶餘客話所云六部都通大為九卿，亦得自傳聞，非確證也。焦君與家幼竹太守錫綬議，請於樞堂，除六部及四品以下衙門外，以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順天府府尹，宗人府府丞，理藩院九項衙門當之，議遂定。」』蔣謂六部都通大為九卿之說非確，夏謂有清九卿之制道光以前未定，均誤。按之故事，言九卿即包括六部在內，若六部之外，更列卿九，則須於原在九卿之都通大外，更以卿六湊足九數，祇可勉強排比以定之矣。佑瀛偏檢檔册，無所適從者，當以六部以外之所謂九卿，無案可稽，非九卿本未有定解也。六部九卿一詞，常語亦往往及之，其函義猶言六部及諸卿；此九卿之九，亦成不可執之虛數。

慈銘光緒十年五月二十九日日記，於鴻臚寺少卿方學伊應詔保舉人才事，云：『前旨令大學士六部九卿保舉人材，所云九卿者，指都察院堂官言之，故外省惟及將軍督撫。二十六日復有旨云中外大臣，未嘗及小九卿也。凡諭旨云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者，始包小九卿言之。鴻少特小卿之末，豈大臣乎？而公然薦人，樞府亦不置問，上下相蒙而已。』其詮與六部連舉之九卿，復與咸豐間軍機處所定不同。至云僅指都察院堂官，蓋以意為之，非有故事可徵。倘依咸豐間軍機處所定，學伊自亦不在其列。學伊應詔保舉，上諭於所保之前署順天香河縣知縣嚴暄，命直隸總督順天府府尹查明事迹，出具切實考語，送部帶領引見，承認其有所云九卿之資格，是蓋以六部九卿作六部及諸卿解矣，而原旨於大學士六部九卿外，外官惟令將軍督撫保舉，復申之曰中外大臣，此慈銘所以欲僅以都察院堂官當九卿，取其秩位相近，並本列大九卿之通政大理亦不數也。關於此事之諭旨，本有欠分曉處耳。

招明珊的粵謳

陳乙威

讀了本報第十二卷十二期的那篇「合肥才子王謙齋的友人一篇風流北調詞」，便使我聯想到招明珊的『粵謳』。據傳說招明珊作粵謳的動機，也是爲了一個妓女叫秋喜的。這事大概的情形是這樣：——

招明珊在清朝道光年間曾作過山東青州府的知府。當他沒作官還是舉子的時候，因爲上京赶考，路過廣州珠江，結識了妓女秋喜。兩人互相愛慕，很有偕老的意思。不過明珊前程心重，打算回來再娶她。不料一別竟成永訣了！因爲明珊在她那里住了兩三個月，從沒有提過錢，積債頗多，待明珊一走后，債主逼上門來，她無法應付，便一頭扎在江裏死了。后來明珊得中回來，聞知她的死耗，一慟幾絕。後來他用了悲憤的餘緒，便寫了粵謳。在不同的時期裏，用了「憶舊」的情緒，寫了一百二十幾首。后來即成了專書，在光緒八年於廣東西關澄天閣出版。這純粹是一種「地方文學」，完全用方言寫的。那書裏有一首「弔秋喜」，可以說是明珊的處女作，特錄出以示一斑：——

聽見你話死，實在見思疑。何苦輕生得咁（這末）痴？你係爲人客死，心唔（不）怪得你。死因錢債，叫我怎不傷悲！你平日當我係知心，亦該同我講句。做乜（爲什麼）交情三兩個月，都無句言詞？往日個(那)種恩情，丟了落水。縱有金銀燒盡，帶不到陰司。可惜飄泊在青樓，辜負你一世！烟花塲上無日開眉。

你名叫秋喜，只望等到秋來還有喜意。做乜纔過冬至後，就被霜雪欺？今日無力春風唔共你爭得啖氣。落花無主，咁就葬在春泥。此後情思，有夢你便頻須寄。或者盡我呢（這）點窮心慰下故知。泉路茫茫，你雙脚又咁細！「黃泉無客店」，問你向乜誰棲？青山白骨唔知憑誰祭，衰楊殘月空聽個隻杜鵑啼。未必有個知心人來共你擲紙，清明空恨個頁紙錢飛。

罷咯！(了)不若當你係義妻，來送你入寺。等你孤魂無主，仗下佛力扶持。你便哀懇個位慈雲旋下佛偈，等你轉過來生，誓不做客妻。若係寃債未償，再罰你落花粉地，你便揀一個多情，早早見機。我若共你未斷情緣，重有相會日子。須緊記！念下前恩義。講到銷魂個兩個字，共你死過都唔遲。

麗娜

蘇克

（一）

一個清朗的下午，我拖着疲憊已極的身體，踏着厚有寸許的塵土，從家館向回校的路途走來。四月的風，是和暖的，輕飄的。本已昏倦的頭腦，這時爽然的清醒了，使我想到易安居士的詞句：「風柔日薄春猶早，夾衣乍着心情好」，我邊走邊吟着。自然呵，在大街上，所謂吟，也不過是在心裏哼哼而已。一個頎長的，苗條的身影，這時在我眼前出現了，接着是笑聲——

「林，誰在後邊追你呢？那樣快的走，我老遠便瞧見你了。」

「丁曼，你！好久不見了。」我高興的握着她的手，望着那副總是充滿着快樂的臉。

「我到學校到處尋遍了你，快把我氣死了。」

「回頭到學校，叫聽差買幾個子的花生米，給你補補罷。」

她嬌嗔的把我的手緊握了下，便回轉身來，我們一同走到學校。

在學校裏，我們談了不少關於朋友們的生活情形，最後談到麗娜。

「林，你常見麗娜吧？」

「說起來慚愧得很，因爲功課忙，而且又教了一個家館，因此，我已很久不曾去看麗娜。還是上月裏，在X馬路上，碰見了她，也沒有多談話，她叫我去她家，到現在我還未找出工夫去看她呢」！

「她病了」。丁曼神秘的笑了下。

「病了」？我看她的神氣，我以爲她是在說謊，「什麼病？上月裏見她，的確她是瘦了點。」

「什麼病？你猜。」

「誰知你葫蘆裏賣的甚麼藥」。我看她怪樣的笑着，便這樣說。

「心病，告訴你」。

我覺得她簡直是在開玩笑，便笑着瞪了她一眼。

「怎麼？不相信嗎？你大概不知道她去西山的事吧？」

「不知道」。

「她同雷丁一塊兒去的，從這以後，故事便開始了」。

我又笑着瞪了她一眼。

這時外邊有人叫她， 聲音是她妹妹。

「我走吧？我妹妹在樓下叫我，也許家裏有了事。」她笑着站起來，說聲「再見」，便匆忙的跑了出去。

留下我一個人，在這狹長的亦頗廣大的寢室裏。寢室的寂靜，使我突然感到一種空虛。始才丁曼說的話，不期然的又湧現在心胸裏。那簡直是謠言，我想，我是知道麗娜的。她一向是那樣熱烈的愛着她的丈夫，從未不滿意過。當初爲着和他結婚，是受盡了千辛萬苦。打破重重難關，幾乎斷絕了母女的情誼。在結婚還不到兩年，丈夫因事離開她的二三個月中，便和別人，一個剛認識不久的明中學校的同事，發生了超乎友誼的關係，當然教人不敢相信呵。而且雪徵——她的丈夫，始終像她那樣愛她。然而丁曼却說得鑿鑿似眞，自己總不能造自己朋友的謠言，我想，我眞悔不該不向丁曼問一個詳細。

（二）

日子在忙亂中，毫不覺得快的已過去很久了。爲了對麗娜那件不能釋解的使我惦念的問題，我天天打算去看麗娜，天天都因事情沒個終結的連續的發生着，而總未實現。這天在百忙中，終於找出一個空閒，於是便乘車到麗娜家裏，我們已整整一月沒有見面，這在我們間，可以說是空前未有的長時間的間隔。

出來開門的，是王媽。她見是我，便笑着嚷起來：

「林先生，您怎麼很久沒有來啦？剛才我們先生還在念您哩。」

「你們先生沒有出門吧？」我隨便問了一句，也沒有等着回答，便把正關門的王媽留在身後，飛也似的跑向後院麗娜的住室裏。

麗娜正在看書，不，是在望着書出神。她似乎已聽見了脚步聲，抬起了頭，見是我，便動也不動，故意的把嘴撅着。

「幹嗎，見我就撅嘴？」我笑着說。

她也笑了，她還是那樣的度。

她站起來。她幾乎是擁抱了我，她把我推到搖椅上；她便轉身到裏屋去，拿出一托盤吃的東西，上面還放着一個極精緻的小紙盒。

「你猜這裏邊是甚麼？」她放下托盤，拿起紙盒，笑着問我。

「是甚麼？」

「猜不着嗎？你愛吃的。」

說着就把小盒打開了，裏邊是潔白色的霜糖，這是我們家鄉的特產。我有五年沒有吃過它。我如見故人很高與的拾了一塊吃着。兒時在家同哥哥們爭吃糖的情景，這時突然又很明顯的顯現了出來。回憶有時是很有意思的，椅子隨着我的得意，搖得「吱吱」的響。

「笑甚麼？」麗娜莫明其妙的望着我。

「吃着愛吃的糖了。」

她在笑聲中，便也坐下來，坐在我

的對面。我倆中間隔着一個置滿着很多食物的大理石色的玲瓏的茶几。她告訴我，這糖是一個從家鄉來的親戚帶來的，昨天才帶到。她詼說我的運氣好。她說，如果我再晚來兩天，這糖一定都會裝到她的皮口袋裏。末了，她又笑了起來，說她剛才說的那幾句話是玩話；今天早晨，她還打算給我打電話——因爲她知道我愛吃這糖。但後來想到我這許久不來，氣了，所以就給我藏起一盒。隨後她又埋怨我這一向對她態度的冷漠，並且述說了她這向生活的苦寂。

看她說話的神情，和生活的狀況，我可以判定丁曼的話係無稽之談，麗娜仍然在熱愛着雪徽呢。她是那樣的感着生活苦寂，那樣的盼望暑假，那樣的希冀着雪徽在放假後即回北平。據她說，她和雪徽來往的信件極其稠密，平均一月總有十幾封。他們的愛情是這樣隨時在進展着。她的生活，都毫無隱諱的告訴了我，使我更覺得丁曼的話是荒謬的了。她還和麗娜很好呢，造出朋友這樣的壞話；也許是聽人家告訴她的，然而沒有得到實事真相的調查，便輕易信了人，她的爲人未免太馬虎了。我很想把這謠言作爲笑話，告訴麗娜。但這時，老媽子進來了。她是來叫麗娜去炒菜。因爲麗娜說她近來發現幾種好吃的菜，她留我在她家吃晚飯，要親自下廚房作給我嘗嘗。

她出去後，屋子裏只剩我一個人了。沒有事的獨坐，我是不能忍受的。我拿了一片霜糖，便跑進麗娜的書房。我想在那裏找本可看的書來消除孤寂。書房是一個收拾得極雅致的。靠後牆放着四個玻璃書櫃，山牆那裏放着一對玲瓏的書架，都滿置着些古今珍籍。一個寫字台斜放在綠紗窗上，台上面放着一本"Without Cherry Blossom"還有兩堆書，整齊的在寫字台的一端擺着。寫字台的抽斗裏，也有很多書在放着，我翻了一下，見都是新近出版的，有些是我現在正要購買而書舖已售罄的。我很高與的拿着翻閱起來。我翻看了這本，便去翻那本。這樣的也不知翻了多少，在一本書內，我翻到一兩葉未帶封皮的信。上面的字，不是雪徽寫的；誰寫的？我想既是隨便夾在書本裏，一定是極不關重要的，極平常的。我尋着了頭，好玩的便看下去。信是這樣寫着：

麗娜，我最崇敬的，最摯愛的：

你走後，我是昏迷了。我痛恨我觸怒了你。我使我最愛的難過，我的罪實太大了。請你恕我吧！唉，我眞想自到來表白我這一顆赤誠的心啊！

旅館帳清後即進城，希望你能諒解我，賜我一見！雷丁三，二十九。

我看到信後的署名，使我驚訝得幾乎跳了起來。心不住的突突的跳着。那

謠言竟是事實！我太相信她了，還說她和雪徽很好呢。現在我是發現她的秘密了。她一定會不高興的，如果知道了。我想到這裏，似乎已聽得麗娜走了進來。我於是連忙把信夾在書裏，把書放到原處，合上了抽斗；我又趕緊站起來，竭力鎮靜自己，然而心却跳得更加劇烈了，臉也燒了起來。我好像罪人等候判決那樣的恐怖着。但這時外邊並無聲息，麗娜仍在厨房裏呢。賊人心虛，我不禁深深的吐了一口氣。

我懷着不舒適的心情，走到外間，躺到沙發上。我很想馬上就走。我覺得麗娜這樣不眞誠的對我，無異是玩弄我的人格。朋友要彼此開誠相待，是她常常說的話；現在她却來欺騙我。但表面上，她又是這樣和我要好，她也不是笑面虎一類的虛假的人。難道她是怕告訴我，我會給她宣揚出去嗎？那她却告訴丁曼，而且這樣也太無道理了，那能始終秘密戀愛呢。怕我反對嗎？如果她眞是這樣想，那她更錯了；這種事，那有別人干涉的權力。也許她今晚上會告訴我吧？她是這樣的待我好。一定的，閃爍明亮的燈光下，原是訴說心意時。想到這裏，復又高興起來。我決定到那時，一定以冷靜的頭腦來觀察他們的事實，來指示她的迷路；我決不使麗娜走向墮落的道途，也決不使麗娜陷於痛苦的境地。

但馬上又有許多疑問，在我腦海裏盤旋起來：雷丁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過去雖然麗娜也曾說過，但我們從未加以注意；現在祇依稀記得她說他時常發表文章。誰想到她和他會發生愛的關係呢？這些事，雪徽知道嗎？

正在逐一揣想的時候，麗娜却帶跑帶跳的進來了。

「林，飯已擺好了，去吃去；今晚菜炒得很好。」

她的確是一個値得人敬愛的女子，活潑而沉靜，又儉樸，又能幹，又有思想，無怪雷丁那樣顚倒她。我想着，不由望她笑了笑。

「笑什麽？」

「得吃好吃的菜了。」

「幹嗎，作的不好。」

「你這人眞怪，祇許皇帝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她也笑了起來。

我倆說着已走到飯廳裏。

在吃完飯收拾完畢後，已快八點鐘了。為了等待那件事的告訴，便又坐下了。麗娜也在沙發上坐着，默默的。這時屋裏很靜，祇有棹上的鐘，很有節奏的「嗒嗒」的響着。

「該說了吧。」我想着，便望她一下，她的確像在思索什麽事似的。

我也沉默着。我是在期待她開口。鐘「嗒嗒」的，一分二分……八分

過去了。

然而她仍是在靜默的躺着，閉着兩眼。

我實在不能忍耐着讓時間在沉默中渡過。

「麗娜，幹嗎不說話，想甚麼事呢？」

「…………」

「睡着了嗎？」

她睜開兩眼，望我笑了笑，笑得很是勉强。

「我前天買了一副跳棋，總沒有人和我跳；我倆下跳棋吧？」她說着，便從沙發上跳了起來。

「不，我一會兒就走，我們還是談一談吧！」

「好玩得很呢！」

她不等得我同意，便跑到裏間，把跳棋拿了出來。

我感到一種失望的氣憤，誰有那種工夫？我很生氣的瞪了她一眼，但她一點也沒有覺得。她倒出那些紅綠色的棋子，一個一個的擺着，而且還催促着我。

我只好勉强的敷衍着。我無心的機械的跳着棋子，結果，出我意外的，我反而勝了。

在下棋的時候，我倆很少說話。自然，那件事的告訴，還是沒有實現。一種被欺騙的侮辱，使我深切的感覺着。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馬上便站起來要走，態度的突然，使麗娜極其驚訝。她睜着兩隻大眼睛望着我，後來又走到我面前，帶着極難過的樣子，要我再坐一坐；但我怎能忍受下去，我終於憤憤的走了。

（三）

轉瞬間五個禮拜便過去了。在這五個禮拜內，麗娜不曾來找過我，或給我打電話。我也沒有去看她；一則是爲忙，二則是爲上次事的氣憤尚未洩除。但今天把許多事都暫告一段落後，心便從忙迫中解放了出來，又輕鬆，又愉快，一切愁困，一切怨恨，統統的不留些微的全被快樂的心情降服了。這時我想起了許久未見面的朋友們，想起了麗娜。到底交往已深，對於她這長時期的不理我，反而惦念起來。於是便跑到電話室給她叫了個電話。我想請她原諒我上次的失禮。然而電話叫通後，接電話的說她不在家。那裏去了？不會是因她生了我的氣，告訴接電話的不傳我去的電。明中這時沒有她的課，我知道。也許同雷丁一塊兒玩去了吧？我的心，極覺悵然。

天是一天一天的熱起來。白日在街市中灰塵裏走，無異是上了蒸籠。一個晚上，在足足跑了一天後，回到學校裏，雖然馬上便洗澡；然而，我住的小樓上，以及爲樓環繞的院子，較街上悶熱

多了。晚上的街市，爲涼風一吹，是涼爽的，宜人的。我這時復又想去街上了。同屋亦在嚷着熱，於是我便約着她一同到街上走走，順便又走到咖啡館裏。那時已將近十點鐘。我忽然想起麗娜。上次打電話她不在家，晚上她是不出門的；於是我便借用了咖啡館的電話。我想這一定可以捉着她的。近來到底行踪何處，我想使她從實招來。我一方面計劃着審問的方法，一方面又好笑着。「叭」的一聲，電話接上了，那邊還是那個接電話的，一個才上工不久僅晤過一次面的人。

「喂，找你們先生。」我聽到他的聲音後，急忙的說。

「沒有在家。」

又是不在家，我很爲悵然。兩次她都沒有在家；也許她眞告訴聽差不傳我的電話了吧！

「喂，她那裏去了？」

「不知道。」

「幾時出去的？」

「我也說不上；好幾天就沒回來了。」

好幾天就沒有回家，這太奇怪了。一定又是同雷丁一塊兒玩去了。我想王媽對這事，也許知道清楚點；於是我便說：

「喂，你叫王媽來。」

「她早已睡了」。

「怎麼這樣早便睡了。」

「我們先生不在家，她也沒有事作」。

我只好哼一聲把聽筒掛上。對於他們這樣貪玩而忘掉了朋友，荒廢了事業，感到極端的不滿意。麗娜同雪微絕沒有爲着愛，防碍過他們的事業。他們才是眞正的一對愛侶，把愛當作了使生活上進的力量。

我回到我的坐位，心裏仍在不高興着。同屋的談笑，我也無心去聽，我只唯唯的應着。吃了一杯冰激淩，便和同屋的回校了。

夜裏也沒有睡好。麗娜的事，總是在腦裏縈繞着。天將明，便起床了。想到明中今天有麗娜的課，於是便在快要上她課前幾分鐘，往明中去個電話。打通後，這才使我知道她連明中的課已有三個禮拜沒有去上了。

事情未免太奇突了。照她平日的思想來說，她絕不會爲了個人的享樂，犧牲各種工作的。這一定是雷丁從中作祟，好一個雷丁，引麗娜走到這樣一個墮落的途徑。麗娜如果不早回頭來，那前途，是如何的危險呵！

想到這裏，使我感到一種恐怖，我覺得麗娜是已到了惡魔的唇邊，如果不去救她，轉眼間就會被惡魔呑掉的。我應該呼喊，我決要負起我爲友的責任。我走了好幾處打聽她的消息，但她們也

同我一樣的不知道，而且也正在焦急的探聽。就是丁曼，這時也茫然。以前她原是聽她哥哥告訴她的。

據王媽說，麗娜是在三個禮拜前的一個早晨出去的，她手裏只拿一個小箱，說去親戚家，二三禮拜即轉回。恐怕親戚就是富丁吧？我們猜想着。

（四）

薔薇花已凋零，接着茉莉花又復出現在同學們的衣襟上。宿舍已成了花屋，外邊的人進來，聞到花香，總是這樣的稱道。然而宿舍裏的空氣，同時也是緊張的，因為一年一度的學年考試，不久就要舉行。一般同學，平日很少把所有的功課都注意到，這時為着學分，却不能不都看看。有的寫筆記，有的看參考書。同朋友們為了探聽麗娜的事，整天在炎日下奔跑的我，這時也只好偏勞她們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預備第二天的功課，接電話的聽差進來了，說有姓丁的給我來了電話。丁曼嗎？我感到一種興奮。我很快的跑進電話室裏。

「喂！」

「喂，林先生吧？您快來啊！我們先生昏過去了。」

說話的是王媽。

這突來的消息，像一個響雷，使我極為驚嚇。我渾身痙攣着，只覺一陣一陣的寒冷在侵襲着我；我兩腿無力的，不覺就倒靠在旁邊的椅子上了。話也說不出來啦，經我努力掙扎的結果，才吐出幾個字：

「什………麼病？」

「不知道。請醫生到現在還沒有來，林先生，您快來吧！」

她似乎是很急忙的，說到這裏，便把電話掛上了。我也只好把聽筒掛上。兩腿仍在顫抖着；然而這時不知那裏來了一種力，使我迅速的便跑到樓上，拿了幾個銅子，復又匆匆跑下來。

走到學校門口，迎面擁來許多爭僱僱的洋車夫，我把地名告訴他們，也不及講價錢，便跳到最先拉到我面前的洋車上了。

一路上，似失掉了知覺，昏迷地讓車夫拉我到了目的地。

也沒有覺查出是誰給我開的門，我便一直的跑進後院裏了。院子裏也沒有人，在昏暗的燈光下，顯得極其寂靜和悽清。我感到一種恐怖。我懷着一顆抖動的心，向北屋走去。北屋的紗窗裏，隱約的可以看見有幾個男女的頭在動着。我走了進去，最先發現我進去的是丁曼。她不待我向她招呼，便向我搖一搖手，意思是不叫我說話。

我剛要開的口，於是又閉上了。我木立在那裏吃驚的望着她。

她走了過來，拉着我，要我到書房裏說話。隨着她來的，有亞生，冰如，

之文三八。他們把我擁到書房裏，我是再也忍不住我的眼淚了。我茫然的隨她們倒到沙發上。

「林，你不要難過。剛才醫生來看過，給麗娜打了一針，說是受點刺激，沒有什麼危險。」丁曼安慰我說。

「現在正在睡着。」亞生接着丁曼說。

本以為麗娜的病，已到了不易挽回的地步，這時聽了他們的話，心才舒展點。

「麗娜到底得了什麼病？事情眞來得太奇突了。」我望着丁曼，說着不由又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眞是誰也想不到的！」元文一邊走着，一邊感嘆着說；然後又站着，望了望大家。

丁曼也望了望大家 ，終於望着我說：

「打胎病」。

「什麼病？」我吃驚的問，眞疑我是聽錯了。

「打胎病」。丁曼似乎很吃力的又重複了一句；復又嘆了一口氣。

「雷丁這傢伙太可惡，害麗娜到這步田地！」愛沉默的冰如這時已憤憤起來。

一切我都恍然了。當初我發現了雷丁給麗娜的信，我竟是那樣的坦白，純潔，絲毫不懷疑他們。我是太尊重麗娜了，想到她是已結了婚；我還為她設想那麼多呢。現在她已打了胎，而我還蒙在鼓裏。

幾日來，層出不窮的發生些想不到的事。我的心實在已紊亂到不可再收拾的情況，身心亦極感疲乏。我閉着兩目，復又倒在沙發上了。

「林，怎麼，不聽下文了嗎？」丁曼躺到我身旁問。

當我就要睜開兩隻困乏的眼時，似連珠般的話語，却在我耳旁響起來了，使我連插話的餘地也沒有。她給我敘述了這樣一個憤慨的故事——

她說她今天黃昏時從市場回來，順便走到這裏來打聽麗娜的消息，門叫開後，是怎樣的驚奇，徽風夾出一陣陣的悲切的呻吟聲，從後院麗娜的住室裏。這時王媽正上前院來，見了她，告訴她麗娜已回來五六天了，而且有病，病得很厲害。她悄悄的，慢慢的隨着王媽走到麗娜屋裏，她又是如何的吃驚呵，那床上躺着的，是一個瘦得不堪的人，那裏是麗娜！她嚇得幾乎喊叫起來。床上人，似乎已察覺有人進來，睜開了兩隻無力的眼，望了她一會，便有氣無力的哭起來。她走到床前，問她的病，她先是支吾着不說，過後便也照實說了出來——說她是怎樣的認識雷丁，雷丁是怎樣的對她一味般懃着，願意同她作一個最好的朋友。她是一向主張交朋友不分

性別，於是也便在微笑中敷衍了他。他後來時常邀她出遊，她獨自在家有時總嫌寂寞，於是便應允了他的邀請。一天他邀她去西山玩，她原說不去，後來聽到他已在香山旅館定了兩間房子，覺得不便辜負人家的好意，於是便去了。在第一夜，他們是很快活的玩，一直玩到晨兩點鐘；第二夜，他買了許多酒食，預備飲酒賞月，因爲他們住的屋子，窗子全是向着南方。這一夜他們喝着，喝着，談笑着，他們很快活，他們喝的酒也很多。她原是喝酒不會醉的，這夜却醉得竟然連身子也支持不住了。她到現在還懷疑她喝的那瓶酒裏面放的有東西。她從前喝的比這還要多，就沒有醉倒過。然而，就在這時，雷丁，那可惡的東西，像瘋狂了般的，强姦般的把她抱着了，竟然拿她作了他發洩獸慾的機械。其先她心裏還明白，吃力的掙扎，吃力的號叫；但就像夜間魘着似的，口足都失掉了作用，後來便也模糊不淸了。這樣誰知過了多久，她才醒轉來，時天已黎明。她發現身旁正在酣睡着的雷丁，便想起了夜間事，她是如何的難過，如何的氣憤。她眞想把他弄死，似乎才可稍稍消點氣；但她那有這種力！她祇有氣憤的懷着侮辱，懷着已碎了的心回到家來。但她一想到她所受的侮辱，是如何覺着無面目見一般朋友，一般愛她的人；而同時她又是如何的矛盾：當她每每無法解慰，而實行自殺時，便想起了愛她的人，想起了未完成的事業，想起了一切，便又不忍死去，覺着死去是如何不值；因此，她曾幾次的舉起刀，而又幾次的照樣放下了。但女人天生就是不幸的，在這些事上，無論女人受到多麼大的侮辱，結果却會得到比這更大的罪苦。自這以後，肚子便一天一天的不同起來。她本就不喜歡在年青正當有爲的時期養孩子，這時她更不願留下這可憎的侮辱的種子，所以便毅然決然的採取了打胎的手術。她在醫院裏整整住了一個月。有一個時期，極其危險，她是再也想不到還能見着愛她的人們。這一切的一切，在她出院的第一天，便作了一個詳細的報告，給雪微。她不願他們中間有絲毫的事隱瞞着。她想，這種被人欺騙的不幸的遭遇，雪微一定很諒解她，安慰她。誰想到今天晚上，就在大家正在吃飯的時候，雪微信到了，是這樣一封出人意外的信！麗娜看後，神態馬上變了，這給她的刺激實在太大。她哭了一會，便昏了過去。丁曼又說她自己是缺少病的經驗的，對於作主治療，很感困難；所以叫王媽把我們都請了來。

我一邊聽着，一邊憤恨着。聽完後，一種悲憤交織的複雜情緒洶湧在我的心頭。女子天然的不幸，以及社會制度的惡劣，男子的鄙卑，黑影般的侵襲了我的心，使我感到我好像已被處在一個

黑暗無邊的深淵裏，再也見不到祈禱着的明天了！我的四肢已似乎被束縛起來，呵，那不是狠虎正向着我走來了嗎？我掙扎着恐慌的喊着：「天呵！」

但就在這時，一陣呻吟聲，從麗娜屋裏傳了出來。大家都同聲說：「麗娜醒啦！」

我隨着他們蜂擁的走到麗娜屋裏，床前已站了好多人。我同丁曼擠到床前。呵，麗娜是那樣的黃瘦呵！她是在哭泣着哩。

「麗！」我走近前去，輕輕的叫了她一聲。

她無力的睜開淚眼，又把手伸了過來。我握着她的手；她是那樣傷心的悲淒的哭了起來。我心裏難過萬分，竟至一句話也說不出，只緊緊的握着她的手，望着她那哭得顫動的瘦體。

丁曼等也在低泣着。沒有一人說話。這裏是顯得異常的悲寂和悽慘！

她整整哭了二十分鐘，才昏昏睡去。

我拉着丁曼，走到外間，心裏感到無限的悽楚，頭昏沉得再也不能支持了。我倒伏在丁曼的肩上，冥想着婦女的不幸的命運，以及社會制度的不良。

「林，你來看，這是雪微來的信。」亞生在桌子那邊叫着。

我抬起了頭，投給亞生一個憎惡的眼光。呵，他們都是具有男性的自利的傳統思想的，他們永遠不會認識女子的靈魂的。

我無力的把信接了過來。信只一張，簡單的稀疏的這樣寫着：

麗娜：我眞夢想不到在分離的三四月內，你作出這樣一樁事來！接不着你的信，我還以爲你是病了，異常的焦急，無時不在惦念中。誰知你却是在忙着打破男女交友不分性別的紀錄！現在已得了這樣的成績！什麼酒裏放有藥，一切我都明白的。唉！我也不願多說了。

暑假在即，明日許即請假返平。一切事，俟到平後看情形談吧。

願你快樂！

雪微六，二十二。

「好一個無情的；說出這樣冷酷刺人的話！」

我把信擲在桌上，我眞想把它撕碎。

「我想他是一時的氣憤吧？」亞生笑着代爲解釋說。

「就只有你們男子，會發生這種豈有此理的氣憤」，我眞討厭他了。

「也只有你們男子會推測你們男子的心理。」丁曼也是憤憤的。

這時桌上的鐘，「噹噹」打了兩下。大家這才覺得夜已很深了。自然的都同樣的起了困倦的顏色。因爲床鋪的窄

狹，丁曼提議她同冰如留守着麗娜。我明天還有考試，因之便也隨着大家悵悵的走了。

（五）

第二天上午剛下課，丁曼就打來個電話，告訴我，麗娜下午搬往海甸冰如的侄兒家去住。她不願再過兩性的生活了。她現在才相信她的根本觀念「男子不會了解女子」是不錯的。丁曼又告訴我，她夜裏睡得很好，只醒了兩次，對於這件事，她已看得很開了。關於她以後的住址，丁曼說麗娜要我們守秘密，如果雪微回平向我們探問她的去處的話。她說她自有方法對付他。也不讓我們告訴給亞生之文等，因為他們總是在一條線上站着的。

我聽後，才稍覺舒適。但想到這夢幻似的人事的變化，不禁又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雪微如果在寫信的第二天動身的話个晚就可到平。他回到家裏，看到屋在人去的情境，聽到用人的莫明其妙的話語，會起怎樣的感覺，以後他對麗娜將要採取什麼樣的態度，我很感興趣，而且很急切的揣想着，渴望着他的表演。

附記　這篇小說的主角麗娜，是我的一個最親切的朋友。我希望我這位朋友，會有一個好的命運。我整天的為她禱告着。但是不幸的消息，而今傳來了，因為生產流血過多，終於就這樣無生氣的白白犧牲了！我除了感到婦女們的天然的不幸外，特寫了這篇來紀念她。

二四，五，二六，北平。

本刊第十二卷第二十一期內所載（送李苧龕之貴陽序。）乃湘潭袁伯夔（思亮）所作。袁君與合肥李木公（國松）新城陳病樹（祖壬）同為義寧陳散原先生高第弟子。並以古文辭名於時。世所稱陳門三傑者也。前刊漏登作者姓名。特補誌於此。

編者誌

歸來（續）

蘇俄Gleb Alexeyev著
言平譯

（七）

剩他自己，施德本也睡不著啦；就走到院子裏，在台階上坐着。東方的曙色，映出很厚的秋雲；黑暗的楊柳，雨水澆黑的籬笆，以及昏黑的潮溼馬路，都漸漸的變成灰色。大地之上，被秋夜遮成黑色，人的魂魄也要隨之昏瞑。施德本想對種種事情，加以思索。頭幾年也是這種樣子，當施德本出門工作去的日子，家裏他的份內事項，都歸他的妻子經營去辦。但現在呢，有新的事項突然發生，將一般舊日秩序，像推倒一口空缸那樣的容易，完全推翻；若想明白其中情由，又不可能。沒有個人私有的土地，女人們所掙來的麪包，是從集合農場掙來的。而掙來的方法，不是用施德本的牲口和傢什，也不用他上年秋天，作的那張新耙子。換一句話說，她掙麪包的方法，跟他掙的，跟他在城鎮上所能掙的方法，完全一樣；——但是他却什麼沒有能掙著。

「我必得吃她掙來的麪包，那不能罷？」他想到這，打了一個戰慄。他這一輩也沒有這個時候。他這一生的習慣，他的人生哲學及命運的見解，完全顛倒推翻。又一想：那完全是荒謬——當時施德本就站了起來——他是個傻子怎的，先頭那時候，只要他往她嘴巴子上打一下，她立刻就可曉得她的地位；他也不用坐著等候他的女人，好像等客似的。那是他自己的錯誤。又一想：若是他只要能帶些錢家來怎樣呢……「也不在乎那一點。」他自己駁著自己大聲的說著，當時打了一個冷戰覺著脖領以下很涼。然而他似乎還得考慮考慮，以探討生活的真現象。有一次，在工人宿舍開會，施德本記得，有人說到社會主義者之競賽，及高級工隊等字樣。有某演說者曾說：革命二字，對地球上每個人，都要發生問題；並且要直接跟每個人當面盤問：『你是怎麼樣子一種人？』並且世界上任何人，無論其生活如何落後，如何困苦，也不敢迴避革命之追問而不予以解答。最好的，是人人都能奔着革命迎上前去；不能等牠來到，加以嚴酷的追問。當那個時候，他心中有這種觀念的期間，他就去簽字做了一個高級木工；趕在建築工程地方作工，聽人家很簡潔的談到這種話時，他心中早已洞悉一切。但他決沒想到鄉村這一方面，也能發生了這種問題。他以為：鄉村隔着尚遠，並且是另一種的

事情。若在工廠區域發生的這種新生活，結果成爲惱苦的工夫，尚有別的地方——鄉村——可以躲藏。但現在你到鄉村看看！他又一想：革命這種意思大概沒一處沒有。或則他能有辦法，湊付着適應這革命的環境。他應該好一點的行動，不喝酒，至於對他妻子，好罷，將來也得好一點。還有他的孩子們，他應該伸出手去，表示痛愛親近；不當伸手去揫頭髮，拖着他們。那不應用拳的力量，當使用親愛痛惜，方可湊付。等安尼夏家來的時候，他得說：讓我們既往不究，往後什麼事情都得改變。他也得從村中蘇維埃領一份地，明年春間好早點播種。

於是乎施德本就站起來。往街上那邊看着。微明的晨光，漸漸的透澈全村；覺醒的人生，到處現象顯露；井邊的水桶響，離後的鐘聲，及雄鷄的啼鳴，等等都是。施德本尋思：他得去收拾倉子吧？想到這就覺着心中有一種舒服的熱情，遂就進屋裏去拿斧子。但纔跨門檻的工夫，腦中想起來一個可怕的念頭，當時茫然不知所措。「若是她拒絕離開集合農場，怎辦呢？若是他女人，不離開集合農場，他還能有甚麼樣子一個家呢？」

以前他的熱烈的安慰的思想，關於一個男人應當用親愛的意思，不當用打罵的手段，去保持他的窩巢；並且關於施德本，對於他的整個生活，目下已經到了時候；他應當加一種適宜的，良好的觀察；——所有這一切的思想，現在都隨風飄去，或墮落在他喉頭左近的黑暗深淵，頓歸烏何有之鄉。

（八）

進到屋裏，看着鍋灶那邊，幔帳底下露出一隻很小的靴子；施德本就伸手揫住，招呼：「阿克秀卡」！因爲靡讓工夫，這隻靴子也沒得溜開；施德本覺着很軟和的握了一把，抖抖擻擻的像一個小雀一樣。這個時候，一種微弱刺耳哭聲，立刻撕開黑暗的靜寞。「我這是幹甚麼呢」？他心裏覺着隔老遠的，好像兩旁市人——不是他自己——來尋思他的行爲。但他嗓子這時正句句的發怒，沒法止住；並且自己的痛苦不能壓下去，就得找旁人來發露。於是乎他揫着那個小姑娘的腿，就往下拖。拖的工夫，看她閉著眼睛，咬著唇子，連帶著想起來，他打安尼夏時，她臉上那種情形。心中這一轉想，又明白過來；喊道：『嗐！萬能的上帝，我這是幹甚麼？傻孩子！別哭，小姑娘！別哭；那是我！那是你的爸爸！』這時小姑娘嘴裏直喘，手直搖動，哭著說：「我——我——我——害怕」！施德本說：

「現在，阿克秀卡！上帝助汝！你倒是怎麼的啦！怎的啦！」

這個工夫，泊特卡同夷戈耳兩個孩子，也都從鍋竈那邊溜了下來。他們兩個是孿生子，都是六歲左右，長的都好看，面龐也極其相像；都是悄悄的穿上了他們的破氈靴子往外跑。夷戈耳往門外跑的工夫，招呼：「又打起來了！」泊特卡那個孩子，轉身跑回來，很忠誠的扶持著他弟弟往外跑，說道：「你這個壞孩子！趕到育嬰院我非把你的事情都告訴他們不可；他們一定把你怎麼地的！他們一定的」！等著這兩個孩子都奔命的跑出去，施德本手中，把那小姑娘的脚放鬆；就撲通的一聲坐在櫈子上。這小女孩倒在地板上，像死了似的；不喘氣，跟一個小雀一動不動的在人的掌心上放著一樣。當施德本彎下腰去，想把她的小裙子往下掣一掣，省著露著身體，太不雅觀；這女孩子跳起來，轉眼的工夫，也就跑走了。施德本忍不住苦笑了一聲，又坐在櫈子上，出聲說道：「看我這是幹甚，把他們都給攆走啦！」一個貍貓，這時從竈門底下爬出，靠着他的大腿，來摩擦牠的身體。秋天的黎明一點一點的，從那帶霧氣的窗戶，射進來一線光明；在膝上所放着那痛苦的，或沒有盼望的手，藉着亮也可以看得出來。這個時候，施德本的腦袋，像一團漿糊一般，反轉尋思：他這塵世生活，到底是怎麼樣呢？他曾出門去作工，並且空着手回來了，在家裏邊，把他們都攆出去；若是他們都不回來，施德本就剩他一個人啦；——一個人在這一早晨天快亮了的冷屋子裏，並且一個人坐在那露着白牙，張着嘴笑的，令人可怕的廣告的下邊，怎辦呢？這一尋思，等他的孩子們跑出去不多的工夫，他也闖出屋子外邊去了。

（九）

街道上這時候慢慢的也可表示出來醒後的樣子。籬笆之上，及意想不到的，一塊一塊的彫零青草，——仍可表顯未盡的秋光——還都挂着早晨的霜。各院中牛吼羊鳴，似乎這牲畜着急，恐怕這早晨若永久不到，牠們便永久的聽不着這牧童的笛聲。世界上的形形色色在施德本心目中，則為他多年生活所習見的。但他闖出屋子外邊，神經有點銳敏起來。他覺着他在世界上奔波，有點碰壁。並且自己覺着，他這一生，不僅是他家裏的主腦人，就是這工作日子纔醒的街道之上；悄然靜候牧童笛聲的這個鄉村之內；及從他自己院墻所發起的宇宙一切；他覺着都得受他的操縱。但現在他鄰人的窗，為什麼看着他，就那樣子落了下來呢？他們防備誰呢？窗內黃色的燈光，是對着誰，影影忽忽的，像傳眼神，要加小心的樣子呢？

他呆痴痴的倚在板牆上胡思亂想，眼睛很奇特的，直盯在他自己那條街上

。這條街道，冷眼一看跟先前一點不差，若細瞧，則不然。因爲從他住的低房子，過街道對面，就是村中首戶，塔拉斯的住宅。那大門之上刻着雄雞花紋，便門上擱着鐵做門閂；塔拉斯本來有種種設備防範村中宵小的覬覦。但現在大門廠開，在門板刻花紋的上邊寫着「公共育嬰院」幾個字。想起來他小兒子，恐嚇他弟弟那個話，自已冷笑了一聲，就從那板牆地方，活動了下來。又一想一個人就是在他自己家裏，似乎也靠不住；並且他養的那個尖聳鼻子的混蛋兒子，也能弄得全世界現在都對他加小心的。

施德本心裏核計着，就朝着機器聲；和隔老遠的「哦哦！喲喲！」喊叫聲，——像有人在河那面不住招呼似的——從街上奔着下來。一聽這招呼的聲，就知道這是在場院打場時，趕著牲口拉着機器的軸，轉圈走的動靜。這機器聲和喊牲口聲，越聽越近。趕到他走近一家房子的跟前，碰巧那家就吹滅了燈，而這個「哦哦喲喲」的聲音，聽着好像在眼前一樣。施德本站着呆了一會，心中猶豫，覺着脚下有點發涼。這個時候，那家的烏黑的窗，像從裏邊有人一下子把牠推開；他恐怕被人看着，胡猜亂想的，就把身子一縮，從那家院牆退了下來。施德本這時心裏尋思：他現在要能回到暖和的家裏好不好呢；他的女人擠完牛奶，身上帶着一早晨的涼爽和新奶的氣味，進到屋裏；若她帶進去一陣冷氣，使他稍稍的打了一個寒戰，他半睡半醒的躺着，只要瞪她幾眼，就可以把她制服，領略她的屈服和順從的神情；那是多麼知足啊！再說同時也可覺得世上一切，都平順；在這一天的操作和秋季這一天的滿意，一早晨從心中測度的工夫，也可以了然他在世上，乃是他自己境遇中的一個人。爲什麽他側耳於本村之中，跟一個小偷一樣，若一開窗他就害怕呢？爲甚麽他的每條腿，好像有一「布得」多重，在街上走一步好像走一哩那樣費事呢？他所有的一切，都在什麽時候，怎麽樣子，就會丢失了呢？

施德本等走過一個暗中看不分明的穀倉子，心中一决定尋思：「我可以正往場院那去，招呼安尼夏家來」。想著，他立刻的就看見了他的妻子。場院這時正打著裸麥子哪。大概有十個女人，身上都漂白的帶着一早晨的霜，拖著麥捆子；安尼夏的活動，又快又伶俐，照管這些麥捆子，往打場機器裏入；這機器像一個很大的，老吃不飽的嘴，一捆一捆的往下直吞。機器的那一頭，糧食往外傾注成爲一條黃色的波流，在地上漲成很大一堆，有兩個女人在那拿耙子摟集，往外挑選麥穗。場院的外邊，有四匹馬轉圈直走，在這圓圈的中心當軸很慢，迪康那個老頭趕著馬在那舞蹈。糧食往外直流，帶著一種聲音，好像落雨一般；所有場院中的各種聲音，惟有

糧食的淅瀝嘩喇往外飛的動靜，施德本聽得很真切。因爲這是麵包的聲音，一個農人對麵包的聲音豈有聽不著之理。

迪康在這圓圈裏，來回轉，「哦哦喲喲」的喊著趕著牲口；招呼道：

「喂！姑娘們！笑笑，好暖和一會呀。」

這些婦女們，被塵土嗆的都略微帶點嘎聲，聽迪康這種滑稽的樣子，大家都高着興嬉笑了一陣。也不知是爲的這老頭滑稽，或則是爲的，這糧食很厚的往外直流，安尼夏的笑聲特別高大。這種情形就所謂工作上的特別自然，特別和諧的現象。施德本在建築工程地方，當高級木工時，業已曉得這種道理。因爲當各塊筋肉，各種思想，以及心中最遠和最深的衝動，都專精會神集聚在工作的程序上邊，不僅可以覺着你自己的全身就是你的同伴大家全體也都可以覺着不疲乏。工作的本身似乎有生命，活在你的手中一般，自然沒有疲乏之可言。工作這時便成爲高超的，優越的。一種超然的情緒便可將工人，機械，和牲畜等一切，都異體同心很希奇的結成一體；所以一種歌聲，便可隨意，由多數脣邊，由大衆胸中，同時一致發出。在這個時候，想招呼安尼夏怎能够呢？無論是她男人的激烈聲或是她孩子的哭聲，她現在什麽也聽不着的。

輝煌的金黃色糧食往外直流，施德本別的什麽也聽不着。這糧食的聲音就是生命的聲音，跟從前安尼夏的歌聲，是一樣的悅耳。這樣子他想起來青春時代的生活，多年的紛勞，種種的苦惱業已把他那時代的生活完全遺忘，現在他纔能觸念起來。同時他感覺到一個人，要能對那種生活留心，嚴加防範如守珠寶，在老年時，可以覓得光明和熱烈的情操。他這種情緒再加上那優美的牲口和機器跟全場人人都一致的共同工作，自己覺著就目下也不能袖手旁觀，得伸手去工作。心中有這種的嚴格心腸，就抬起頭來去看他的妻子。一看就冷然間的明白爲什麽她臉上的笑容跟廣告紙上那個女人的笑法一樣。按廣告紙上那個笑容，他本來是看著很面熟並且覺著害怕似的。安尼夏從他回來對他的笑法，跟她當姑娘時代的笑法一樣；後來同施德本在一起過了幾年因生活限制就老沒這樣子笑過。施德本心裏尋思：「上帝眞是萬能」。這個工夫，他嗓子裏，又有些難過；這並不是爲的惱恨，是爲的流淚——這種不自然的情形對於一個四十多歲的人能够不難受，能够不畏懼嗎？

一個鄰人的聲音在旁邊說：「施德本！那是你嗎？」施德本看他女人的笑容。立時消滅，並且她的手往機器口裏擱麥捆的時候，驟然間戰慄起來；那一捆裸麥就被機器推到旁邊去了。這時他女人的眼睛正盯着施德本沒理會右手空空的伸出去，伸到空口的機器齒上。施德本喊：「尼夏！」從她當姑娘時代以後，他幾時也沒這樣子叫過她。他闖在跟前，正趕上把她的手捉住，從轉動的機器齒上，把手急拉回來。於是乎他把扔在他頭上一捆的裸麥，就擱在機器口裏，機齒咬住麥捆，少停一會，金黃色的麥粒就嘩嘩唰唰的，輝煌的往下直流。